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02260122号



436
0040



011527



758726

高子遺書卷之十一



高子遺書卷之十一

墓誌銘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誌銘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為相遇晚。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其識甚敏。而本真應物。又令人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日不見。輒相念。而以身造余為多。一蒼頭挾一被。一笈。至余家。不以以身為客。蔬食菜羹。研經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相規。凡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



身規恒十之九。以身受余歸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辯。凡余言以
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來。蓋以身為余容者恒十之一。余為以
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十四年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
可作矣。余忍為之銘耶。以身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雜言。
將瞑。命其孤以墓石屬余。嗚呼。余又何忍不為以身銘耶。以身
大父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生。生景尼。公諱近。魯性至孝。
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歛用衰經。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
其仲也。諱敷。教號玄臺。字以身。娘時有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
穎。少不好弄。五歲即善屬對。十五補諸生。海忠介公撫南都。見
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以身慨然以天下自
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先生從旁睨之心。

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以身慨然。以天下自

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先生從旁。睨之心

獨喜。會顧升時。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曰。此東南珍

物。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而上。盡是

矣。于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會南御史

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叅之。以身

曰。是欲為執政。箱天下也。上疏爭之。畧曰。臣無言責。性惡權。惡奸

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為定向。而發

竊。以為遠臣箱口。近臣煽威。摘祖宗之片詞。營狐兔之私窟。

必欲創一警百。龍言為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

官者。亦亦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就使藩臣論列。果

非定向不宜阻遏節。闕白動成掣肘。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之通。隱机先露。則危其身。謹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為重。而視陛下為輕。耶。如海瑞。先朝憲直也。房寰醜詆。尚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為時來者。不惟不能參駁。反尔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即回想抗論巖嵩一疏。有醜面已。大抵少年厲志。多思鑒立。垂老顏顏。輒喪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恣已浮榮。脇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尚使然也。即二三輔臣。陽托飲醇。陰圖登壘。迨又故峻諸司。共繩庶采。九列之骸貌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志。座師賴陽許公。至以首舉非

塞矣。嗚呼。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

都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志。座師潁陽許公。至以負舉非

人自劾。以身奉。旨歸明年庫寅。蔣孺人卒。辛卯。授經玉隆觀。

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竝封

三王子詔。以身具疏。力諍。復貽婁江公書。有曰。中宮有出而始

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

竝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郎為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

內閣張洪陽位與婁江公合謀。借劉黃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

官。士論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公允成張

公納陞。各具疏。謂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姻親。都給事王三

餘。又黜本部尚書孫鑰。甥本部司官呂胤昌。而後舉執政。所廢

庇之臺省。表裏為奸邪者。盡黜之。命下之日。舉朝震肅。咸謂
二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官。謝諸黜者。何以今天下。于是閣
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身得光州學政。以身與光州士砥
德勵業。不啻父兄與子弟。諸生有以口語得罪府椽。誣生殺
人罪。即守以椽。故成其獄。以身廉得情白之守。不可以身持
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沉寃者。習之以身。以身多全活者。光人謂
以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歸省。劉太孺人遂不復之
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身居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甲
辰。顧涇陽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以身喜曰。此吾歸
宿地也。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天生英雋。決
不欲其介。結褵自家。閨闈檢押。祇賢落魄耳。曰。脚跟站定。眼

宿地也。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天生英雋，決

不欲其介，結褵自家。閨闈檢押，祇賢落魄耳。曰：脚跟站定，眼

眈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

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々不汙，終歸一節。但

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濟其

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嘗受人

一餽。垢衣糲食，以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魚取^{吾與}苗，作後人箴。又

曰：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之食，則稍

嘗而謝曰：行就^{不可以此消吾手及病，余餽藥餌復稍嘗而謝曰}木矣，不敢忘當年矢志，以身于忠，存廉節之死

不二其天性也。性復至慈，蠕動之物，不忍傷害。于人油々然，雖

至俗客，不憎惡。獨惡傷害善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

盜賊亮人。必使不得虐民後已。嘗見一人毀葉參之。以身從補
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後其人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
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之善。常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于
情。止于禮義。嘗作真正銘曰。學尚乎真。則可久。學尚乎正。則
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
弟恭友。裋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于白首。鄉里謗怨。莫
之出口。毋謂真。內省滋疚。毋謂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
受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
勞逸難狃。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
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
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思而

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
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思而
痛之。嗚呼。此可以觀以身之真正矣。所著詩文諸集。藏于家。銘
曰。飄乎自樂耶。幾春服舞雩之凜。乎自持耶。則蓬門委巷之思。
渾乎同群耶。幾油。與偕之惠。子乎獨往耶。則望。去之。夷。
夫固不敢謂其即點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狷
也。清也。和也。猗與斯人。蕩滌污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廉潔。
為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職方劉靜之先生墓誌銘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
曾皙季路顏淵之徒。侍側曰。盍各言尔志。如或知尔。以此往矣。

孟氏亦曰。士之事在尚志。故士平居辨途慎術。擇乎中庸。蓋兢兢。毫釐千里云。及乎得善固執之。死矢靡他焉。即功業文章。不。少。槩見于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灾祥。著龜之凶吉。以其身。卜世之安危。豈非篤仁義。誠之不可掩者哉。萬曆壬子五月七日。劉靜之卒于家。靜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強仕。海內士咨嗟。痛悼。以為國家失其柱石。人倫失其冠冕。如可贖者。人百其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謂誠不可掩者也。靜之名永澄。別號練江。靜之其字也。世為揚之寶應人。大父德齋公曰憲。父春宇公曰繼善。司訓鎮江。母曰王氏。靜之生有至性。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即立信國位。朝夕謁。佯人以此見其志矣。十四補。

諸生十九舉賢書。同年中名靜之。飲酒有娼佐。觴靜之。即謝不。

氣歌衣帶贊即立信國位朝夕謁佯人以此見其志矣十四補

諸生十九舉賢書同年中名靜之飲酒有娼佐觴靜之即謝不
往二十而娶家貧不能具新衣王孺人力經營之靜之曰休矣
吾意中自新不必衣也戊戌下第築土室自鍵并晝夜讀又善
病室中書籤藥裹外無一長物辛丑成進士選讀中秘書為有
力者所奪人為不平静之無幾微見顏色以善病告授順天教
授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進諸生相期勉以聖人之學嚴程課
飭行簡伸寬抑懲汙濁審勤惰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羔雉之贄
不及于門北方學者稱淮南夫子而靜之益考求國家典章
名臣言行六曹之職九邊之要兵農錢穀之數矻矻如居土室
時已遷國子學正權要為子弟居間一切格不行會雷震郊壇

有詔令禮部具修省事。靜之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時，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之門，務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當事者為靜之座師，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獄妖書獄及京察事，繼起靜之具疏陳得失，而司訓公適至京，不果上。靜之作甲乙襍志，即中襍記，又為歸德相公所器重，咨對出處之道。時人愈側目，滿三載不遷。靜之曰：「昔陽城為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京兆李諤久不歸省，李皋謂無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歸矣。」遂歸杜門讀書三年，而司訓公王孺人俱未艾。健飯會皇太后，覃恩人謂靜之奈何，不以一命賁兩鼻人。

靜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訃矣。靜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

艾健飯會

皇太后覃恩人謂靜之柰何不以一命賁而尊人

靜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訃矣靜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年苦塊外寢壬子春補職方主事未赴卒靜之質甚弱獨目炯炯然英采逼人善談論其于古今治亂人才短長如指之掌嘗曰某當某時有某事惜放過彼寧知千載而下有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然吾輩在今日寧知千載而下無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乎而靜之內行純備孝事其父母及大父母訓迪子弟至子至誠每謂子弟不類非盡子弟過父兄鑪錘不具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鎔鑄中也嘗書薛西原語于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為人囑托自損廉心故竿牘不及郡邑大夫至伸人冤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毒螫者以呼吸間去之為快靜之即尸居蠖伏

乎。其神常周六合以內。于世道民生所關。下至夷虜情偽。江海盜賊。咨諏詢度。無不得其要領。世固不乏修身潔行士也。然往往飭治象貌。不為世訾詬而已。至神理血脈。與斯人之徒。通洽無二者。視靜之何如哉。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為天下事。莫非己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于天下。即死可不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于天下。即死有餘責。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天下曉然。知君、臣、父、子、天倫。理民彝。自不容已。匪是者。即入無父無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種。喪世此道。不明。務黨人之媮樂。誤皇

君、臣、父、子、天倫理民彝自不容已。匪是者即入無父無

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種。衰世此道不明。務黨人之媮樂。誤皇
輿之敗績。蓋千古一轍也。故靜之註離騷于此三致意焉。推此
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矣。靜之得年三十有七。配韓孺人弟永
沁子心學。山陰劉起東按國論私謚曰貞修先生。長洲文、起
撫遺事為貞修狀。攀龍知靜之深矣。得文起為誌其大者。人
言靜之成進士三年。郡學三年。國學三年。沈沐三年。宅憂世曾
不能用其萬分之一。余謂靜之所為靜之不以用不用也。銘曰
自昔聖賢與時衰盛。時所駕衰世所屏。浩蕩乾坤不容何病。
川泳巖遊。理情繕性。明吾之是不與世競。吁嗟靜之天之所命。
憫此道微。以是亂正。俾示正見。為千秋鏡。世所取正是謂為政。

有。如。不。信。上。視。孔。孟。

存。廉。陳。賁。聞。墓。誌。銘

昔。屈。子。作。遠。遊。其。言。皆。黃。老。最。上。乘。語。後。世。道。家。旁。流。末。緒。無。近。其。髣。髴。者。夫。屈。子。欲。長。年。何。以。自。沉。屈。子。古。今。姱。脩。人。也。欲。得。年。以。畢。其。志。而。不。勝。濁。世。之。憤。以。為。俟。河。之。清。不。若。沉。河。而。死。耳。嗟。乎。姱。脩。之。修。志。古。今。之。大。業。豈。不。以。年。哉。武。塘。陳。賁。聞。可。痛。也。賁。聞。異。才。其。嗜。書。異。于。人。嗜。書。而。妙。悟。異。于。人。嗜。書。而。嗜。騷。賦。異。于。人。為。人。敦。倫。好。善。恬。懷。雅。度。所。居。左。右。圖。書。數。千。卷。掃。室。焚。香。穆。然。有。深。沉。之。思。幼。受。經。于。吳。子。往。子。往。丰。神。凝。遠。賁。聞。自。辛。得。師。與。其。弟。幾。亭。潛。心。制。義。賁。聞。舉。戊。午。浙。闈。第。

一。人。幾。亭。亦。舉。辛。酉。初。賁。聞。罷。南。宮。試。歸。益。發。所。藏。書。讀。之。于。

遠。賁聞自幸得師。與其弟幾亭。潛心制義。賁聞舉戊午浙闈第

一人。幾亭亦舉辛酉。初賁聞罷南宮試歸。益發所藏書讀之。于

騷賦益工。自謂儒者。繼統前聖。開示來茲。必本于六經。階于濂

洛。閔闈翼以諸史百家。然而心不擷其精華。身不由其矩度。徒

以追時好。取世資。使廉恥喪。風俗圯。是經史為盜噐也。此無他。

欲蔽之。賁聞之學。務在洗滌嗜慾。辨晰取與。期不疚于衾影。而

悲今思古之懷。率發之于騷。謂夫賦者。追踵風雅之六義。振起

漢魏之五言。叶幽人之鬱思。貞志士之極念。太和垂而變風作。

宇宙中。所以宣洩其不平之情。而歸之禮義者。必由焉。而闈浮

靡者。失之遠矣。賁聞諸賦。自擬古外。皆有慨于中。有裨于世。而

詞家之徒。以文詞已者。賁聞弗貴也。賁聞年三十。有八。遽得疾。

而殆。疾且殆。為文自祭。文具集中。當世傳誦之。嗟乎。使賁聞而
得年。必入聖賢之奧。必見豪傑之業。其賦雖已名家。必篇什富
而成一代之奇。故曰。矯修之士。志古今之大業。必以年也。惜哉。
天下之士。文勝者。多浮動躁擾。而虧其質。勝者。多沉潛木訥。
而虧于文。賁聞何闇然也。而文采流露。爾。天之賦賁聞厚矣。
獨不賦之年。竟其所詣。何耶。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四
十五而無聞。不足畏矣。世之才人。無聞不稱者。豈少哉。賁聞
年未四十。赫然以文采稱。以質行稱。嗣業靈均。不同靈均之坎
壘。壘死。賁聞沒。而事有為。靈均所深悲者。雖不得賁聞之賦。一
吐其胸中之奇。而賁聞得以從容長逝。無靈均往日回風之痛。
其亦幸矣。又長年者之不若。而屈子不屑修王喬不死之道者。

吐其胃中之竒。而賁聞得以從容長逝。無靈均往日回風之痛。其亦幸矣。又長年者之不若。而屈子不屑修王喬不死之道者。也。悲夫。賁聞諱山毓。父穎亭公。于王官福建按察使。所至有惠政及民。配宜人。盛氏生二子。賁聞其伯也。銘曰。世之人誰不讀書。世之人誰能讀書。子獨閉戶擁書。悲愉疴瘵。一切忘之于書。戒所戒于書。勉所勉于書。不知天壤之間。更有何樂可代吾書。天下之書安得更遇子之于書。吾悲子之逝也。而且悲子之書。

文學秦彥熙墓誌銘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所延于家。北面嚴事者。為吾師澄泉茹先生。吾同年業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徃。四君子。

凜、法度。他子弟窺影匿避。彥熙獨山岳崇之。芝蘭親之。非見
善不及者哉。季思子徃至余水居。彥熙亦時來靜坐。一日問
心。余曰：子以何者為心？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
慮者是也。曰：未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尚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
虛空者何物？曰：虛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為天？曰：穹然上覆。余曰：
皆非也。無之而非天。無之而非心。人心湛然無欲。六合一
物也。彥熙躍、喜曰：久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脩。余曰：人心之
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族也。飢者寒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視
之。是其心稿而不生。又何言脩？彥熙又躍、喜曰：念之素矣。嘗
欲祠吾宗。獲孝子以南。畝三百。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彥
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

欲祠吾宗。獲存子以南。畝三百。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彦

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

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茨。孺人已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玉。

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事必身先之。誠心闡脩。

于家庭。至和溢發于眉宇。秦氏世敦。孝友。彦熙真不愧其先矣。

自奉甚朴。食不求珍。衣不重綺。每冬寒。歲飢。粥餒者絮凍者簍。

殍者以為常。吾嘗謂彦熙之可使為善。如虺火之不可于方諸。取

水之不可于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

味。不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于目。臭之不容于鼻。蓋其性

然也。萬曆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彦熙令人逆余歸。至

則一息如縷。令諸子拜床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瞑。嗚呼。若

彦熙者全歸矣。又何恨焉。彦熙字也。名尔載。別號水菴。彦熙沒。記其大及所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己乎彦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翼吉人乎翔。即其窮耶。載詠載觴。偕幽人乎徜徉。存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己乎彦熙。湖山蒼。湖水洋洋。大蓋為宇。大塊為床。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永完者常。

文學景耀唐公墓誌銘

吾嘗讀旌陽許仙書。見其所云。中黃者。人身膈膜也。隔下骷髏。濁之氣。不得上薰心府。天地亦然。凡不忠不孝。下民怨怒之氣。上至中黃。其氣復下。為水旱疾疫。各以類應。惟忠孝之氣。直上清虛。如矢中的。于是始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感者。殆

上至中黃其氣復下為水旱疾疫各以類應唯忠孝之氣直上清虛如矢中的于是始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感者殆以是也然存悌之家其子孫往有孝弟者與其前人若合符節相觀而善與抑一氣使然與噫是何神也吾見唐于震家蓋三世存弟矣公之父曰耀坡母曰黃孺人耀坡翁與黃孺人事其二尊人惠坡翁陳孺人也一取諸脯脩女紅二尊人怡于甘鮮輕暖中若不知寒儒儉婦之辨于脯脩女紅者有疾輒夜不交睫旬不解帶一時士君子稱事親之自致者必曰耀坡翁夫婦耀坡翁欲青衿以慰二尊人而教甚奇雖至白首有勸其棄舉子業者必怒斥之曰一諸生何益吾毛髮事吾奉吾親教沒身而已于震為人言未嘗不泣數行下也至于震青其衿矣

復數竒。以大病後應學使者試而黜。將天之不與善人與非也。
于震之可貴者不在此。于震之事其二尊人也。一如耀坡翁之
事其尊人也。耀坡翁歿于震三年。不嘗酒肉。黃孺人病于震。偕
其弟傲吾。君露卧床下。蚊斑如綉。旦暮搏顙。籲天祈減算。益親
凡四閱月。而膝腫裂。外父王敬存翁之不得養于其子。于震曰。
于我乎。養敬翁病。脾于震與其婦及其子。把持浣洗。經歲不替。
歛于室。喪于堂。迄于窆。安若翁之無家者。于震即甚貧。有稱貸。
必以期償之。嘗戒其子曰。財從才。從貝。人之有才者。壞于貝。十
九是士人立脚處也。生平好善嫉惡。未嘗毀一善人。譽一不善
人。見有毀善譽惡者。拂袖而起。不忍聞也。其篤至如此。嗚呼。世
之愈下也。士不以行舉。頌未嘗不以行貴。吾見重于震之品者。

人見有毀善譽惡者拂袖而起不忍聞也其篤至如此嗚呼世

之愈下也士不以行舉頌未嘗不以行貴吾見重于震之品者

若麟鳳然重于震之言者若鼎呂然哀于震之亡者若骨肉然

三事九列之不能得諸人者于震得之故曰于震之可貴者不

于一諸生也于震病經年于震之子顯祖所以事于震者一如

于震所以事其尊人至嘗糞至割股肱即倣吾君所以事

于震一如顯祖所以事其父也天之與于震者至矣昔宋徽宗

時唐公叔存諱作舉進士有聲從弟孚有才識遍交元祐諸君

子唐氏始以儒名家國初有諱遙明者贅濮氏故唐氏多稱濮

惠坡翁諱昌耀坡翁諱光裕至于震之子四世矣即未顯皆文

學孝友重于鄉里不墮并存公家聲浸蒸醞釀必有大發其祥

者未可量也。于震諱起龍，別號景耀，生嘉靖辛酉八月廿七日。卒萬曆己未八月初九日，年五十有九。娶陳氏靜，所公女。卒再娶王氏，鄉飲介，傲存公女。生子顯祖，娶王氏，行素公女。生女一。適薛守溪公子廷相，以是年九月初五日甲申，葬大池祖塋之。昭于震與余子世儒，世學好友也。世寧師也。余所莊事也。屬纊而卷，于余之一誌不已。余不文，持墓文之戒，久而有甚不得已者，則以于震垂死卷之一念已。銘曰：好惡不拂人之性，是非足以經國之政。吁嗟于震，使其存友為政，不得施于有政。聖人固曰：是亦為政。

文學清字高公墓誌銘

嗚呼！兄可謂了了而生，了了而死矣。維歲庚戌，兄下帷張岵望。

嗚呼兄可謂了了而生了了而死矣維歲庚戌兄下帷張岵望
公自廣信宦邸歸謂攀龍曰聞之祿命家吾殆將死我諸子侄
室未畢諸子母家逋未畢吾將售產一切畢之蕭蕭一身俟焉
不以不了念縈吾靈府余為解曰豈有是哉無何而兄果盡售
產矣果畢室諸子侄畢償諸子母家矣無何而兄果病矣時辛
亥三月事也余曰異哉若是乎天之一定無庸人力耶請于吾
友繆仲淳藥之病立起越夏而秋懣豐神王飲啗加等兄乃選
日之良整衣冠出酬其常所居起而先詣攀龍曰微繆公不能活
我微子不能得繆公自今日月享子之日月也攀龍不勝喜為
浮太白手額祝無算數曰兄今一身蕭蕭樂矣當數相過從

母令若病困時。床枕上羨人一趨一步。如天上遊仙也。兄曰。然不數日。乃復病痢。余視兄。則曰。命也。夫吾無不了。念亦不望活。遺言纖悉。皆具帖。然而瞑。嗚呼。此所謂了。而死非耶。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兄油。與人偕。無忤物也。里巷姻婭。慶唁無缺失也。與人期會。不愆時日也。稱貸。人不愆。錙銖也。言人善。津津然。不善。未嘗出諸口也。與其弟。衣同寒。暑食同朝夕。用同有無。事同勞逸。若兩手相携。兩足相踐也。撫其子。侄。幼無二。養長無二。教婚嫁。無二等。若兩目一視。兩耳一聽也。此又不謂了。而生耶。嗟乎。士之貧困。常十而九。然往。不自強力。計無復之。則仰哺他人。而分不明也。僖信不立也。一往而不可復。如之。斯港絕。潢然。兄少而忽。長而昭晰。踈而令人杖之。如親。貧而令人杖。

哺他人而分不明也。僖信不立也。一往而不可復。如之斯絕。

潢然兄少而怨，長而昭晰。踈而令人杖之如親，貧而令人杖之如富。以此家蹶而復立，非分明信立能然乎？肩其家衆，食數百指，猶子成立，皆先其子。婚嫁百需，歲月絡繹，盡瘁持之，迄無替念，豈不難哉！攀龍之曾大父雪樓公，則既與兄祖在左，樵公相肺腑，以同姓稱族，自茲五世矣。吉凶之事，山水之間，花月之候，雖乾餼未嘗不相連也。至于兄益親，嗚呼！吾何以銘兄哉！銘曰：維人之倫，父子兄弟，譬之草木，此寔其祗。云胡世人，不思其真親者，反踈之者，反親孰如吾兄。秉德堅貞，白首遄除，藹若孩嬰。其人則已，其行則芳。百尔君子，視以為方。有聳其岑，有冕其林。一杯斯土，千秋斯心。

董恭人墓誌銘

湖州守陳公為天下名二千石一時談吏治者輒曰視陳湖州
若何陳湖州則余同年陳志行也其配曰董恭人當志行為諸
生貧特甚居荒村中時午不舉火慷慨磊落有所不平引酒
自醉而歌烏顧影自樂晚視世人不屑也人亦無識志行
者己已五日無錢買酒出戶見村人蒲觴箬黍紛相問也無問
志行者志行發憤曰佳晨遂無一觴妻孥樂乎入見董恭人無
愠色志行喜曰此真吾妻矣即日掃半簷屋紉片布張而障風
日發籤笈中所藏書晝夜讀恭人喜曰此真吾夫矣日煮野菜羹
進曰他日毋忘此滋味也越五年為癸酉而志行舉于鄉又久
之不舉南宮當是時杜太恭人老志行授里中經以為養每經時

進日他日毋忘此滋味也。越五年為癸酉而志行舉于鄉。又久

之不舉。南宮當是時杜太恭人老。志行授里中以為養。每經時

歸問家人事無纖細不具也。志行久不舉子。恭人為進泚女。得

子三。子者。眠食恭人也。寒燠恭人也。浚便恭人也。其仲痘殤

恭人大慟。其長者季者痘繁瀕殆。恭人曰。天乎。陳氏千秋。此在

一日矣。痘愈而恭人大喜。己丑志行始成進士。令朗陵。恭人從

令中牟。恭人從以太恭人在邸。非恭人弗安也。甲午志行覲恭

人以太恭人南舟輕。恭人曰。此地多莖可載也。及泗州湖風急

檣顛得豆不覆。己志行部官長安六年。恭人不從以太恭人

在家。非恭人弗安也。己志行出守湖州。恭人奉太恭人之湖州

丙午太恭人念歸。恭人復奉太恭人之歸。梁溪丁未得疾卒。又四

年志行以憲副備兵九江念太恭人且百歲乞終養又二年而
太恭人卒志行治太恭人葬亦治恭人葬手狀恭人謁余曰非
子不能誌吾婦矣嗟乎吾少日子所聞也吾父病噎久庸醫誤
投藥而遽困吾時在城不聞一夕月明甚吾婦見鼠蹲几而啼
心動曰大人得無有變乎吾亦心索、而震急俯婦歸吾父已
屬纊時秋暑劇吾奔營喪具一切含殮俱婦佐太恭人得不恨憾
于大事太恭人一跬步不離婦也板輿出入非婦吾能食入口
寢交睫乎使余稱為人子者吾婦也吾婦既以勞瘁得一胎而
墮遂不復胎世間婦人視他人舉子不忤幸矣得如吾婦提抱
愛護乎得如吾父婦愛而知教乎使余得稱為人父者吾婦也太
恭人有子五人皆窶吾為諸弟畢室期不失太恭人意吾父婦承

愛護乎得如吾^婦愛而知教乎使余得稱為人父者吾婦也太

恭人有子五人皆窶吾為諸弟畢室期不失太恭人意吾^婦承

之不失余意劑諸妯娌不失諸弟意愛猶子如子仲弟一兒當

暑而痘蛆出瘡中如帽婦不避穢護之而生使余得稱為人兄

者吾婦也余^火好游酒人醉而好務奇相矜訥嘗着新履走石橋

欄上又循塔簷砌間見者股戰而余笑傲自若吾婦聞之泣謂

余曰君柰何以七尺博人笑耶又嘗夜醉獨行閭闔視河干

舟可躍而逾也驚其舟子夢中起忽墜水余不能水念其人死

即不能獨生沒水拯之卒俱其人出水吾婦又泣相戒也一日

雪夜裸而逐盜吾婦又泣相戒也余乃悟始知尊生而後益從

養生家自衛矣使余保此七尺而為人子為人父者為人兄者

吾婦也。余更有深痛。吾外婦懷萱翁。外母郭孺人。生一子。無祿。即世。有一孫。吾婦為娶婦。有家矣。又無祿。即世。而董氏遂不配_祀。余令朗陵郭孺人養于吾婦。念從余則舍郭孺人。從郭孺人則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及卒。舍郭孺人。余守湖。太恭人思梁溪。恭人念從太恭人。則舍余。從余則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余。嗚呼。恭人生十八年。歸余。左右太恭人者。餘五十年。女而不有其母。婦而不有其夫。吾_余獨以吾婦有其母。有其子。有其家也。吾婦之于陳氏。何如哉。子其志之。垂示陳氏之後。高攀龍曰。恭人孝于父母。順于舅姑。宜于家人。豈不難哉。吾所難。恭人者不止此。今天豪傑之_士意。當窮_困無聊時。不難浩_遊人世間。彼俯已自視。固知其不終是也。願獨難于入宮。見其妻室人之謫。

者不止此。今天豪傑之志士當窮無聊時困不難浩、遊人世間。彼
俯已自視，固知其不終是也。願獨難于入宮，見其妻室人之譎。
詩人詠之，所從來久遠矣。豈獨買臣季子之婦乎？志行荒村五
日，何異陶令重九籬邊。彼其夫耕婦餉，此乃夫讀婦炊。曾怡然
不以為意，令其君子意韻自遠。卒成令名，宜志行之不挫不撓。
爽然于富貴之際也。恭人之助，豈渺小哉？是宜銘之。曰：夫之貧
御其屯，夫之遇不竟其豫。將其母五十年，不怕有其耦。享其子
百千世，植其福祉。吁嗟乎！陳氏雲仍之說，其母或忘于斯人。

李貞母墓誌銘

婦之貞，其性然也。猶之夫水之寒，火之熱，非人為使之也。然稟
受萬有不齊，故其貞靜非得之天者，必待教習。檢柙待教習，檢

桺去天成者倍蓰矣。李母何以稱負母也。其負成之于天者也。非教習檢桺而負。何以知其成之于天也。負母者。故陝西學憲雨亭公之繼配。蘓之長洲人。姓陳。父曰二水公。諱燾。母曰楊孺人。母生三四齡。與其姊妹嬉。有家人童子亦三四齡者。即之母。輒驚而啼。逐之去。乃安。二水公曰。此非凡女也。及歸。學憲公從公之楚。臬大江。怪風夜作。舟飄六百里。得一渚。衆爭奔渚。母幾墮江中。一役夫將掖之。母叱去。始登。及學憲公捐館舍。母稱未亡人者二十餘年。有勸令一識九龍二泉。母曰。此非婦人事。更非未亡人事。卒不許。夫其少而不苟。即一乳豎顛沛而不苟。即一援溺者。夫亡不苟。出閫外跬步。豈教習檢桺而然。吾故曰。李母之貞。天負也。母二十一而婦于李。猶及奉其姑。太宜人盡。

一援溺者。夫亡不苟出閫外。跣步。豈教習。撿柙而然。吾故曰李

母之貞。天貞也。母二十一而婦于李。猶及奉其姑。太宜人盡

孝。養太宜人卒時。學憲公方督浙餉。奉湯藥。視含殮。一切如學

憲公在側。不貽學憲公恨。學憲前配毛宜人卒時。其二子長曰

廷枝。方六歲。次日茂枝在襁褓。母懷抱之。如執玉。執盈時。其飢

渴。如己飢渴也。摩其痲癢。如己痲癢也。母卒而廷枝哭曰。天乎。

吾生六年。至十有八而依。吾母膝下也。見吾讀書則喜。見吾

健飲食則喜。見吾能持家則喜。吾大母病。母晨必焚香拜告天。吾

父病。母夜不交睫。食不盡盞。及卒。慟不欲生。母自有子。家鉅細

必吾詢。日而長也。婦人夫死。從子禮也。見吾受侮。曰。討人便宜。

人誰汝寬。受人虧。汝可自安。嗚呼。丈夫哉。吾母也。茂枝哭曰。已

矣。世不可得吾母矣。吾襁褓失母。而母為吾母。吾弱冠失父母。
為吾父。母愛吾。仍枝等。母教我。與仍枝等。母望我一第。與仍
枝等。至撫吾兄弟。猶子。與仍枝等。待吾母之親戚。與已父母之
親戚等。丈夫難之。世安得已。幾如吾母者耶。仍枝哭曰。天乎。仍
枝。吾母所自乳也。豈獨有三年愛乎。十七年始免。吾母之懷也。
吾痛母之亡。又痛母儀之亡也。吾母見文字。弗屑也。曰。不如謹
隨身規矩。見佞佛者。弗屑也。曰。不如愛惜物力。勿暴殄。見財賄
勿屑也。曰。不如紡績補綴。母紡績。嘗兼人。補綴。獨工。使敝衣如
新春陽。而机杼。秋風。而刀尺。未嘗飽食嬉遊。每日。非婦人事。勿
為。非婦人有益事。勿為。母亡。而母儀亡矣。嗚呼。三子之言。負母
之為負母者。何如哉。吾故曰。母之負天。負也。銘曰。繼母之難。

為非婦人有益事勿為。母亡而母儀亡矣。嗚呼三子之言。貞母之為貞母者何如哉。吾故曰母之貞。天貞也。銘曰。繼母之難。于視前母之子。如己子也。母能一之。無人我心。未亡人之難。于視其夫之亡。無異于夫之不亡也。母能一之。無存亡心。不常者。六十二年之身不死者。一成不移之心。故謂之貞。與天地同情。不隨物毀成。昭之以銘。豈區區曰後世之名。

婦貞難而慈易。然于前母之子。又貞易而慈難。天貞也。天慈也。安得天下之繼母皆孝母。

墓表

劉貞母墓表

嗚呼。此吾友劉節卿之母也。余與節卿受經澄泉茹先生。交節

卿晁密知節卿深節卿十四歲而孤奉其母至孝母嘗病痢殆矣目中若見有神物以語節卿節卿遽搏穎弼神願身代母見神拱而揖節卿病竟愈于是節卿每至神祠輒祈減年益母以為怕其至性誠願得小有樹立博親一歡顏即一日如百年立稿無恨而不幸家貧糊口教授旦夕不躡庭闈問安否所娶婦竒惡聞孝順字吐不欲入身節卿每對余言及此飲其淚矣數欲逐其父婦余曰甚善而節卿孱力又不勝尼之者未果母卒二十年而節卿哀慕一日也卒出其婦以報余曰了此不了念矣則又手一狀謂余曰柰何以吾子而不有一言錄吾母吾不及掩諸幽以樹吾墓矣余讀之愴然發二十年慨矣也曰悲哉宜節卿之不能一日去諸懷也夫節卿之尊人冉泉公家故

吾不及掩諸幽以樹吾墓矣。余讀之愴然發二十年慨矣。曰悲哉。宜節卿之不能一日去諸懷也。夫節卿之尊人冉泉公家故給饘粥也。有仇中之役。家立挫。冉泉念其兩大人且老。裕而遽窘。邑中病卒。越五年庚辰。節卿大父南橋公。大母周孺人。邑邑中病相續卒。當是時。負母之哭。其夫哭其翁。哭其姑。聲不絕也。豈一日有生人趣哉。既滿喪。而節卿之婦且入室矣。迄其卒十年間。僅得節卿一補諸生。拊心自慰耳。悲哉。宜節卿之不能一日去諸懷也。負母姓傅氏。父曰愛萱公。母曰張孺人。年十七而歸。冉泉公事。孝父母。歲一省。愛萱公一迎。張孺人別則涕淫。淫如嫁時。順事舅姑。周孺人嗚也。又喜夜飲酒。或至丙漏。母必屏息侍之。周孺人寢。乃寢。或時被呵。母顏益和。周孺人亦嘆。

曰。賢婦。賢婦。周孺人病痢。孺人不解衣而扶持。浣滌穢糞。未嘗
任人事。冉泉公婉而莊。笑不至嚔。暑不露髀。冉泉公沒而旦夕
依几。筵哭上食。終身縞素。見其容。聞其聲者。輒酸鼻也。教節卿
兄弟。慈而能嚴。每稱讀書作人。隆師擇友。家人有嘻笑于前者。
必令節卿答之。曰。未亡人前而笑。何也。其貞一如此。故曰貞母
也。高攀龍曰。天道豈可以意測哉。惟聖人知之。今夫感應者。桴
鼓也。婦而善。永嚴姑。而正得逆婦。何謬戾不倫至此。說者曰。此
所以成之也。非嚴姑不徵其順矣。非逆婦不彰其慈矣。是則然。
要之。未盡其理。死生者。晝夜也。人見生而不見死。必謂善惡俱
一死而盡。則凶人畢世恣睢。與善者恬然俱逝。若是其幸與。夫
既曰沒。寧有不寧者矣。惟聖人知之。故曰。惠迪吉。從逆凶。嗟乎。

一死而盡則凶人畢世恣睢與善者恬然俱逝若是其幸與夫
既曰沒寧有不寧者矣惟聖人知之故曰惠迪吉從逆凶嗟乎
負母之為吉也豈顧問哉

魏繼川先生墓表

萬曆壬辰春繼川先生魏公卒于家越三十年其子大中以工
科給事中遇覃恩贈公如其官錫山高攀龍曰表其墓曰嗚呼
是古之隱君子為行善者也宜其遐休食福後人蔚起為時聞
人與公名邦直字君賢別號繼川世居嘉興後析為嘉善人曾
祖諱顯祖隱齋翁諱繼宗父南川翁諱祥配楊生二子公行二
生而從祖母抱為子五歲復歸楊又一歲楊孺人卒俗議火葬
公慟仆地曰柰何不一抔吾母南川公涕而厝不火公既娶今

贈孺人薛歲飢家日挫繼母周亦舉一子析箸矣周復舉子其
同母兄曰是箸將焉出南川公趣溺之公亟往抱持有答其背
者弗顧薛孺人且生女竝乳之會前所抱公為子者無嗣噴頤
饒公曰吾可乳吾弟不可子吾弟以代吾所當嗣者可矣季得
讀書成諸生公續其命于呼吸之間又推讓嗣產可不謂難乎
公析兄弟箸惟叔弟所與叔稱不便又惟所易叔困子母公為
質產償叔病瘵戚黨戒不近公獨周旋叔起公弗瘵叔曰今日
乃知二哥季病瘵公締視惟謹至數年如一日南川公困徭風
夜興公大傷曰大人日僕下公府子乃嬉下擁婦子乎一切力
肩四壁盡矣薛孺人娠大中至無一厘無肯寓產婦者饒于外
家甫入而大中生公曰嗟乎有子矣何以糊其口于是乃訓蒙

肩四壁盡矣。薛孺人娠大中至無一塵。無肯寓產婦者。僦于外家甫入而大。中生公曰嗟乎有子矣何以糊其口。于是乃訓蒙士所訓皆村牧子。公教以小學儀。不急其循也。教以讀。不盡其力也。弱而憊者時休之。居遠而風雨午膳之。跣而濯河干者必躬視之。胼胝聽其至者不責其不至者。人大喜曰此嚴師而慈父也。爭願得就魏先生。而公以遠其尊人。覲饋源。大寒暑重。跣不替。事其兄如事父也。事其舅如事母也。事其鄉人之十年長者如事兄也。公又推之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農言勤。與賈言信。與婦言貞。有兄弟數年閹牆者。其弟來公責以大義。弟大感動。其兄聞之謝曰非公不能直我。公曰吾第為若弟言。不直在若不在弟也。若不見與若弟不弟。何以異。兄

亦泣自咎。旦日兄弟各詣公謝。懽如初。公居人骨肉間多類此。鄉之訟者不願之。官府質多質于公。有恨公者面詬。公衆怒欲擊之。公急止曰。徐。使彼自醒。毋重其迷。居無何。果踵門謝。公好藝蔬。美有盜蔬者。公窺之。為迤東第二隣某甲。且委蔬去。公悉刈蔬。以半分餉東西隣各二家。日以及盜者比舍。有垂圯屋。市錫者居之。大雪夜半聲如崩。公曰。市錫者殆矣。披衣往發。其覆解衣。之得不死。公不輕貸人一錢。不輕餐人一飯。不輕殺一牲。不輕膳一肉。遇貧而濱死者。傾壘授之。每日半而炊。冬半而絮。以為常。而怡然自安。眉宇無宴人色。置身于一家一鄉中。春風藹如。無論人安公。亦安人。與公居者。依。不忍去。而若割矣。公何以得此。曰。好行善。而不慕利于人。不吝利于己。

中春風藹如。無論人安公，亦安人。與公居者，依之不忍去。而若割矣。公何以得此日好行善而不慕利于人，不吝利于己也。故曰是古之隱君子。篤于善者，夫人有念，有不舍于善，而天不應之善者乎。當大中產僦屋時，公名在天壤不朽矣。不待今日也。易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不舍善則不舍命，必有非常之人自隕者。天而

行狀

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先生行狀

先生諱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而沉毅迥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辭辯請于師曰：然則親名當諱乎？曰：然。自是每過南野，公諱究轉避之，有不可得避者，輒鬱不樂。師問而知之，謂南野

公曰此子之志卓矣未通方也如尊名何能諱乎昔韓咸安曰
王語其子曰吾名忠汝勿諱忠諱忠是忘忠也忘忠是忘我也
自是不諱忠此古人事君得無意乎南野公喜而呼先生謂曰
吾名學汝勿諱學諱學是忘學忘學是忘我也孺子志之先生
謹受教年十五六家貧不能延師就讀隣塾歸必篝燈自課多
至達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總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一日從
師說或問禘之說先生曰惜也或人欠却一問師曰何也曰假
令或人再問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者之于天下如視
諸斯也夫子必有說矣師喜曰作如是觀可讀論語矣又一日
說養心莫善于寡欲先生曰竊以為寡欲莫善于養心師曰何
也曰心是耳目四肢之主了人明不受役于色矣主人聰不受

說養心莫善于寡欲。先生曰：竊以為寡欲莫善于養心。師曰：何也？曰：心是耳目四肢之主，人明不受役于色矣。主人聰不受役于聲矣。若但向聲色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師喜曰：作如是觀，可讀孟子矣。年二十一為隆慶庚午補邑諸生第一。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南野公即世，先生居憂。當是時，先生名滿天下，其于文章斟酌今古，獨闢乾坤學者宗之。如山于岳，如川于海。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于微析窮探，真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庚辰服闋，應春官試，名在二十。廷對舉二甲二名。主事戶部，與南樂魏崑濱允中、浦漳、劉紉、華庭、蘭以道、義相琢磨，時稱三解元。江陵相憚其丰采，一日謂申相國曰：貴門

生有三元會。公知之耶。日評騭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相國曰。不知。江陵回舉三元者三解元某也。而三先生者。果以時事日非。相約貽書申公。諷其匡救。先生書既具。及觀魏劉兩先生書。嘆曰。至矣。余言贅矣。遂止。江陵病舉朝若狂。為禱于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為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壬午江陵死。先生調吏部。日攷人才。與同僚為會。以所見聞相證。遐方下吏。巖穴潛德。務闡人所不知。尋以錢太安人。年且週甲。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除封司主事。丁亥大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辛自脩。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聖明英斷。兩人真都御史矣。當路不悅也。于是御史房寰有疏。醜詆海公。先生

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 聖明英斷兩人

真都御史矣當路不悅也于是御史房寰有疏醜詆海公先生

弟季時適以丙午^戌 廷對觀吏部政遂偕同年彭旦陽遵古諸

景陽壽賢糾之雖各得削籍正氣為一吐及是辛公司計所是

非皆與時俗忤當路益惡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人

有謂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即與辛偕歸公他日不失舊物

何大喜遂訐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竝論辛何抑揚其語寔齟

齟辛而辛何果竝罷去先生上言畧曰起鳴之為君子為小人

其訐自脩也果有據果無據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

為公為私此皆彰較著者也 皇上為起鳴罷自脩謝之矣

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歎 皇上以為用人出自朝廷是

也。今起鳴訐自脩則罷自脩訐維崧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
朝廷歟。自脩之墮與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
重典一朝而壞亦姑無論。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
以為謬矣。近年以來猜忌繁興讒誹殷積幸而昨者本部奉
旨考察不問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為
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亦見人心之公昭々不泯
而挽回有幾矣。何以復覩是紛々乎。在起鳴既疑以宿釁蒙垢
在自脩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為排在自
脩又見以受屈而急于辯皆過矣。碩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即尔
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自脩又何為者。為今之計臣以為莫
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為衆論鄙自脩當脩思何以

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自脩。又何為者。為今之計。臣以為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為衆論。鄙自脩當脩思何以為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啟疑。至_于執政大臣。尤應倍加簡省。風厲百僚。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孳孳。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褊心銳氣。皎皎而負為高者。亦慚愧而悅然自失矣。先是御史甘士侖進和衷之說。其指甚美。第不務拔本塞源。而徒欲調停于聲色之間。其寃非強上以徇下。則強下以徇上。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臣又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必詬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為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韙。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網也。斯四者

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明興二百餘年。西漢之經
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竝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
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于他曹。即如我皇上
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頌。保固耳
祈禱耳。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々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
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輒惶恐推避。莫遠為首謝
罪不暇。竟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誠令維崧等披露情愫。
曉暢事實。章晰詛理。剴焉言辭。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
甚惜之。由此觀之。使言官不為利誘。不為威惕。無事不瑣屑以
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由而奮
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為也。夫人情無

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田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為也夫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况居尊顯者乎其喜能令人榮其惡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端言正色侃々不顧安得而不名高名高矣而當之者苦于不堪厭恨之廢棄之摧折之則天下皆喞然不平于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徵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目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

得以徼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為也。至于建言之人。大都負
氣自喜。不耐矜束。遇事發憤。往往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
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尔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
自畜。而承望意指者。又目而媒孽之。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
遂置其言不復採。而並賤其人。假令士能潔躬脩行。入不愧妻
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
之得以舉而納諸群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為也。故臣以為亦莫
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為罪。下無暇以言為高。惟
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科臣楊廷相欲痛懲矯之非。臣愚以
為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
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

為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較短長于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深痛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時王京兆麟語人曰。顧勳部折衷章何甚當。自反之說。拔本塞源。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司寇兩亭公謂王婁江曰。顧勳部立論最公。何以不免。婁江輒然曰。渠執書生之見。徇道路之言。焉知廟堂之苦心。司寇曰。書生之見。當守道路之言。當採勳部苦心。亦不可不察也。先生之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先生以桂陽為柳子厚。蘓子瞻。兩公謫居。莊定山先生亦謫于此。大有惠德于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又以

柳氏文而已。蘓未離乎文。莊庶幾離乎文矣。深愧文字外無以
益桂陽多士。其先行後文類。此戊子司理處州府先生念太安
人。不欲行。太安人不可。會季時授南康郡博。季時曰。叔出季處
乎。即日乞休。而先生至官。專務教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
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
恬不以為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為
吾扑若弟。謂其弟曰。為吾扑若兄。兩人相頽愕然。先生故促之。
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為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
也。願得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時蔡御史
按浙。不敢以吏事見先生。假之差歸。己丑居太安人憂。辛卯復

司理泉州。壬辰計群吏。先生舉公廉。寡慾為天下司理第一。尋

按浙不敢以吏事見先生。假之差歸己丑。居太安人憂。辛卯復
司理泉州。壬辰計辟吏。先生舉公廉。寡慾為天下司理第一。尋
擢主事。考功銓司出而再入者。自先生始。是年詔三皇子竝
封。先生倡四司上言。畧曰。伏見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
暫將三皇子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于此知
皇上有惕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聖祖之心為安也。又
見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為天下主。無端受誣。于此知
皇上有愊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為安也。惟是
待之一言。皇上之所據以為得正天下之所共據以為失。此
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早辨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
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

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為言，也濡滯而不決，懸設而難期，撓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隳不攜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救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皇上之稱祖訓，倦矣，頌其所載立嫡待嫡之條，意各有主，有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于己意，援而附之，為遵祖訓乎？為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竝封，廷臣言之甚詳。皇上以其不合于己，槩置弗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加于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主尊承祧于是乎在。

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主豈承祧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也。今欲竝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為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為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之也。元子升儲。諸子分藩。于理為順。于情為安。于分為稱。于訓為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偏。所由也。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為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為法。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釀萬

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皇后者與。皇上共承。宗祧。期

于宗姚得人而已。宗姚得人而。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

嫡而後為快。夫。皇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

天下者也。一。體也。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雖。宮妃

不得而私之。皇上之儲子。即。皇后之諸子。雖。貴妃不得

而私之。統于尊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為嫡母。豈

必自己出而後為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

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為此區。其不可六也。况始者

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于二十年。俄又改于二十一年。

然猶可以歲月為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為期也。

德音方布而忽更。聖意屢遷而弥緩。非因眾激。何

然猶可以歲月為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為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更。聖意屢遷而弥緩。非因預瀆。非因衆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夫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為心。自竝封之。命下一日之間。叩闕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于里巷小民。亦悵然若失。愕然若驚。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名而來。正欲為皇上定此大事。排群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惟是矢志積誠。必欲納皇上于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其不可八也。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皇上方以為無端受誣。而天下且以為無端反汗。無

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臣等亦為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為皇上解。皇上亦不能為臣等解。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皆待之一言為之也。伏願皇上反觀長慮。以成憲為必不可為。違以輿情為必不可拂。以初命為必不可爽。以新諭為必不可行。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併錫王爵。父子。君。臣。兄。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萬世無疆之休。悉萃于此矣。又自為書貽婁江公曰。昨請教冊立之事實。百其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洵。何以鎮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駭于人情。故曰難也。究竟則請期一着。尚自可圖。然而非閣下莫能任。蓋自萬曆十

洵何以鎮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駭于人情。故曰難也。究竟則請期一着。尚自可圖。然而非閣下莫能任。蓋自萬曆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者。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曰待二三年。則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至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激授以為辭。期既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為辭。從今以往。復何所據以為請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者也。閣下試端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屢遷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廟式靈。兩宮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竝封。

耦尊齋大亦可觀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
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雖二君孰意及此乎。若
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序
之說。明首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重之以
相訓。藉之以中宮。弥縫轉易。挽回轉難。歲復一歲。有何底止。
竊以為宜聽九卿科道。仍尊屢旨。合詞以請。而閣下從中調
停。懇示定期。即甚遲不得越一年。庶幾聖心確有所主。不閑
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釁。議論方囂而復定。
國本幾搖而獲安。真閣下事矣。脫或一請不得。當至于再。至于
三。又至于十百。至于去就可也。至于死生可也。若乃乃皇上懸
不必然之說。以蓋其立長之成命。閣下又操不必然之見。以成

三又至于十百至于去就可也至于死生可也若乃乃皇上懸

不必然之說以蓋其立長之成命閣下又操不必然之見以成

其立嫡之托辭交相為負非所望于今日君臣也癸巳內計功

即趙儕鶴先生秉至公從事執政弟弗頌也執政所庇弗頌也

大宰甥弗頌也已之如弗頌也計典出人謂二百年來未有慊

于輿情若此者而先生與李公元亮冲實左右之政府大憲趙先

生乘劉黃門道隆疏論科道拾遺者不宜留用遂票旨切責

降調先生與元冲公上疏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

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

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興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

與焉至于識議留虞淳熙楊于庭二臣等亦以為誼出憐才嘗

從史之。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頽風。以報皇上。而竟不免于罪。况臣等自揣才識。不逮南星遠甚。其迂戇。椎魯。又或過焉。若復覩顏在列。將來招讟。勢速戾。有不止于南星者。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與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為辭。以不激不隨。為用于婁江。公待以至誠。每事必告。冀轉移之。而一切推用賢才。與世牴牾者。公所陽諾。寔所陰尼。先生覺其机惡。值公假沐。推孟公一脉。王公德新。不以告。疏上輒下。

移之。而一切推用賢才與世牴牾者。公所陽諾。寔所陰尼。先生
覺其机。惡。值公假沐。推孟公一脈。王公德新。不以告。疏上。輒下
矣。公又陽喜。謂先生曰。主上朕兆殊佳。自此正人亟宜推用。
先生又覺其机。惡。曰。幸有好朕兆。正不湏急激。聒也。無何而會
推閣臣之命下矣。先是先生在勳司。適鄒南皋先生請去。婁江
曰。昨文書房傳旨云。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
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為非。相國不宜成。
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公語塞。竟疏得。南用。又一日。
太宰孫公立峰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定宇署篆。婁江屬以首
推大宗伯羅康洲。萬化先生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
矣。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况可併冢宰

據之乎。選卽劉用齋曰。嘉靖間不常用呂餘姚。嚴常熟。先生曰。是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權臣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也。安危大机。于是乎在。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宜乎。况徃者內閣之推徃。用各衙門。不專翰林。卽冢宰兼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其亦頗矣。故論用人大道。止當問其孰可。內閣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為某衙門。論救時大机。通冢宰與翰林。其勢易。通內閣與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劉聞之愕然。回與先生謂少宰。少宰曰。

其衙門論救時大机。通冢宰與翰林其勢易。通內閣與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劉聞之愕然。曰與先生謂少宰。少宰曰業已成議。且近有吳鎮訐絕婚事。奈何。先生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揚相繼在部。其於內閣指使若奴婢。至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骸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切齒相繼免歸。千思萬算出此一着。吏部內閣合為一家。其禍不可勝言矣。昔高中玄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為分身也。今內閣用其同衙門為冢宰。是以分身為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竊恐日圓其殼中而不知耳。趙悟曰。如公言利害乃爾。遂往言于婁江。婁江曰。誰為此議。曰顧稽勲。公無以奪。而冢宰得陳公心谷矣。婁江嘗一日謂先生曰。近有恠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

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相與笑而罷。及是。推閣臣陳公心谷謂先生且勿言。各疏所知。各疏七人皆合。而首舉舊輔王對南先生又皆合。陳大喜。令先生言之。婁江婁江大志曰。何不舉康洲。曰。外論不與者半。脫言官言之。將自認乎。推閣下認乎。推閣下認。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二者皆所不敢出也。婁江益志曰。前推羅君冢宰。君謂冢宰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先生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婁江復屬相國趙蘭溪言之。先生曰。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于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少宰趙心塘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曰。此非

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于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少宰趙心塘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趙謂陳曰：明日會推，必推之。陳笑曰：堂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假令老先生舉口而司官不舉筆，作何收拾。及會推，王給諫彈羅疏亦至，而婁江必不容先生矣。遂削籍歸。給事逯公確齋上疏極論，謂憲成以直道被斥，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櫛、謝廷案、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司官。臧否混淆，舉措倒置，將使黜陟重典，典為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確齋亦點先生嘗曰：天下事君相

同心方可為。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正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放。為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教。邗大澤。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亦蒸。丕變矣。然中貴人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為一。陽施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嘆息痛恨云。先生歸。且以積勞成疾。頭岑。眩暈。作楚。乙未春。幾殆。諸子環泣。先生張目曰。人有來。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蘓吟詩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個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越丙午。申丁酉。始漸愈。病中。醉究心性。愈微。

蘓吟詩曰。茫々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個中生去。
取請觀四十六年前。越丙午。神丁酉。始漸愈病中。躰究心性愈微。
故劄記始于甲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于二泉之上。與管東
溟辯無善無惡。貫^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寔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
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
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辯四字于告子。易辯四字
于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見性微也。辯四字于佛氏。易
辯四字于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懷寔教也。其言
曰。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為其固有也。去惡去其
本無也。本躰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為
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為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

語不得。不忽下一語矣。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
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
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為之。未
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
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
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
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
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
明曰。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人根。以下人立
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却掃為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
之。縱曰為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為

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却掃為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為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為是權教。非寔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個虛寂。又恐養成一個虛寂。縱重教戒。重囑付。彼直見以為是為眾人說。非為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撻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于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翁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夫總拈工夫。便以為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為寔。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無不殺人。海內有號為超度悟。而竟以

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
而然也。言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于鴆毒。四有
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
之于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
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先生之說甚詳。見証性篇。于是先生時
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
錫故有東林書院。宗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
邨忠公志。完于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于梁溪。凡十
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教學。後廢為僧舍。
邨文莊公圖脩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
遂聞于當道。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甲辰冬始

邵文莊公圖脩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聞于當道。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甲辰冬始會吳越士友。先生為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要在躬脩力踐。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憊焉。至其自道不居仁聖。却居為誨。看來說聖說仁。聰明才辯之士。猶可覓此奇特。逞此伎倆。逞此精采。推到不厭不倦。便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世之所謂本體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深慮世之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于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甚其閤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皆先生喫緊為人處也。丁未婁江相再徵先

生夢為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此是何忍負之鄭重叮嚀至于再三至于涕泣不覺大聲而呼室中盡驚而淚且漬枕矣先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遂述寐言貽之弗省也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先生商諸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先生曰仕宦寧退毋進吾兼矣當從其退者遂乞骸骨而會太宰孫立亭公有不察于沈司馬繼山李司徒脩吾先生曰太宰為人所誤乙未之事可嘆已今或自執所誤則前誤遂不復贖公之晚節可惜天下亦承其弊吾身在進退之間此大窳窳可以完三賢撤一網遂為書貽公當是時司徒已見彈射白之政府然與時局忤甚遂憎茲多口朝論紛紛海宇震撓或謂先生宜有以自明先生曰讀南北諸君疏有為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善也

甚遂憎茲多口。朝論紛紛。海宇震撓。或謂先生宜有以自明。先生曰。讀南北諸君疏。有為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善也。有為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有為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有為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吾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尚不知何脩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司徒曰。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見於世。亦如我輩借諸賢力。得真身見于世。諸賢誠有功于吾輩。古人所以解昌言也。凡先生之為自反類此。蓋先生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邠諸君子。出萬死力。為宇宙扶植綱常。魏中丞見泉公為侍御時。論科場積弊。侵張蒲州相國落職。李司徒抗疏救之。亦落職。自後司徒駁歷中外。吳

越浙相諸無有悅之者。四明銜之獨甚。及鑛稅事起。豺狼弥天。司徒

屹然。扼南北之衝。江淮千里。民恃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誠

世道所賴。故於朝於野。惓惓為天下共惜。其實誠見其大也。先

生每謂吾之觀人。于尼聖得五案焉。進有非刺之狂狷。退無非

刺之鄉愚。原一也。大受小知。二也。察衆惡。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

好。皆惡不如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若夫朋交情好。非

所以論先生矣。而先生豈區區以朋交情好為門戶角立于天

下者耶。嘗見其貽所知書曰。竊觀近局。誠若冰炭。弟從亭靜察。

亦只是始于意見之岐。成于意氣之激耳。未始不可轉移聯合

也。誠欲為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

乃可以盡己之性。局外者。空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

也。誠欲為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乃可以盡己之性。局外者。空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就己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為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為偏執也。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容其岐。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于國家尚亦有利哉。若乃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惟見瑜。且併其瑕。而瑜之所憎。則惟見瑕。且併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濟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是舉百年有限之光陰。盡用之于相爭相競。而不用之于相補相救也。是舉兩

下有限之精神。盡為各人區區之骸面用。而不為赫赫之宗社
生靈用也。豈不惜哉。先生之用心如此。先生存友慈惠。渾然天
成。父南野公。豪傑士也。不能餬其口。碩慨然慕范文正公為人。
先生為諸生。有司餉膏火資。公謂士不受人憐。必謝去之為快。
先生斤斤奉以周旋。高邁夙成者。以此先生兄弟四人。公命伯
仲治生。叔季治經。治生者佐治經者。故先生與季時不問生產。
仲公有心計。多天幸。箸稍起。其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慕
范公而賁志長終也。捐產以恤其族之貧。區區之後。君子謂人有
其志。則天遂其事已。先生于兩兄。嚴之如父。于弟。資之如友。一
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參之。而東林之創
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曰。吾多助于兄弟。如是幸矣。夫

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參之。而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曰。吾多助于兄弟。如是幸矣。夫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于師生養死殯之。于友。鬻^於。鬻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即有緣而為利。幾敗其事。名者夷然不問也。于同邑之宦于四方者。必默為提挈。有一長可見者。必力為表章。其人不知也。于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以吾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又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子。試有司。必為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通諸子。以脩採擇私情也。于子則絕不為干請。嘗戒其長君曰。凡為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

進取。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于主者。非愆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個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此子。眼前那個不要做秀才。到底有個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々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為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于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要做個

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于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要做個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科甲亦無用處。何有于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賜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先生于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坐卧，不知其他。四壁不塗，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漱硯秃筆，終日假儼然，真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飢渴，無所不坦易。至閑網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閑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蚤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嫉惡也。又不以己甚求恪，語言簡重，喜怒希形。常曰：極論中和位育。

之。脈。吾。輩。一。嘖。一。笑。一。語。一。默。在。了。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未。嘗。絕。郡。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寬。抑。不。告。未。嘗。絕。當。路。交。際。而。辦。貨。取。之。介。最。嚴。丁。儀。部。長。孺。見。一。選。司。老。胥。屈指。鼯。蕪。正。者。曰。吾。目。中。所。見。陳。尚。書。心。谷。孫。尚。書。立。亭。顧。選。君。涇。陽。孟。選。君。雲。浦。而。已。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叅。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嘗。曰。語。本。辭。只。是。性。學。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先。生。有。絕。人。之。資。其。于。世。也。百。家。衆。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于。學。一。切。伎。倆。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于。學。也。百。家。衆。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聖。學。一。切。玄。妙。不。得。而。岐。之。故。其。學。純。于。凡。五。經。四。書。

之故其功專其于學也。百家衆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
力用之聖學一切玄妙不得而歧之。故其學純于凡五經四書
直從神情血脈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于凡聖賢豪傑直
從皮毛骨髓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銚銖。嘗曰周元公之于道
至矣。所以為之推行其道。使得昌于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為
之推明其道。使得傳于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深
而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
微元公孰為之開取始流傳家又分裂矣真有禪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湮之兆也
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晦翁孰為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
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
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
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

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從義如鷲。殆幾于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
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
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皋夔其名相。唐虞斯世。
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
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壬子五月廿又三日。以微疾恬然而逝。
得年六十有三。昔人于明道先生之亡。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
無福。吾于先生亦云。所著有藏稿二十二卷。劄記十二卷。大學
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行于世。尚存劄記三之一。存稿十之
三。還經錄。證性編。彙粹錄。未刻。甲寅冬。公嗣與澥等。以母朱太
安人命。屠先生于賢。閔橋。而令攀龍。次其言行。請誌銘于南皋。
鄒先生。竊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則命

安人命。屠先生于賢閔橋。而令攀龍次其言行。請誌銘于南皋。
鄒先生竊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則命
之平治萬世。如涇陽先生者。謂天無以命之乎。不宜使之與于
斯道。謂天有以命之乎。不宜使之窮于斯世。意者所命在此。不
在彼歟。則無涯之日。自今伊始。何以使之信而可傳耶。今天下
可以徵信先生。使傳于後世者。舍南皋先生誰與歸。故敢九頓
以懇。

顧季時行狀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即世所知涇陽先生母弟也。季時少敏
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季時。
父南野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澌不奮。

耳公然之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矣
請歸稟繩墨先生大喜請于張公復之衆未信久之果如所言
先生問季時弟何感遽如是季時曰恐傷兩大人心先生曰此
是為人根子久之業日進萬曆癸卯舉鄉試癸未舉會試丙戌
大廷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畧曰 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
數十百言寃其指歸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
不倚于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
于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今賞罰之法甚具然而德澤不究
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 聖制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
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寔也即臣愚所謂意也竊觀當今之
勢而根極其骸要所以累 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明以好示

皆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寔也。即臣愚所謂意也。竊觀當今之
勢而根極其弊。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明以好示
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
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盛也。曰。群小之將逞也。夫人
主崇高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為甚。聖王之
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冊封為。皇貴
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目而請。冊立。皇太子。目而
請。加封。王。費。妃。皇上不溫旨報罷。則峻旨遣逐矣。夫。皇
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
即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為。皇上一己之私也。以私而掩公。
以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

福于內。其戚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于外。闈人侍妾又或將乘其偏而得以愛憎弄威福于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之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人主雖甚神聖。其聰不明足以徧天下。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近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淵魚。幾于徧矣。竊聞之道路。徃二三群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知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于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為不然。善為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

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于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為不
然。善為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
正之專。散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于此輩。則居正之
專尚與。皇上為二。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為一。救之難為力
也。不更倍乎。且此輩之始用事。迨皇上銳精求治之初。彼方
見小信以自結。其所指陳。類依公義。猶若未害。久則陽公而陰
私矣。又久則純出于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
好惡用。而為群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
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為欲效忠于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
忠于今日。當自兩者始。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諗于衆曰。此
生作何語耶。真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公取閱之。稍易之。置二

百十三名。季時退自傷，以為不幸不達。皇上即達，死不恨矣。
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峯海公屢為御史所詆。季時憤曰：臣下皆
自處于私，柰何望皇上無私也？于是與彭公旦陽諸公景陽
合疏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食穢自肥而幸人
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己之貪而不畏人之攻，反欲攻人之廉
且昌言于君父之前者。夫欲天下人為寰甚易，為瑞甚難。寰身
享貪饗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光
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
已。今觀寰之詆瑞，千有餘言，槩不出此。曰欺世盜名，非所謂禦
之以好名者乎？曰居己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
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寰之詆瑞，吹

之以好名者乎。曰居己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取奪
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褻之詆瑞。吹
毛求癥。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
玷。而褻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狡也。陛下方重瑞。惜瑞。借
其人以風天下。而褻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令無
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褻。褻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褻
之所必擯也。以此仇正無恥之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
而入于誦詐。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與之竝立于朝也。臣
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褻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
既明。人心自快。褻雖頑擯無恥。亦何面目一日列立于東南。諸
士之上乎。臣等何仇于褻。何私于瑞。但恐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

瑞尚不足惜。如瑞者相繼而指為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寰
尚不足畏。如寰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剝復否
泰之机。于是乎在。不可不為之深慮也。疏奏得削籍歸。會南太
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奏薦。戊子奉
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老。又善病。不忍
去。左右遂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累遷
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于是又與張公文石等合
疏言之。已而考功郎趙公鶴儕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
人。當路銜而計去之。于是又抗疏言之。謫光州判官。季時無論
立朝。即伏處田野。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于君父。傾注無
一事不思于世路隄防。先是己丑。薛玄臺因南都取總憲。定向

立朝即伏處田野乎。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于君父傾注無

一事不思于世路隄防。先是己丑薛玄臺因南都取總憲定白

以不送揭帖叅御史王公藩臣疏效勅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恚之

座師內閣賴陽許公輒疏論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寧復望風

排擊季時聞之仰天浩嘆上書許公曰閣下憤進士薛敷教之

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勅且欲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各

陳紀綱何為而正風俗何為而淳允以為無庸謀之九卿科道

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

無所私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而禮義之風廉恥

之俗已丕變矣然則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于以勢相脅在

于以道相成不在于使人不敢言在于使人無可言耳近見更

科陳給事中言路一疏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于臺省為蕩
蕩平不出于臺省為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
省之私也出于公即蕩平出于私即傍蹊曲徑陳三謨曾
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為何如也其云今日為臺諫
者無事不得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傭奴
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誤櫻聖怒相率營救救
得畢其忌諱之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
檜劉君志選高君桂旣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
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無他此皆櫻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
也間有一二上櫻聖怒相率營救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
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為宰執臺諫重輕者耳

也。間有一二上櫻聖怒相率營救。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
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為宰執臺諫重輕者耳。
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
午以前為諱言。壬午以後為輕言也。其云近時行險僥倖之徒。
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躁望者爭趨。頑鈍者爭附。
以允所覩記。如前五人外。其建言者。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
王君德新。及允兄憲成。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僅三幾人而
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為釣名。為掩
過。為躡位。為取捷徑。夫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
即如彼附曾王。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
遺。白日請禁。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之夫。至于躡位捷徑之說。

則往時建言諸公信有一二要亦晚節不終務為容悅抑一節
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不變則進退維谷未見
其位之躡徑之捷耳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
以順為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為不躡位不捷徑耶且近
時建言者每有觸而云非無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
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皇上不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尚
書起鳴不構陌辛左都自脩則德新等不言倘卻給事庶不請
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
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叅王御史
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啟蟄而雷鳴不嚮晨而雞
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

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啟蟄而雷鳴。不嚮晨而雞
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
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
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遊不輟。規贊衰不輟。勸損益不輟。警其
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
慨為竒。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墦丐子。反復趨附。
以苟厭食。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厭食。何若為彼
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又見童儒試于有
司。奔競成風。孤寒往往擯于府試。致書邊南亭。即伯言之豐城。
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麗于大辟。輿論寬之。廣東布
衣翟從先欲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于季時。季

時喜曰甚善。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季時
即復喜曰甚善。竝為代具疏。卓平生所深惡者，鄉愈道學。謂此
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弑君種子，暗佈人心。一日喟
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人之為學者，先生
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先生
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推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
諸侯一句。先生為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
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季時曰：此弊于今尤甚。目取
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為一編，名曰朱子二
大辨。涇陽先生為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為惟此四
字編，而自為之序，居怕啞。如不能出諸口，及遇可否紛紛，刀

大辨。涇陽先生為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為惟此四字。編而自為之序。居怕叻。如不能出諸口。及遇可否紛紛。刀斬斧截。大指一依于正。不喜為通融和會之說。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落坑落塹。喪失性命。吾輩慎勿草率。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論人或反世之所褒。訛每于一言一動。間斷其生平。毫髮不爽。其籌事或違眾之所成。敗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啟新先生嘗曰。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性存友事。兩尊人懇惻深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輒相對。欷歔且相勗曰。吾父居怕好稱范文正公之為人。此是萬

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于千仞
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其奉錢太安人依、膝下無異嬰孺。
癸未舉南宮。不即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
安人也。性甚介。取予織毫不苟。壬辰謫別駕光州。差歸中丞景
默會公檄所司致俸薪。謝不受。越十四年。繼撫中州者。復脩景
默故事。季時屬涇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欺會公也。計後
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歿而州守璩公又以二百四十金為賻。兩
孤以季時志告于几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邑大祲。餓殍載
道。季時廩粟僅盈百。輒捐其半以賑。其業師尤公張公歿。竝為
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息怨。性好靜。
每日兀坐一室。好整案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

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每日兀坐一室。好整案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及觴礪之屬。位置有常。好朴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間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誰也。丙申九月。病不食者四旬。涇陽先生以問。問有痛苦否。曰無之。有欲言乎。曰無。此時惟凝神定氣。以待天機。且欲為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為子孫計。一各人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于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四。或有問于涇陽先生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

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好。好處。余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然。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余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硯窠。窠巢也不近狷乎。窠恐兩頭不着也。余曰。如此雖欲不為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且弟揜點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弥遠。余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矣。也粗是真色。練粗入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行只是細。狷狂不出一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于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為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窠。磨洗。余曰。尚有說在。弟謂

細。鄉。愈。且。有。細。于。中。行。處。非。特。狂。狃。不。如。也。弟。曰。粗。之。為。害。亦。
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磨。洗。余。曰。尚。有。說。在。弟。謂。
性。近。狃。還。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于。此。
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
不。敢。現。形。于。白。日。之。下。矣。弟。曰。此。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
夫。來。及。臨。鏡。境。這。病。依。舊。又。發。熟。處。難。忘。可。柰。何。余。莞。尔。而。笑。
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邊。過。余。齋。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却。一。疑。
且。如。人。欲。遠。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行。前。去。無。不。到。者。
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自。此。便。生。懊。惱。甚。者。且。以。為。
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悞。矣。余。曰。如。是。如。是。弟。復。
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狃。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

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夫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其旨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為之即是。更不必添出較量。非其平時賓主之分。素明決見。不至此。可以識季時之大矣。而攀龍則追惟曩昔。季時謂余曰。世態易隔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慎諸。余曰。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曰。歷舉諸家。季時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差乎。余于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余之于弟。相勸相規。忘尔忘汝。其怡也。既為道義中天親。其切也。憇也。又為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為何如耶。豈惟先生。即余三四同志。親而愛之。敬而畏之。寔異姓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嗚呼。已矣。小辨齋偶存所著有小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而畏之。寔異姓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嗚呼已矣。所著有小辨小辨齋偶存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大程化次程大兩先生顧頗近之。叔大而季方也。然叔不自

居大而居于真季不自居方而居于粗學者心事如此讀

至有眼者必首季公更令人起不得大用之恨

劉本孺行狀

天之為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竒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聳聳。夫然後常人之心。不為憚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孺劉公者是也。當萬曆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忝沈歸德相。又以假王事忤江夏郭宗伯。其徒乃為奴書中之引繩批根。思一

經異已者會大計。諸奸多麗考功法。相蠱惑。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由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略曰。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蒙上而籍下。彰善癉惡。佐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皋者。夢皋為人臣。無暇毛舉疵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壅斷如市。士林不齒。迨至丙蒙。留用。因蠱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槩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胥越于一朝。野駭聽僉。謂夢皋之黨。陰謀巨測。將異日種。僥倖之門。從此闕矣。甚可慮也。夫使夢皋羞惡未滅。亦空驚彈射而歛迹。胡乃恣起風波。動

夢皋之黨陰謀巨測將異日種、僥倖之門從此闢矣。甚可慮也。夫使夢皋羞惡未滅亦空驚彈射而歛迹。胡乃恣起風波動駕言於楚事含沙反射夢衍何極。僉謂夢皋之黨機鋒巨測將異日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慝寧壅於上聞耶。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為戎首秉政以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於塗炭者何事。起忠良於擯托者何人。年來比昵憮人乖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皇上豈有愛於夢皋而故暱之。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益由一貫曲庇私人。內則假公以朦。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為。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

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窳會良非細故。幸
皇上自為社稷計。疏奏神祖玩之不己。意不忤也。下公卿
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
壇。竿木。古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
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論。四明乃罷去。當
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
棄者。起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陷沒。舊贊畫劉國
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為名。擁數萬衆入內。投揭替餉。侍郎令
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公上疏曰。國縉投拜李成梁。稱義兒。與如
栢如楨結昆弟。狼狽相倚。為奴首腹心。種害遼左。李成梁棄地
私奴首以朝廷疆土。國縉代為營賄。倖免誅夷。使奴首得恣

栢如楨結昆弟，狼狽相倚為奴首。腹心種害遼左，李成梁棄地私奴首以朝廷疆土。國縉代為營賄，倖免誅夷，使奴首得恣意兼併，驚為薦食，無窮禍本。實基于此，李維翰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與如栢主和戎之策，獨忌劉綎為當戶之蘭。故令杜松出撫順，布置私人，誘入奴伏。松與劉綎血戰以死，一則寸骨不存，一則合門碎首。如栢為諸將領袖，冷眼旁觀，令箭之招，適與轉合。是兩名將與救萬官兵，實鎬與如栢殺之。國縉贊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鎬與如栢，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心哉！楊鎬線索懸於如栢，如栢線索懸於奴首，而國縉乃線索中傀儡。挈之東則東，挈之西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義兒本來面目。國縉主用遼人，冒帑金二十餘萬，寔竟所稱。

土兵三萬。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縉贊畫行徑。大率如此。已而
被叅解任。踪跡詭秘。不知東還以後。作何勾當。一任蹂躪屠戮
之慘。獨脫然於千鋒萬鎗之中。直待河東盡沒。腥羶河西。危同
累卵。國縉不後不先。突如擁衆以入。衆至數萬。不為卑弱。况東
山礦徒。素號驍勅。矢不降夷。國縉既能招撫。四衛官民。亦可收
礦徒之用。曷不就彼中糾合團聚。牽制奴酋。以自贖從前之積
孽。而乃遽欲問道登萊。天津。竄處內地。意欲何為。况遼瀋之亡。
皆以降夷為內應。今數萬之衆。保無奸細。揔入其中。果為國縉
招撫者。或別有指授。亦不可知。夫一國縉耳。今日若能招撫逃
亡。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既忽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撫。
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自遼事發。難以來。猛士捐軀。叛帥

止。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既惡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自遼事發。難以來。猛士捐軀。叛帥反噬。今日震悚人心之機。全在刑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果斷。有如功罪已分。彰瘁莫決。坐令我行勝氣。漸消磨于廷議紆緩之中。甚可惜也。即如楊鎬。李如楨。天下皆知其可殺。而司寇不請發正刑章。故為縮胸。以啟戎心。而開倖竇。况如楨爪牙羽翼。徧滿長安。為寇窟穴。今所在大索奸細。而獨置巨奸於肘脇。恬然安之。亦大左計矣。上曰。所奏閔切。机宜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為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公素強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歲庚子。公為南職方。有垣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

每事必理折之。垣曰：長此即居，不可與爭鋒。輒唯聽命。公益核軍需之假冒，黜選鋒之羸弱，裁探賞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奇。乙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地。錢啟新先生行同善會於昆陵，東林益暢其義。邑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賢者有助。公與陳志行、葉身之、安、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言：林中人不應為蛇足者。公毅然不惑。至今行而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本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自知，可以稱人乎？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貧，故勤于理生，而恤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肅於閨門。而駭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

而醉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孚，望魚之砥。公十六年，林皋無念，不為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為民。章善鋤克，昭雪冤抑，屹然惟力是視。嘗有知交當路，蘓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蘓其事，冤也。密為雪，不令之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公于世浩，獨往。余每謂公乙巳疏為間曹建言法。夫楚宗駢戮，妖書煽虐，天下安矣。馴至考績大典，群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于其時，晚而自視，舍我其誰？是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間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弘濟天下，何

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絮語。
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藏于家。公之大節表々。細行卓々。
總其大都曰。綱曰明。曰忠。曰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
而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脩一時不測之用。為人臣而敢于
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于是乎銘曰。太湖三萬六千頃。
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群山儲真精。龍蛇虎踞護其脈。湖山森
聳若執圭。湖波隱見如拱壁。山環水迴自千古。下為光祿劉公
宅。神所托。今來寧茲神何方。分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猶能
三褫奸雄魄。

正按

神宗朝櫻鱗易彈權貴難相機而言有救于世道

然必居鄉之日行事真為民始信其立朝之日言事真為

三編 奸雄白

正按 神宗朝櫻鱗易彈權貴難相機而言有救于世道

然必居鄉之日行事真為民始信其立朝之日言事真為

國倘動輒畏訛冷落斯人即矯口風節疇卜其所懷牙劉

公行同善會決蛇足之疑則建言可師直以愛君懇誠非

獨貴其中窳會耳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狀

王公諱述古字信甫號中嵩開封禹州人也生而聳秀神采英

特年二十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令富陽以治行最調崇德丁

郭安人憂服闋再令內丘尋晉刑部主事歷郎中甲辰出守常

州丙午外艱歸服闋再守保定晉山西副使兵備陽和再晉按

察司使再晉布政司右布政使奉 旨遇巡撫缺推用偃蹇除

目者久之卒于陽和公為令不屑簿書期會第持大慤君子之
至其邑倒屣奉教不啻飢者之得珍羞貧者之得珠貝于庸俗
不屑也以是不諧于世其在比部妖書事起公司楚當胡化獄
妖書者四明相私人為相除異已俛起大獄挑聖怒為一網
計相異已則歸德江夏也會胡化報阮明卿怨誣奏妖書出明
卿手化江夏鄉榜諸人謂江夏實為妖書懼敗故令化誣明卿
以脫已相直以囑司寇司寇直以囑公欲榜掠化令化指妖書
出郭正域以及歸德公正色曰若是則分宜江陵再見今日司
寇曰不然此公論也公曰誰為公論曰公論出臺省公曰臺省
何人曰某下公曰天下有公論未必臺省臺省有公論未必諸
公會鞠自見及會鞠御史大夫溫純司禮陳矩秉公不阿再鞠

何人曰某。公曰：天下有公論，未必臺省。臺省有公論，未必諸公會。鞠自見及會鞠，御史大夫溫純、司禮陳矩秉公不阿，再鞠胡化，公立具疏送大理。諸人大譁，唾司寇為司官所持。司寇亦大譁，唾公大敗我事。劫公入郭正域，名不可劫。公重胡化罪，不可劫公禍，且不測。公怡然甘之，卒不易原疏一字。疏上，上覽之曰：盡是誣妄。發閣，依擬妖書坐，噉生光大獄解。而楚藩勦疏至矣。事又當公司，司寇以華越謀害親王，當論死。江夏王使宗室當如越罪。公從容謂司寇曰：今日之事，未論議理，先究利害。宗室乃皇帝天潢，假令楚王果真，華越果誣親王，以誣奏自殺，論死何疑。今事有大不然者，欲駢戮數十宗室。楚宗聞之，勢必戕殺撫按。大亂之起，誰則為之。忘國家之事，忘身家之禍。

以佐人之私。知者不為也。司寇曰：然，是何等事？直驅我呂獲乎？
事得不行于後，戕殺撫臣，卒如公料，守常州，恬夷廉靖，守一正，
以抑百邪。大義所在，當路欲移毛髮，不可試士，不入鄉紳一竿，
牘不聽縣官一揭，請通國非之不顧。當尚衣大璫道經毘陵，公
絕不與一介。璫大不堪，言于直指，欲愬之。朝直指，令火府劾之。
公報火府曰：幸語按君，勿以側媚相望。其勁立類如此。在常三
年一時，正色稜，如高秋新霽。天宇如洗，善者愈自耀磨，不善
者抑心向化焉。其在陽和正當代，藩勘報忠順，婚封代藩之廢，
長立幼也。四明與晉江主之，蓄机不測，故一時有識之士爭之，
甚力。得行撫按勘議，汪中丞據各道申報，欲先疏其事，行邊白
登出以示公，曰：大誤矣。一誤獲千古中丞，駭曰：何謂也？曰：有

甚力得行。撫按勘議。汪中丞據各道申報。欲先疏其事。行邊白
登出以示公。曰。大誤矣。一誤獲千古中丞駭曰。何謂也。曰。有
嫡立嫡。無嫡立長。祖宗定法。古今通義也。親即王娶有內助
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己未加封。所生之子。皆為庶子。如無嫡子。
庶長承襲。定例也。鼎莎皆為庶子。鼎謂非庶長乎。親即王妃病
故。如已有子。不分嫡出庶出。俱不許選繼妃。定例也。代王有庶
子二人。張氏安得進妾為妃。鼎莎安得改庶為嫡乎。中丞曰。鼎
莎襲庶子。已奉明旨。柰何。曰。有秦府例在。嘉靖二十八年。秦府
恭和王秉攬庶第一子。惟耀。庶第二子。惟熿。正妃楊氏故。內助
邵氏違例。請封為妃。惟熿。邵氏所生。遂得襲封王爵。亦已奉
旨。奏辨累年。禮部尚書徐階等會議。郡王妃故。但有庶子。止許

選娶內助。今惟耀之生在先，邵氏進封非例。惟耀于倫序實係庶長，惟熈于常法自難稱嫡，遂得旨改正前後二事實相會合。中丞豁然自是會勘，搖撼百端。中丞屹不為動。代議遂定。公滿三年考，中丞疏公績曰：當會議代藩廢立之事，本官簡查條例，首倡公論，斷予有扶持綱常之大志。議封之虜使紛來，而處置之方略常定，折服犬羊，無敢越志。君子謂公之見卓矣。中丞之虛中無我，難哉。擒酋物故，請封事起，邊將以賂五路為良策，五路挾封議為奇貨，不決者五年矣。公至鎮，熟察虜情，既得要領，言于當事曰：夷性許一索十，後即為例。最難開端，若循往例，毫不增減，其心自定。且忠順求婚，兀慎擺腰，等首求賞，其情更切。攔柄在我，儘可操縱，何故倒持？反授人柄，賄一日不斷。

往例毫不增減。其心自定。且忠順求婚。兀慎擺腰。等酋求賞。其情更切。攔柄在我。儘可操縱。何故倒持。反授人柄。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求成反壞。求急反緩。職此之由。當事者亦以為然。未免時動于積習之口。公持之愈堅。五路擁衆。城下不懾。制府動色相加。不懾。同事者以貽誤邊疆相坐。不懾。毅然以去。就爭之。壬子。忠順亦故。癸丑。卜首叩關。會撫夷馮大梁通虜事。覺已去。浮賞盡。單虜使絕望。六月九日。帖然受封。往封。掬酋。撫賞八千餘金。今費二三百金矣。公又請于當事曰。順義承襲。已經三封。依樣葫蘆。倉卒結局。國家不恡金錢玉帛。以餌虜。亦不難交臂屈膝。以順受我。以厚賂愚彼。以虛名愚我。而相愚以偷旦夕之安。且今卜首名雖受封。孤雛腐鼠。力不足號召諸

部五路狡詭恃功。要挾素囊。鴛鴦不聽約束。將來戎机尚在巨測。
為今之計。宜上下勤思。講求足兵足食之策。可戰可守之具。不
宜今日稱功。伐明日議陞賞。希一時浮名榮。而忘後日之實禍。
也。然封事紛紜數年。了局一日。不能不加酬賞。公亦得推用。巡
撫之紀錄為會。中朝門戶相角。公貽書所知。勦以漢宗黨事。
相警。乙卯鄉試。武士之錄。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者。公乃昌言曰。
自古小人。傾陷善類。誹謗正人。止于誅芟異己。未有及于六經
者。誅芟六經。自王安石廢春秋始。目之為腐爛朝報。熒惑神宗。
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國論無所折衷。
而宋一代之元氣。命脈斬絕無餘。其寃使夷狄亂華。天翻地覆。
者百餘年。今乃以宋儒倡道學。以道學本六經。遂以六經為亂。

而宋一代之元氣命脈斬絕無餘。其寃使夷狄亂華，天翻地覆者百餘年。今乃以宋儒倡道學，以道學本六經，遂以六經為亂天下而有餘。又以六經出孔孟，遂詆孔孟為儒生之學。仲黃老于六經之上。悲夫！孔孟六經，乃亦得連坐法乎？蓋自王安石所未敢言，當吾世始于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不至三綱淪九法壞，驅一世而禽獸之不止。凡讀六經孔孟之書者，義當何如也。公之齟齬于時，偃蹇除目者，以此高攀龍曰：余與公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一時同遊士，交自勉，毋為不義為先生羞。而余與薛以身敷教，同為常州人。公與歐陽若谷、東鳳同為常州守，四人相與更深。公之學素精天文律曆，後乃知其進于道也。一日公寤寐中，忽見晦菴先生，謂曰：道生于坤，而生

道也。公曰然。惟一故通萬物之神。惟兩故神天下之化。自是觸象入神。見超物表。嘗曰。人必通天地。然後知化育。知化育。然後知孝弟。知孝弟。然後知性命。知性命。然後知禮樂。知禮樂。然後知鬼神。又曰。人心一動靜也。動靜一天地也。又曰。四時行。百物生。默識之義也。默識章。是聖人做不了事。何有于我。與堯舜猶病意同。又曰。五行先天也。五事後天也。夫子告顏子為仁。直以天道傳之。視聽言動之禮。肅又指謀聖也。直下承當。而曰請事斯語。由己而復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孟子夜氣。是萬古來仁時候。觀是見公之所詣。公舉六經子史。疏于四書之下。名曰肩考。別有易筮律筮曆筮。蓋仰觀俯察。終日沉酣義理。宜其臨事卓然不惑。豈偶然哉。公于郟邑。見能臣幹辦于朝廷。見

日肩考。別有易筮律筮曆筮。蓋仰觀俯察。終日沉酣義理。宜其
臨事卓然不惑。豈偶然哉。公于郿邑。見能臣幹辦于朝廷。見
大臣丰采于封疆。見重臣勲猷于萬世。見名臣軌範一言一動。
皆足垂世立教。伏惟大君子採而著之。以為信史。

江西安福縣知縣台卿夏公行狀畧

嗚呼。以余狀台卿。胡稱畧耶。台卿以壬辰釋褐。余以壬辰調選。
儻舍相比。動息聽覩也。以是知台卿最深。其冬。余以使命歸。其
明年。台卿受浮梁令。歸而後。先喪其二尊人。乙未。下帷。吾邑孫
慎所氏。丁酉。服闋。謁選。得新喻令。已復調安福。蓋九年中。晤言
不數日。在二邑之間。聞問者一而已。凡余狀台卿。余耳目所及
也。又安能盡。往台卿未第時。受業于顧涇陽先生。先生器之。台

卿謂余曰。吾以經生言求顧先生耳。先生乃時。及孔孟微言。時事肯綮。于經生言不屑也。而余是年經生言。顧獨進。又曰。吾最拙于覽記。咕嗶終日。不能得數行成誦。而心獨好姚江傳習錄。玩繹者久之。意到成文。汨。乎出之不難也。乃知人心萬象。自備不假外索。以是台卿益自信。為學一反求之心。辛卯舉于鄉。北上。涇陽語之曰。子往無失李。見羅先生。蓋是時先生方受誣繫獄。于是台卿即從獄中受脩身為本之旨。苦思力踐。晝所為。夕必書之。即夢寐有非是。大白切責。得毋負李先生其墨守精專。黃霸之于夏。侯勝不啻也。既乃慨然曰。受其學。不為白其冤可乎。抗疏曰。臣惟人主所以不勞而化天下。辨君子小人。俾舉錯刑賞之當而已。今陛下欲禁人臣欺君罔上。而欺君罔上之

冤可乎。抗疏曰：臣惟人主所以不勞而化天下，辨君子小人，俾舉錯刑賞之當而已。今陛下欲禁人臣欺君罔上，而欺君罔上之罪乃加于正直忠良之臣，欲禁人臣黷貨殘民，而黷貨殘民之臣乃得反安富尊榮之寶。如李材、蘓、鄭是也。夫李材何如人也？臣嘗反覆觀其所論著，考其鄉評，稽其政事，是實能以聖賢為師者也。豈其忍于欺君？夫蘓、鄭何如人也？仕宦所至，金寶盈箱，匪獨其民切齒，道路之人唾罵不啻矣。自古未有君子不見疾于小人。今以材若彼，以鄭若此，而論材者非他人，鄭也。陛下信鄭之言，謂材說謊，臣以為材未嘗說謊也。善戰者貴在平定安輯，而不在殺戮；論功者當論其勦撫合宜，而不當專論其功級。今材以夷攻夷，因勦而撫，未嘗損國家之一卒，用國家之金錢。

而卒使遠夷懾伏。近夷歸命。一方底定。寧其功。豈不勝于數萬之級耶。鬱也。以傾材之故。過匿遠夷之貢。削易其通貢之文。誣忠良。誣君父。是說謊。未有甚于鬱者也。今諸臣之救材者多矣。然有憐材之情。欲動陛下好生之心者。有惜材之能。欲開陛下使過之路者。是皆憫材之寃。無奈聖意之不可解。故委曲其詞。以求濟也。臣以為不然。陛下天聰天明。苟不實知材之寃。鬱之誣。而肯為臣下好言動乎。夫材。陛下之世臣也。功臣也。材之父曰遂。已為陛下殲倭夷。奏膚功矣。當材弱冠時。已與帷幄效籌畫矣。及材官廣東。羅旁。百年蠢動之蠻也。材殲之。建城邑矣。石城。電白之倭。一旦卒然之變也。材殲之。無遺類矣。及材官雲南。收蠻莫破。緬夷撫孟養。守在二千里之外。遂使鎮南之藩籬固。

城電白之倭。一旦卒然之變也。材職之無遺類矣。及材官雲南。收蠻莫破緬夷。撫孟養。守在二千里之外。遂使鎮南之藩籬固。而門戶安矣。是材未嘗無功也。安肯飾詐而自棄其功乎。夫百官陛下之耳目也。何私一囚繫之人。如撫臣如科臣如道臣如部臣。文章救之不已。遠方之民陛下之赤子也。何望于囚繫之臣。如廣東布衣翟繩祖。雲南廩膳闕世祥。舉人朱萬元。貢監姚唐臣等。萬里風霜。叩闕哀鳴之不已。陛下耳目之言不信也。亦子之言不信也。乃獨信一鄭夫。鄭也。浚民既厚。自衛益工。故罪狀已著。止于降調。未嘗追其賊。又未嘗正其罪。天下將謂陛下之待小人如此其厚。夫材也。國人矜式。皇國干城。一遭誣捏。百口不辯。沒其功。又復致其罪。天下將謂陛下之待君子如此其

刻也。昨者朝審之日。朝之賢士大夫。見材囊頭屢按。纍道途。無不欷歔。欲泣。臣退而思之。陛下何以信鄭之甚。罪材之深。而忽于天下之公論如此。則皆諸臣之過也。諸臣救材者。皆委曲其言。而未嘗以實告陛下也。臣以為即使陛下必不赦材。而天下之是非。材之功罪。鄭之欺罔。必不可不明告陛下。謹昧死以聞。疏入不省。而士論快之。及三王竝封之旨出。台卿又自以辦事儀曹力爭。不可疏復不省。而台卿之丰采益著矣。及選浮梁令。未抵任。二尊人相繼隕喪。悲號嘔血。幾不起。既畢力治。葬家四壁立。不能餬口。以吾邑孫氏去涇陽先生之居近。下惟教授。

諄。以兩先生知本之學。開迪學者。既滿喪。補新喻令。民多訟。台卿廉得訟師數人。籍于官。各給號簿。民有訟者。使據情為辭。

諄以兩先生知本之學開迪學者既滿表補新喻令民多訟

台卿廉得訟師數人籍于官各給號簿民有訟者使據情為辭
情辭一不當則答之先時民被訟者吏匿其詞既訊彼匿其案
以鈎得民財台卿令告者直書詞于牌發該里兩造脩立訊
訊畢即示以判民不欲終訟者竟已之不必至官府總功以上
之訟諭以至情令即庭中講解各相悅已令告者毀其詞毋起
後釁人意得去不半暮而訟簡十之七邑又多盜有一家父
子祖孫以盜相紹述有一村數十百家以盜相糾結台卿廉得
之即令脩一境盜每盜發即令捕獲不得即令償民所失功則
照格叙之盜立屏息于是胥吏無所從得民錢至有訓蒙吏舍
中為販賣于市者當是時旁近縣人願得台卿為令而安福

縉紳多顯者。遂調安福。台卿自喪其父母。毀病未良。已在新喻。病間作。台卿不自恆。病以堅志。疆力治之。政成而復奪之。安福然安福吏民望。台卿眉宇心折矣。台卿亦念可踈。節濶目休養。而安全之。民以訟來。亡輕重。輒入。而兩造。弥月不至。置不問。東矢之贖。一無誅焉。第憐。于勸親睦。舉訪民間。孝悌力田者。旌別以風之。縣西南多種靚。散其始。即山谷瘠。棄地。自後民歌其利。徃。以奴子凌其弱主。台卿至。即為屬禁。犯者繩以重法。邑中有魁盜。黨連甚衆。行劫吳楚間。善以邪術自解免。一再捕。輒逸。莫能得。比得。而在事者。又以無左證。欲釋之。幸未果。釋竟。莫能決。以法。台卿曰。一盜之不忍。而諸無辜。忍乎。立杖殺之。民至焚香相慶。然台卿即雍。與民而廉隅頗峻。人莫敢睨其民。

莫能決以法。台卿曰：一盜之不忍，而諸無辜忍乎？立杖殺之。民
至焚香相慶。然台卿即雍，與民而廉隅頗峻。人莫敢騷其民。
見為鳶鳳，其豪見為鷹鷂。于是諸有力而不勝其牯笠者，伏戎
于莽矣。而台卿又苦病。辛丑上計訖事，自念朝露之軀，與世枘
鑿，何苦煩賢士大夫調護為？遂乞教授衢州。就道而病浸劇，竟
卒于瓜埠。得年三十有九。卒之日，桐棺三寸，委于荒野。遺言誡
子弟躬耕自食，希賢聖之學。以仕宦為戒。噫，可悲矣。台卿諱九
鼎，號璞齋。生平為人侃、卓、秉禮蹈義。火時家極貧，雅自負，
荷不失一嘖笑。驟而試之，妖冶艷麗，無所動。驟而驚之，鬼怪險
巖，無所懾。片語出，狡者輸誠，貴倨者降氣，糾紛者立解。蓋自諸
生時已屹然重于其鄉云。

台卿我嘉善人也實無宦囊今其子最貧

祭文

祭顧涇陽先生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謂之大臣若先生者斯為大
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謂之大人若
先生者斯為大人乎先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于明善究無
善之弊將以明善者滅善故如救焚拯溺汲于幾希之辨先
生之精神大無不徧其要主于好善要約同好緝民彛之一線
見不善人之傷善以為是絕國家之脈而裂其咽故不惜大聲
疾呼如衛父兄而杆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眼高燭萬
類而破大道之鍵故落第二義者曾不足當其毫其千古之腹

疾呼如衛父兄而杆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眼。高燭萬
類而破大道之鍵。故落第二義者。曾不足當其莞。具千古之腹
含茹萬有。惟吾斟酌。故一切好醜異同。曾不足礙其寥廓。具千
古之骨。其于世俗蕩巢夷窟。苟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埒
于毛髮。此則先生所以為大而莫之與越。嗚呼。吾于世而未始
見似先生者。指可幾屈。况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四千餘歲。而文
章理學名節忠義。實為先生一人之始。嗚。泰伯來。而梅里片墟。
關東南之草昧。先生出。而涇皋撮土。萃宇宙之文明。猗與先生。
豈以七尺為私百年為期。而吾乃追。以生死為先生悲。碩。推
人之萎。士將疇依。使吾儕買。為如孩者。無提而不立。如瞽者
無相而罔之。有心如摧。有氣如靡。乃吾之所自為悲。

公祭薛玄臺

自兄之亡也。天下之言曰。嗟乎。失一古人矣乎。孰有如吾玄臺。不離不鑿。純任赤子良知良能之天者乎。國之言曰。嗟乎。失一直臣矣乎。孰有如吾玄臺。進不求利。退不求全。國有大奸。有大惡。萬死臨之。奮然而前者乎。鄉之言曰。嗟乎。失一仁人矣乎。孰有如吾玄臺。人屈如己。屈人伸如己。伸為匹夫匹婦。復讐四境。特以無冤者乎。嗚呼。兄之存也。世不便于兄之至清。而形其濁。至方而礙其圓。皆執其似是之中。而病兄之偏。及兄之亡。失兄之用。而後知世之滔。人趨其便。獨缺此不便之一途。而兄乃所以救其偏。况吾三人者。生同鄉。舉同籍。學同道。年同好。無或自時不相值。而相念也。無或一事不相質。而相規也。自今已。

乃所以救其偏。况吾三人者，生同鄉，舉同籍，學同道，年同好，無
或自時不相值而相念也。無或一事不相質而相規也。自今已
矣。孰有如兄。砭吾不善，使必改；翼吾善，使必遷。扶其暮日，遠途
使不顛已乎。嗚呼！兄之操持，三公不易，亦不苟于一命。萬鍾不
顧，亦不苟于一介。惟其垢衣菲食，畔援者曾不得以攻其中堅。
此吾之所以服膺而拳，使死者復生者不愧。兄其鑒余之
斯言。

祭安我素

嗚呼！公之得于天者，快矣足矣。弱冠登朝，服宦清暑，四牡駢
駢，幾遍寰宇。自乞南銓，依孺慕，解組歸來，悠々杖屨，戢我田
廬，築我場圃。子孫盈前，甘飴分哺。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遇。幼

于制義。遊戲而裕。長于詩文。指頌而具。渾然天成。從容雅度。墳
典浩茫。流窮源派。性命微言。心怡神悟。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
賦。孰不欲富。公脫其筭。素封之業。舍之罔顧。孰不欲貴。公恥其
驚。臺諫之要。違之弗慕。觸忤貴臣。幾就鼎鑊。廿年銅籍。安之如
素。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樹。名花佳辰。良朋畢聚。皓月清宵。芳
樽滿注。竹木叢蔭。無幽不赴。山水名區。有勝必住。蒲團晏坐。藜
杖緩步。偕衆為樂。與物無忤。公有閒身。備諸閒趣。屈指人間。幾
如公之所務。嗚呼。公于細事。柔若嬰孺。大義所激。矯若脫兔。公
于臧否。三緘甚固。民瘼所關。矢口而吐。公于清歡。翱翔軒翥。憂
時之憂。展轉寤寐。公于江湖。浩然遠去。心懸魏闕。無微不慮。所
得諸天。享諸身者。亦既快然。具足于志。無慙。或以為年不足待。

時之憂。展轉寤寐。公于江湖。浩然遠去。心懸魏闕。無微不至。所得諸天。享諸身者。亦既快然。具足于志。無慙。或以為年不足待。其所遇。位不足。展其所樹。作述不足。盡其所賦。立壑不足。盡其所務。造物者。固將留其餘。以為後人。無疆之祚。

祭長興令石雲岫

嗚呼。長興之變。非始于長興也。甲子元旦之變。非始于甲子元旦也。其所從來者久。發于長興者。官真則盜畏也。官真必為國家安地方。除盜賊。盜安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行事。故長興之盜。非劫庫盜也。欲據邑叛也。公逸則盜恣屠殺焚掠矣。民鳥獸散。盜有城矣。不意公直身當之也。彼以為得令無不得志焉。不意劫獄。囚無從叛者。皆曰寧死不背石翁。士民且動。

地起盜于是思挾令出城又不意公視死如歸也殺一簿首示
之公恬然曰吾為令乃護盜吾即活何顏見長父與老于是盜
知事不成殺公矣夫以公之明聞難而不亂豈不知脫身避盜
可以擒盜然公避而邑殘矣盜勢張矣盜勢張即事不可知于
斯時將出城乎否乎出城則棄城不出城即死與其死而成盜
之事孰若使盜事不成而死而盜亦遂墮公計中矣夫殺貪污
吏者或可倡亂公則民之天也胡可殺貪污吏者或可逋竄
公之死則為明神者也胡可免甚矣盜之愚也公三楚豪傑
國家方倚為棟梁柱石而天之生公僅以殉長興之盜完長興
之民何耶節莫大于致身致身惟義所安耳義無小大也抑天
之意若曰茲盜也擒則星下縱則燎原非公不能殄也特委公

之民何耶。節莫大于致身。致身惟義所安耳。義無小大也。抑天
之意若曰。茲盜也。擒則星。縱則燎原。非公不能殄也。特委公
與今天下萬姓膏原野。其初起于一人畏死。委而棄之。以成大
難。特以公示之。式與夫盜之殺公。不過以公能捕大盜。靖一方。
殺公而更無復有捕大盜者。不知公不死。盜尚活。公死。盜獲。是
盜之殺公。自殺也。何益之有。而他盜或自此悔。而為良民。與然
則公一人之死。免萬姓之死。欲使天下無二心之臣。無二心之
民。其志大矣。其死大矣。非其功大矣國家所倚為棟梁柱石。天所以生
豪傑之意與哀哉。

石侯烈丈夫也。先生更多其智計。

祭丁慎所

維公鍾山川之間氣。稟天地之正氣。質剛骨勁。見大識超。故能
歷挫抑。甘厄窮。百折而東。不餒其浩然之氣。當其官中翰也。矢
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為賈長沙之疏。與世遂不相臭味。一斥
而歸。沉寂田間者數年。再起儀郎。復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
為汲長孺之戇。與世益相鑿枘。于是鍛其翅。絕其轡。至欲割以
大盜之刃。一決目中。甲子之元。晨賢令之被弒。一邑震慄。
若將隕墜。公奮不自計。流言矢集。屹無所避。擒盜寧民。大亂以
治。夫侃々者。廟堂之義也。恂恂者。鄉黨之制也。公以一意行之。
危言者。有道之遂也。遜言者。無道之劑也。公以一節出之。鮑之
巧言也。朝之令色也。二者兼而得免于今之世。公皆反之。其不
容于世。而猶得全歸其身。固天之寵異。鬼神之擁衛。嗚呼。公于

危言者有道之遠也。遠言者無遠之辭也。巧言也。朝之令色也。二者兼而得免于今之世。公皆反之。其不容于世而猶得全歸其身。固天之寵異。鬼神之擁衛。嗚呼。公于世道。可謂鞠躬盡瘁。鄙夫憤之。鄉愿笑之。至其浩々正氣。所謂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者。衆之所棄。公之所貴。足以千古不敝。豈與一時爭區々之隆替。

祭陳思崗

嗚呼。吾方與兄訂匡廬之約。相與參疑證悟。明此一事。兄亦欣然。期吾以此事甚大。快決不可負。而孰意期我之年。即兄棄我之年乎。方兄訃之至。余方與客會食。投匕而起。余平生涕淚甚不易。獨聞兄訃聲。入淚落。不知其所以然。此見兄與余相信之至專。是時即欲急走。兄里。憑棺一慟。而疾病相牽。繼以婚嫁。又

繼以顧涇陽先生之變。不敢舍東林而出。兄之孤。祥且禪。而余一腔血泪。尚盈。如未疏之泉。嗚呼。惟昔與兄同官行人。兄與聊城。遂確齋及余三人。相期千古。兄窮遜敏于吾。兩人一嘯一笑。皆察其所以。惟恐陷于意之偏。弗收學之全。確齋與余謹守洛闕之教。而兄則好禪。各舉其所用力者。窮探極究。曾未嘗相執而相愆。及余罪放。兄嘗一至余里。一會北固。見兄之學益明。益暢。益定。益堅。每退而自喜。孰知夫金焦信宿。遂永訣終天。嗚呼。哀哉。兄之為人。擬之而不得其似。吾特像其彷彿。如萬山積雪。疾風裂石。而蒼松百尺。屹然獨秀于孤巖之巔。譬如古洞竒崖。天地以來。未通人徑。而幽蘭蒙茸。相錯于白石清泉之間。蓋兩間至正至清。至_五之氣。鍾之于兄。而兄又融之以至和而不

雪疾風裂石而蒼松百尺屹然獨秀于孤巖之巔。巖女石洞音
崖天地以來未通人徑而幽蘭蒙茸相錯于白石清泉之間。蓋
兩間至正至清至^勁之氣鍾之于兄而兄又融之以至和而不
偏。兄官南省指奸剔蠹留京塵垢蕩然一條。胥吏之驚中璫之
狠垂首屏息又無恚悅誠服曰公特不便某等要之為朝廷
做官當如是。此可見人心之靡爭于無心言。四明相以劉本孺
諸公請上方劍而營窟愈固。非兄與孫拱陽侍御列其贓則不
可去相瓦裂而豈容兄之玉全。不知兄玉自全區區一給事何
足為兄太空之浮烟。嗚呼高天在上厚地在下。來今在後往古
在前。兄心無疾兄身無邊。吾又何必于兄暫駐之年較其為促
而為延。

祭遂確齋

維昔與兄己丑之春。觀政廷尉。落。未親迨。及壬辰。同官行人。
余時見兄。迥尔出塵。就而論學。以決迷津。兄謂余見此事久。湮。
灑洛閩。閩聖脈最真。舍此而學。恐非其方。言出兄口。如余肺腑。
我志益堅。我氣怒孔揚。于時江右陳子思崗。其人如玉。其學則。
禪。各從所好。不諍言詮。要以脩繕。禮義無愆。維余三人。燕市連。
翩。觴盞通挈。選勝盤旋。充然各得樂也。無邊。是歲之冬。余有使。
命。明年癸己。時事滋競。握手一月。余以罪屏。兄擢給事。急于引。
善。未嘗有心。以言自見。曾不半年。復以言譴。涇陽去銓。兄落諫。
職。君子之途。乃始叢棘。天實為之。諛殄何聖。吾觀仕者。務自需。
思與時委蛇。鋒藏錐泯。邪正是非。不形口吻。三事九列。猶。而。
進。維余三人。實及其道。聖主至仁。首領獲保。退而閒居。一編。

思與時委蛇。鋒藏錐泯邪正。是非不形。口吻三事九列。猶而
進維余三人。實及其道。聖主至仁。首領獲保。退而閒居。一編
是老人皆疑。吾獨浩。所得于己。亦既可寶。嗚呼。思崗受氣
至薄。余則啜之。兄神獨廓。謂兄長年。此道所托。云胡相續。喪吾
棣萼。余乃後死。亦有何樂。嗚呼。兄乎。南北形滯。中間書問。動淹
年歲。兄謂讀易。久不知味。近乃豁然。知其所謂。余為兄喜。此第
一義。嗚呼。兄乎。生死易耳。兄既知易。死則可矣。嗚呼。哀哉。

祭歸季思

往者余得交于武塘吳子往。已復得交于兄。余生以壬戌。兄後
我一歲。生子往。後兄二歲。生年相次。志相許。私相許。以為我三
人者。無叶俗之才。亦無用俗之福。柔身柔弱骨。惟是泉石間。合有

斯人。余有水居。踞漆湖山。子往有荻秋。在野塘。藁竹間。皆豁然。以野屋受景。兄亦築陶菴于郊。坳。茆屋三楹。樹種自蔽。三人者。相過從。味世俗所不味。馭了乎樂也。然余有婚嫁累。子往有舉業累。兄有病累。私相期以三人者。一旦脫去。所苦表裏蕭了。得數十年枕琴卧書餐山茹水。死可不恨。而三人中。兄獨貧獨鰥。獨得旦夕居陶菴中。吾二人每過兄。未嘗不竊嘆以泉石之福。兄獨擅其全。眼中無復有敗人意事矣。是將何病不可愈耶。兄之病去。吾兩人累亦將漸次解除。以兄為依。終吾暮年之樂。而何意兄之一旦舍吾去耶。去年秋。余過兄。見兄病未良已。以為深憂。復見兄神情暇豫。心坦々然。自藥欄花畦外。一無所營。又深以為得已病之道。近復寄兄書。欲兄幽事都不關情。胎次空。

深憂復見兄神情暇豫心坦々然自藥欄花畦外一無所營又
深以為得已病之道近復寄兄書欲兄幽事都不關情胎次空
豁不掛一絲以待天之自定孰意吾書未至兄而兄訃先至耶
嗚呼哀哉兄有絕人之慧絕人之識絕人之趣出諸口者不漫
作無味之語筆諸書者不漫作無味之詞措諸躬者不漫作無
味之事倘令得用於世正身率俗立懦魚頑足以風動當年垂
光百世即寂寞陶菴中眉宇嘖笑猶足以洗濯一世塵垢而今
已矣何天之無意於斯世而忍奪斯人耶子往方對公車或者
天復奪而用于世使余向誰道五湖佳事耶余于海內知交各
有深契至于雲霞之味惟二兄造其微惟余知二兄之微故以
二兄為依子往即用世所之既倦歸自足沮溺相耦于時左右

顧而失吾兄。又何心一談一笑耶。嗚呼。以兄之神情無滓。其行于天也。必為清風朗月。必為鮮霞明星。吾二人依兄。于是為依。乎。兄靈炯然。亦復依余兩人。否耶。嗚呼。哀哉。

祭茹澄泉先生

惟師太朴所造。太和所保。孝于親。依。如在襁褓。信于友。冲。如味梁稻。早歲黌宮。燁然文藻。暮年幽居。悠然懷抱。辱恩如田。父之芟其草。護善如富人之匿其寶。自潔幾于江河之深。不欺可質。日月之皜。坦懷應物。不寒不燥。指鑿內炳。為白為皁。斯人當三季之隆。必在德行之考。即下降七雄之世。亦何負趙魏之老。今使其窮途潦倒。枕經籍史以稿。不得與朝榮之槿。同一日之鮮好。嗚呼。吾將問諸蒼昊。

老。今使其窮途潦倒。枕經籍史以稿。不得與朝榮之槿。同一日之鮮好。嗚呼。吾將問諸蒼昊。

公祭復吾沈先生

嗚呼。公之丰標。如玉斯瑩。公之文章。如金斯勁。公之宇度。如春斯和。公之襟情。如秋斯淨。凡茲同籍及門下士。及年家子。思公德容。不違于目。思公德音。不違于耳。去我日遠。遐哉邈矣。公辭則脫。公神無方。或彼或此。或在或亡。悠。我思曷知其鄉。九龍之崗。二水之旁。三江浩渺。五湖蒼茫。公或其間。去來徜徉。清風淡。白月涼。乳松謾。碧竹鏘。公或其間。上下翱翔。亦有昔酒。如人世否。亦有良朋。如我儕否。亦或來歸。視兒孫否。疇昔之日。公魁南省。附公尾者。千里思騁。淹忽至今。綆弗竟。井公其

念茲能無耿々。嗚呼。天地成毀。如掌反覆。其不毀者。如虛在谷。哀我人斯。一往不復。旋視其元。浩然常足。區々百年。孰延孰促。公味斯言。夜臺明旭。嗚呼。哀哉。

公祭葉容溪文

余觀世之仕宦者。歷中外不數年。則能美其宮室。撫其奉養。以明得意。其父母亦率憑子自植。稍々易其寒素。沒則其子為文。其生平侈其宅。安爛然耳目。以為如是。足以榮其親。鄉之人莫不曰。夫々人子也。嗚呼。其亦不思尔矣。葉翁以子貴。有年而參之。貧如昔。凡所謂親之。憑其子者。翁百不得一。而子之侈其親者。參之百不得一。世俗之論。皆以參之。寔其身。並以寔其親。使翁曾不得一日享貴人之奉。以死。嗚呼。其亦弗思尔矣。假令

之。貧如昔。用取謂親之。過其子者。第不待一而子之。修其親者。參之百不得一。世俗之論。皆以參之。害其身。並以害其親。使翁曾不得一日享貴人之奉。以死嗚呼。其亦弗思爾矣。假令翁不能安。參之。貧則參之。不能一日安其廡。是則參之能貧。以翁而翁之。賢以參之。之貧若與所謂憑子厚殖者。比類而觀。俗之所貴。道之所取。翁之顯榮。孰加焉。且吾聞翁性淡泊。而特嗜酒。脩竹衡門。素心朝夕。陶然一觴。無求于世。而參之奉酒錢。惟謹。未嘗令乏。則是翁固有至裕者存焉。在其為富也。余悲夫。世衰俗薄。守身之孝。不明。謂富貴足以榮親。而潛德內克之士。不白其堅貞之操。且若慕怡淫而不可得者。故表而出之。靈其有格於斯文。

高子遺書卷之十一終

高子遺書卷之十一

有詩於後文

子曰其望其之類且其慕之類而不可不知其類之靈其

也其望其之類且其慕之類而不可不知其類之靈其

也其望其之類且其慕之類而不可不知其類之靈其

也其望其之類且其慕之類而不可不知其類之靈其

也其望其之類且其慕之類而不可不知其類之靈其

也其望其之類且其慕之類而不可不知其類之靈其

也其望其之類且其慕之類而不可不知其類之靈其



高子遺書卷之十二

高子遺書卷之十二

題跋雜書類

題三太宰傳

吾嘗謂君子經世宰物好惡兩者而已。然善非身有之弗好也。惡非身無之弗惡也。視天下之治亂。朝廷之利害。非如得失之切于身好而弗純。惡而弗決也。故聖人之學。始于格物。格物非一格好惡之物為要。好惡之物格。則好惡之知致。好惡之意誠。好惡之心正。而脩齊治平舉之矣。今之人往往輕言好惡。以流俗之愛憎。濟其作好作惡之私。明目張膽。自號為公好公惡。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聖人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聖人言

好惡如此其難。今人言好惡如此其易。其亦弗思而已。書曰：先
民時若。故君子急于格物。多識前言往行也。今天子御極四
十有一年矣。天下屈指揆宰者。必曰：兩揆三宰。兩揆謂王山陰
沈歸德。三宰謂陸平湖。孫陳兩餘姚也。山陰歸德。兩餘姚尚矣。
其心光明。其行峻潔。無得而訾焉。獨平湖有知不知者。吾謂君
子論其大。不苛其細。舉其長。不諱其短。平湖合楊海豐論言事
諸君子。五君子所不為。當其時。平湖不出此。不得宰天下。收一
匡之功。吾獨怪執政者。以此取平湖。則是平湖之短。乃其所為
長。平湖之長。乃其所為短。好惡倒置。如之何不。失天下望也。夫

婁江新建蘭溪四明。其始豈不表。膾炙人口。一旦執揆柄。名
實俱喪者。何耶。少長于詞章。富貴沉溺于詞章。無天下萬世之

婁江新建蘭溪四明其始豈不表，膾炙人口。一旦執揆柄，名實俱喪者何耶？少長于詞章富貴，沉溺于詞章，無天下萬世之遠志。又岐于佛老之學，得其粗而遺其精，假其似而亂其真。不明聖人大學之道，故小人得乘其欲而愚之也。哀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相尋，一正一邪相錯。極治之世不能無小人，極亂之世不能無君子。方以類聚，自唐虞之世，九官四凶分類。至元祐熙寧極矣，此以彼為黨，彼亦以此為黨，二者類也。欲天下無黨，必無君子小人之類，而後可。如之何？諱言黨也。夫君子何黨之有？上惡黨，故小人之黨反目之為黨；一綱而君子盡矣。故君國者不患黨，要在明辨其黨。三太宰者其好惡同，故用事者以為黨而惡之。由今觀之，孰是耶非耶？嗟乎！浙自昭代以來。

有三大功臣。有三大宰。然而位不齊其德。用不竟其志。三宰歸而三揆出。猗歎盛矣。而天下與彼不與此。斯民也。三代所直道而行。格好惡之物者。宜何從。斯傳也。長孺之示人至深切矣。

題貞裕卷

天之生物也。隆冬閉藏不固。則生不茂。山川之氣。其盤旋回伏。縮結者不密。則其發靈秀也必小。聖賢之生。其勞苦拂逆經歷。愈備。則其受任愈大。語曰。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信哉。蓋攀龍讀貞裕卷而三嘆曰。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人。可以知學。當太恭

人稱未三。人二十有六耳。又十年而安節先生始生。又二十年

而先生始成立。前乎十年則繼嗣撼之後乎。二十

當是時。太恭人所恃一念耳。一念謬則萬事謬矣。嗚呼危哉。孰

而先生始成立前乎十年則繼嗣撼之後乎^{二十}年則外侮撼之
當是時太恭人所恃一念耳一念謬則萬事謬矣嗚呼危哉孰
知夫二十年後旌詔之及也孰知夫先生舉于鄉成進士而太
恭人悉及見之也孰知夫泉臺且綸贈再以御史贈以太僕贈
也人見其裕之樂而不知其負之難夫人心甚危遷易靡定幽
憂亂之于內變故亂之于外一日不可知况三十年乎故一念
者天人之衡也持之而躋于天謬之而墜于淵一念定而人定
人定而天定矣嗚呼危哉人亦慎此一念也哉吾故曰可以知
學

天曰人定人因念定念因學定學而不定則是未嘗學也

題鄒貞女卷

易之漸曰女歸吉。女之至貞者也。故六爻皆取象于鴻。義鳥也。象女之從一而終。故曰可用為儀。可以正邦而善俗也。聖人之用女。貞大矣。吾觀鄒貞女。矢志之年十有二耳。非有告誡勸勉。非有見聞。蹈義襲。豈非性哉。天地大笑。一女子何啻一微塵。而一念之正。足以充塞兩間。弥亘千古。頌不偉與。吾邑稱人文之盛。富貴顯榮。奕于時人耳目者。何可勝數。或鳴得意于恣睢。魏逵生于靡麗。局。轅駒靡。秋草視貞女。何如其有知自好者。或節毀于名成。心移于挫抑。半途自廢。九仞土崩。視貞女。又何如。詩云。豈不劬勞。其寃安宅。志士仁人。烈妻貞女。棄世俗之所樂。而甘心獨往者。夫豈徒然。吾于貞女。蓋為潸然興嗟。竦然

所樂而甘心獨往者。夫豈徒然。吾于貞女。蓋為潸然興嗟。竦然自懼。

其寃安宅。果在何處。生時有之。死時有之。心安則神安。通乎生死。

題丹陽丁氏追遠會簿

昔者滕小國也。截長補短五十里而已。孟子勸之行仁政。而曰有王者起。必法之。然則王者所行皆滕政也。滕政遂及天下。及萬世矣。子行貧士也。而能率其族之人。分積銖累。使祭有田。月有會。行之二十餘年。無替。夫放海之水。本于涓勺。干霄之木。起于勺萌。由此而之。引而不已。以追遠之餘。可以恤迩。以一家之法。可以勸衆。是為仁人之師。而丁氏之仁溥矣。夫不忍人之心。

人皆有之。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之。有其心者有其政。無其政者無其心者也。故以一族每月分銖之積而足以成政焉。何必有位者。人心之迷。于至近忽其近者。小者以為不足。為于是終身無善可積。而棄其遠且大者。惜哉。

建故邑侯王公祠堂引

往者嘉靖中。以月王公來令吾錫。故無城。公蒞事甫三日。召父老謀曰。夫錫。蔽邑也。不城。吾與父老不有錫也。請從事焉。邑之人意難之。公持之堅。于是工始興。邑之人意又易之。公持之。急于是。工遂竣。凡三月耳。工甫竣。而倭卒至。當是時。非城則錫不可守。然非公則錫不可城。非公持之堅。董之有法。則不可以三月城。如是則錫之民鬼矣。故寇之退也。即藉公備禦之多方。

急于是工遂... 不可守。然非公則錫不可城。非公持之。堅董之。有法則不可以。三月城。如是則錫之民鬼矣。故寇之退也。即藉公備禦之多方。義士之効死。而說者以為猶其次也。錫之田自一國朝以來。轉展于貧富之交。進退于奸胥之手。至嘉靖間。蓋有田者不盡出賦。而賦稅者不必有田。富民之子孫已無置錐之地。而催科之吏猶闔門守之。公曰。若是則不可為政。遂丈量之。于是有無賦者不能隱其實。有賦無田者始得以銷其虛。民得免溝壑散之四方。嗚呼。迄于今三十餘年。錫民之得安養生全者。公之賜也。公之明德遠矣。按祀典曰。有功于民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嗚呼。非公孰克當之。非公孰克當之。然而公今且死。公之靈尚未得。憑吾錫彈丸之地。錫之民未得出一黍一具以奉公之蒸。

嘗無論縉紳先生下至齊民無論生當公之世生後公之世者
萬口一心僉謂缺然而不容已不佞攀龍以此心當然之義質
一邑同然之心敢倡舉其事欲于惠山之麓誅茅畝許構堂三
間以妥公之靈于其旁構一廂以妥義士張某等三十餘人死
于倭難者仍乞諸當道歲時奉祭然非一人之力也敢與同志
者商之竊見今之時在處佛殿鼎新畚鍤雲舉人翕然從之千
百金可計時辦其夫人所以樂于奉佛者豈非惑其生死禍福
之說乎無論其事之必無藉有之蓋杳冥不可知者也吾儕由
祖父以來生養安全至今者孰為之乎王公也之死而生之轉
禍而福之不大彰明較著哉從事于杳冥不可知者而忘其彰
明較著智者必不其然不佞則度夫同志者之衆而是工可計

禍而福之不大彰明較著哉。從事于杳冥不可知者而忘其彰明較著。智者必不其然。不佞則度夫同志者之衆。而是工可計時辦具矣。謹告。

烈帝廟助工疏引

烈帝廟工已有次第。神像未塑。殿磚未布。月臺未甃。廟門未整。以前之木直瓦直石直未償。盡木工瓦工石工未盡。給約得三百金而竣事。不無藉于衆力。夫邑之有明神。一邑之怙恃如父母然。父母之神靈未妥。為之子者。寧能忍然。除已助者外。吾里閭中。或以銖兩。或以分文。或以釜庾。或以升斗。皆可以自盡其誠。以安神靈。以為一邑怙恃。吾輩試思水旱兵戈。萬命一絲之時。所以祈祐于鬼神者。何異子之呼號其父母。而平時可不

知所敬事乎。謹告。

急則號之，暇則忘之。凡民之事神人者，一也。故因事而呼。

之使恒其敬心，或曰如遠之，義何曰助工遊敬之也。非

近之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邑有明神，所從來久遠，不與

添設淫祠同也。

保安寺建養老堂疏引

昔者聖王老、長、幼之化行，舉天下之民自生迄死，皆有

恃而無怨。王政熄而二氏興，民之幼而無養老，而無歸者，皆入

焉。今浮屠氏之徒遍天下，能得其道者，百千萬人不可見。二

而入焉者，資以為養而已。韓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則庶乎其可也。夫曰鰥

而入焉者資以為養而已。韓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則庶乎其可也。夫曰鰥寡孤獨者有養也，是矣而未盡也。田不井授，民無恒產，無養者豈惟鰥寡孤獨云耳哉？吾錫有保安寺，在邑之南郭，四方僧徒過于此者，得小憩焉。寺僧某欲建養老堂，以處其老且病者，欲余為疏。余即悲夫養老者歸之浮屠氏，而復憮然曰：以天地言之，皆人也。以老者言之，皆養也。是宜亟與之，而亟勸之。且勸四方之賢者，亟助而成之。古之聖人曰：一夫不獲，是余之辜。吾儕當曰：一夫而獲，亦余之幸，可謂仁之方也已。

阿衡見此，當為垂涕。學顏子之學者，必志伊尹之志，安能樂而無憂，樂而無憂者，自以為遠伊而近顏，豈知一骸之

憂失而樂亦非顏矣

華藏寺重脩佛像引

華藏為宋張俊賜葬之地寺為俊建也俊佐檜賊殺岳武穆王
千古而下仁人志士爭欲斬屍揚灰猶恐為大地之穢今俊墓
已在荒烟敗草中為野狐牧羝之穴而寺尚存寺之存非為俊
也為地勝也湖山浩渺之致禪房花竹之幽選勝者所必之故
寺屢圯而復脩寺之脩非為俊也為地勝也寺僧某脩寺既竣
後募都人士整三世之像而款余為引語余謂夫湖山依寺下
依佛像信當修而目為大眾說佛者覺也檜乎俊乎一何迷
乎佛之教空也檜乎俊乎千古臭穢佛能空乎知不能空千古之
臭穢則當自覺其是非之本心

乎佛之教空也。檮乎俊乎。千古臭穢佛能空乎。知不能空千古之臭穢。則當自覺其是非之本心。

金剛經集註小引

無住心者。常住真心也。常住真心者。不生滅心也。不生滅心者。金剛心也。得金剛心之謂應住心。得應住心之謂降伏其心。云何應住心。得無所得也。云何得無所得。住無所住也。此法至難信。至難言。世之信者。信經而非信心。言者。言經而非言佛。雖然。經即佛也。佛即心也。不可無經。則不可無言。承源華公暮年幽居。真心觀寂。手集經註。以導夫讀斯經之不得其門者。既成書而梓之。微不佞弁語。不佞儒者。夫焉知佛。蓋嘗由吾聖人之言。心者而知之。惟金剛不壞。惟心不壞。世人役于夢幻泡影露。

電之物執之以為固。曾不知須臾變壞。至人、有常住不壞者。乃覲面而失之。哀哉。觀斯經者。于泡影見無住。不于無住見斷。于金剛見常住。不于常住見常。不捨萬法。實不得一法。其庶幾乎然斯言也。經而已矣。斯經也。言而已矣。

告龍王文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高攀龍謹齋戒焚香告于龍王之神曰。天下之物萬矣。惟龍則謂之神龍。夫物則不神。則非物。龍亦物也。而謂之神者。豈非以其能上下天淵之間。使雨澤之時行。輔陰陽之不及。與不然。則吾見其無以異于魚鱉之族。而有無不足為世輕重也。近年霖雨為災。五穀不登。東南之民飢而死者十之一。二。疫而死者又十之一。二。今天復不雨。苗將稿矣。更五

足為世輕重也。近年霖雨為災，五穀不登，東南之民飢而死者十之一二，疫而死者又十之一二。今天復不雨，苗將稿矣。更五日不雨，苗當半稿。十日不雨，則苗盡稿。公家之廩已竭于上，私家之蓄已罄于下。迄于明年，民當十而死八九矣。去冬，天子仁惠，大約捐東南田租之半。今年復不有秋，天子將復捐其半乎？則所不捐之半亦無從出也。將盡捐之乎？則國賦無從出也。而亦無救乎民之死亡。夫天下之田，天下之人所待哺也。東南之田，非獨東南之人所待哺也。天子六宮妃嬪之膳，百官之食，祿以至沿邊戍卒之餉，皆待哺于此。東南而復荒，則吾不知其勢之所終也。以為國運自此而傾乎？則天子明聖，宰相和同，無紛更叢勝之擾，未宜遽絕于天。何民之困一至此也。古人

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攀龍進不
在廟堂。退不在江湖。而日夜戚了皇了。既憂其君。又憂其民。無
可與告者。不得已告之龍神。夫神龍也者。能上下天淵之間。使
雨澤之時。行輔陰陽之不及者也。神則無不在。匹夫匹婦之精
誠。皆足以感之。觸誠有鑒余一念之精誠。三日之內。大沛甘霖。易
四野。洵了之情為欣了之色。則龍之為神。昭了矣。謹引領以望。

伊川以河工成。非龍女力。先生以亢旱籲龍神。河工人所
為也。歸德于龍。則懈勞人之心靈。雨人所不能為也。業有

以僭致恒賜者在田之大人。姑以此致無聊之思焉。况也

雲漢呼天。飛龍之事。古人視天人神相感之際。有如一氣

之通者。

雲漢呼天飛龍之事古人視天人神相感之際有如一氣
之通者

代耆老祭城隍文

本縣城垣圯壞鳩工脩葺其等為鄉紳推荐邑父委用董督其
役所懼人各有心難于合並惟是齋誠自矢于神此一舉事百
年永賴此十六人一辭相成譬如作室或梁或棟運斧運鑿期
于成屋又如行舟或江或河操舵操篙期于共濟人之有善如
出于己之有善亦同于人毋居己于逸而貽人以勞毋暴己
之長而形人所短毋執一己之見不通眾人之謀毋信細人之言
輕垂同事之誼一有私心聽神鑒神誅一切公事祈神扶神祐
各秉真誠協成大義謹以牲醴祇告始事

細民之信神者半不信神者半先生故代為祭告合人神
以重其事夫國聽于神則亡民不信神則肆矣

題世尊像

即一切法是謂法，離一切法是謂無法。見有法者即非法，見無法者即非無法。無法法，法，無法。我說此法，是謂佛法。
問佛何法，佛何曾法。

先生何故說此。曰：僧求題，即彼法。以曉之。觀世音達摩純
陽皆此意。惟張仙又說我法。

題觀世音像

觀世音者，反聞自性也。自性寂然，何得謂之音。實無所見，何
得謂之觀。菩薩以無作妙力，圓通自在，聞無所聞，故謂之觀。

觀世音者。反聞自性也。自性寂然。何得謂之音。實無所見。何得謂之觀。菩薩以無作妙力。圓通自在。聞無所聞。故謂之觀。無所觀。故謂之音。耳目互用。人天交修。靈感靈應。机本自然。衆生動一妄念。大士能見能聞。大士何在。這妄念的便是。

題達摩

天自清。地自寧。耳自聰。目自明。只這個便是。說這說個便是。又却不是。從古無人道得一字。言這個尊者。西來做甚麼。共道一花五葉。决有此秘密。咄。捉出真贓。只是一衣一鉢。

題張仙

詩稱張仲孝友者。即神也。今且列星于天。司命于世。人冀昌其後者。必嚴事神。夫神孝友者也。其所福必孝友者也。然則孝

友者善其身。且以昌其後。人人之嚴事其父兄。當如所以事神。斯乃為能事神者矣。

題純陽祖師像

有甚仙。有甚凡。三餐飯。是九轉丹。但欠一刀。兩斷段。便尔萬劫沉淪。却被多口翁呵。冷笑說甚。汞鉛龍虎。越添葛藤。覷破來。是家常飯。無人喫。

題翠峰上人像

認得這個。便是翠峰。認得翠峰。還不是這個。黃鳥一聲。天地春。春在何處。會得麼。只這個。便是翠峰。

題聶端虛先生像

黃卷中相對者。非聖賢耶。青氈前相對者。非家士耶。何聖非家。

表在何處會得麼只這個便是翠峯

題聶端虛先生像

黃卷中相對者非聖賢耶青瓊前相對者非象士耶何聖非象
何象不可聖視賢師而成性瞻視必端衣冠必正有上三根人
由斯以入聖

四句為乾道即結語之旨

書玄帝訓言後

心者人之神明即天神地祇人鬼充塞無間者也人敢于欺君
父不能掩其一念之自照敢于傲雷霆不能消其一念之自歛
其自照自歛者神明之充塞無間也人乃以其神主治某山某
神下降某日欵于是祈福禳禍亦愚矣寓內神稱靈顯赫者必
曰玄帝玄帝者有訓言棄世陸君印初見而尊之鐫石公之人

而徵。愚余一語。余惟上帝好生。見人陷不善。是自蹈刀鋸鼎鑊。絕其生理。汲了。敬拯而拔之。千聖萬靈。言言垂訓。其旨一也。夫人不知自心之為鬼神。而恒畏鬼神。畏鬼神而不敢為不善。是畏刀鋸鼎鑊。而不敢蹈之。死而生之也。此刻廣而陸君之德廣矣。

上帝豈有言耶。然其旨歸之勸善不妨。目妄示真。

書繼志會約

聖人之學。求仁而已。蓋余每讀論語而疑之。仁人心也。而何聖人言仁。每言事。一日憬然思曰。嗟乎。離事固無心。即如夫子告顏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告子張曰。恭寬信敏惠。試體之。日用非禮而視。不仁矣。非禮而聽。不仁矣。非禮而言動。不仁矣。不恭不寬。不信。敏惠亦然。知不仁。乃知仁。夫吾之心。本恭本寬。本信。

非禮而視不仁矣。非禮而聽不仁矣。非禮而言動不仁矣。不恭不寬不信敏惠亦然。知不仁乃知仁。夫吾之心本恭本寬本信本敏惠。視聽言動本無非禮。一、還他本色。本不加毫末。故識其自然者不可不勉其當然者。勉其當然者不可不識其自然者。此謂本體。此謂工夫。聖人下學而上達。即工夫即本體。同志之友。試于此求之。以為何如。

書悟易篇

太極者理之至極處也。其在人心湛然無欲。即其體也。先儒云。心即太極。此語須善會。無欲之心乃真心。真心斯太極矣。心莫難于無欲。故心莫難于立極。若但見其無形無方無際而已。是見也。故曰有所見便是妄。奉山汪公能悟易者也。其必有以識

之

敬書吾祖盆荷詩手筆後

吾祖靜成先生嘗以盆盎植荷于庭中嘉靖己未花賞之以詩
是年得吾伯兄附鳳越二年壬戌再花再賞之以詩復得攀龍
若為吾兄弟兆者抑何異耶夫家之有喜其氣先應鳥鵲草木
皆能兆之今以蓮兆蓮花之君子者也發于盆盎小能大也常
人神苟于六尺君子神充于宇宙亦若是矣吾兄弟可不勉歟
蓮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之子孫可不勉歟相率而為君
子也乃所以報吾祖執天之休也歟

書唯菴先生誌銘後

先生少弱稍動作輒疲必偃仰時自休息然善裁節一切不竭

書唯菴先生誌銘後

先生少弱稍動作輒疲必偃仰時自休息然善裁節一切不竭其意之所欲不務其力之所不勝如是者久之乃益強無疾七十八十不衰然吾聞先生八十猶未絕欲人曰壽天植也非閔欲流水不腐匪貴其積嗟乎是驅人而納諸罟獲陷穽矣人受氣于天猶子受產于父厚薄殆十百千萬倍擬無算故富人一日之需當貧士終歲之計貧者致富一不筋而凍餒踵至矣且夫先生少能自裁節畜于方盛之時故氣益固迨老不衰不撓其本欲齊其末殆矣先生五十七自醴陵歸杜門却掃棲遲陋巷中薄田僅給饘粥晚歲支離婚嫁至不能守其田廬先生曰貧人所不堪吾以儉之一字銷之橫逆人所不堪吾以忍之一

字銷之士不得一第。宦不得進一秩。老而喪其室。喪其冢子。人所不堪。吾以命之一字銷之。是吾銷其意之不足也。青山白雲。吾遇之欣然。第以散步微吟銷之。長溪烟水。吾遇之欣然。第以小舸蕩槳銷之。空齋永日。吾遇之欣然。第以焚香趺坐銷之。僧廬梵宇。吾遇之欣然。第以啜茗清言銷之。是吾銷其意之有餘也。銷其不足而無餘恨。銷其有餘亦無不足之歎。吾之所以為吾自若也。君子曰。是壽道也。宜其壽。然則先生養之少壯。養之暮年者。交至矣。寧獨天植哉。先生得年九十一而卒。其卒之年。第不能步。復無他疾痛。其卒之旬。第不能飲食。無他疾痛。蓋氣

盡而止矣。斯所謂壽而考終命。先生自為誌銘甚核。將葬而原會乃謂余請銘。余曰。先生有成命。予不可違。謹以所聞于先君

盡而止矣。斯所謂壽而考終命。先生自為誌銘甚核。將葬而原會乃謂余請銘。余曰。先生有成命。予不可違。謹以所聞于先君子者附其說于後。蓋先生者先君子所從受經也。

書成佑臺先生自誌後

往攀龍常與許靜餘先生耦行市中。遇佑臺先生許先生趨而進。執禮甚恭。私于攀龍曰。是真德行也。嘗館于某有魯男子事人無知者。吾友馬君惟任聞之。亟為舉鄉飲賓。許侯同生為表其門。當是時先生年八十有五。越明年庫成而先生卒。攀龍讀其自誌。為之歛襟歎息者久之。是豈非凜々氷淵沒身者哉。先生之先生。明興百五十七年矣。去孝皇之治未遠。士生其間。慕古遵義。多獨行君子之德。吾觀先生見先民軌則。馬何必

貴顯。今士或紆青拖紫。死之日。捫心自疚。無論人口。即其自視。亦何異犬豕豺狼虺蜴。然悲夫。繩墨之于人大矣。故厭貧賤。慕富貴。而略居身之道者。是質之于建瓴。易盡之年。而不察死生之說者也。

書淇園春雨卷

春雨既零。新篁抽翠。長林人靜。書堂晝虛。當此景物。作何酬對。飲醇較奕乎。焚香啜茗乎。採觚染翰乎。是謂馳情玩物。俗之所貴。道之不載也。古之至人。川觀則指逝者之如斯。庭草則識自家之意思。此何為耶。有斐何以興歌。切磨何以比義。于此悠然。而思憬然而會。庶幾點。聲。非為孤負。

書金鏡軒董後卷

而思。憬然而會。庶幾。點。聲。非為孤負。

書金鏡軒董役卷

鏡軒金君之董役也。手萬金不私一介。衡萬價不謬一物。措萬料不誤一用。程萬工不虛一畧。江南有大工役。必迎致君。退然不屑也。迫而後起。一諾之後。百挫不恤。不避嫌怨。不怠夙夜。不憚風雨。不辭寒暑。事必底于成。必底于固。而後已。今年吾邑林侯鼎葺學宮。延君董其事。君奉觀察公命而來自。正月至六月。訖工。邑之人無不德君之力。憫君之勞。服君之能。悅君之誠。如吾所謂不私一介。不謬一物。不誤一用。不虛一畧者。益信矣。余悲夫世之人。士直信義。烏狗廉恥。而惟利之視。利所在則蠅營蟻聚。利所妨則蛾射蠆螫。故事無不窳。衆無不吐。視金君

何啻金玉之于糞壤。鳶鴻之于蛆蠹。由此觀之。人之貴賤。豈以
冠裳韋布。要以自貴自賤而已矣。是役也。吾友馬君。惟任寔首
議。迎致君。持之堅。請之力。遂得之。林侯。又得之。觀察公。而始得
君。天下之事。非人不成。非能任人者。不得成事之人。類如此。

書江生夢卷

世人認欲為心。故認夢作醒。須寔信現前一切如夢。一切舍去
之。當見非夢者。見非夢者。而後夢。亦非夢矣。人禽之判。只此幾
希間。危哉。若徒夢中說夢。祇添藤葛。

書吳起讓八分變醜卷

古篆亡而聖人之字學晦。夫字。心畫也。目擊而心存。如德從直
從心。直心為德也。而直從十。從目。從隱。微之地。如臨十日為

古篆亡而聖人之字學晦。夫字心畫也。目擊而心存。如德從直。從心。直心為德也。而直從十。從目從隱。微之地。如臨。十目為直也。諸如此類。八分以後。去古愈遠。書者論點畫向背。往復回互之工。法備而義不存矣。吾邑吳君起讓。獨好八分書。以示余。余不知書者。余則喜君之好古。今人庖廝搏壘之屬。近古則貴之。獨不好古之道耳。有志者不爾。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摹法書者。然故似之也。今君好書之近古者。引而伸之。非古不好矣。寧直八分千字之間哉。

書相者潘覽德卷

壬戌春孟吾師儕鶴先生書來。言覽德術極奇。其人。有俠氣。可尚也。是時經撫失河西。都下人心皇皇。若奴賊旦夕至。余謂覽

德曰。勿言富貴。且言安危。國家安。吾輩安矣。覽德曰。不害也。
吾見都人士。無干戈之色。今見公益信。余令視諸公卿。皆然。豈
國家承天之祚。吾輩承皇之祚。而然乎。若以人事。覽德言
難為券矣。覽德相人。必本于心。曰。氣色皆心所為也。心善而吉。
心不善而凶。有吉凶反常者。先世善不善之積。使然。報盡而止。
不可常也。此其術之通乎道者也。夫惠迪吉。從逆凶。此千古大
相法。覽德師傳。得其一緒。便奇中。信乎天下事。無不本諸心者。
書醫者喬心字卷

人身有附贅。與血氣相並。盜血氣為養。耗血氣為病。如國之有
小人。所謂城狐社鼠。去之不可。容之不可。則身之癭腸之痔。是
也。而痔為甚。且妨人晏坐之樂。登涉之勝。余年三十而有斯

小人所謂城狐社鼠去之不可容之不可則身之癭腸之痔是

也而痔為甚且妨人晏坐之樂登涉之勝余年三十而有斯

疾五十始覺其害己未秋遇心字喬君治而去之不用猛藥不

事驟效以浹旬之力使藥氣沁入而邪氣沁出滓結痂脫與血

肉若不相黏者然一何神也嗟乎國之小人亦如是而已不即

戒不用壯使膚理內堅而附贅外落如木之落其枯且蠹者而

枝幹不知也斯國手矣夫國家盛時如人之壯有疾而不自覺

迨其衰而害乃見非國手惡能勝其任而愉恬乎快余之疾去矣

晏坐一室遊行五岳翮躩無礙其樂何如于其身之樂不能不

動世之憂安得有如喬君者決附贅之耗調血氣之和使皇路

平夷徃行若馳也哉君之行也壽之以觴而志其私慨如此

治癰疽者首禁刀鍼况癭痔乎誅殺刀鍼也小人驟除毒
必他發矣保身戒快心之言保邦戒快心之事大凡妙理
善術不在快心

書醫者顧仰蒲卷

顧仰蒲者瘍醫也癸未秋余病疽幾殆一庸醫之手頌君藥之
立起當是時人未有知君者及是聲殷然其為醫不乘危以要
人不責報于貧人不責厚報于富人治方必先導氣慎天和不
輕用剝疾大寒熱之藥伐其源本不輕用鍼砭剔割要以輕重
疾徐稱于其病而收其效蓋吾邑之治瘍者無以上之矣往者
君貧時日中而不舉火出戶悵然迷于康莊俯而視得遺金焉
君曰吾窘如是安知遺金者不猶吾耶低回久之則遺金者匍

君貧時日中而不舉火。出戶悵然。迷于康莊。俯而視。得遺金焉。君曰。吾窘如是。安知遺金者不猶吾耶。低回久之。則遺金者匍匐至矣。訊其寔而還之。欣然歸。以告其婦。婦曰。甚善。若是。君不憂餒也。吾嘗擊節。以為其婦更難。久之。君醫果行。且時出其餘。以周人急。曰。吾念吾餒。君為人好善。疾惡。得人善。媿之言。得人不善。亦媿之言。以是見取于君子。見疾于小人。吾嘗謂君休矣。君藥籠中。寧皆菖苓參朮耶。

仰蒲好心事。先生微言藥其過。參苓矣。然是病也。昔者子貢猶犯之。當藥以虞舜。

書名公玉宇卷

陳伯符寫照。肖其形。並肖其神。者何也。在心為志。在形為度。

肖其度者。肖其神也。肖形存乎法。肖神存乎悟。非悟不足以入神。技非入神。不足以得人之神。得形者技而已。得神者進乎技矣。

書閑僧淨六卷

僧家既參方得訣。須入閑自參。塵緣擾了。得此靜功。豈非勝事。然吾見閑僧。多是借好題目。裝好模樣而已。寔無志參求性命也。有焚誦者。有書寫者。有持咒者。有參話頭者。總排遣過日。三年出閑。依然舊時人。閑中日月。良可痛惜。吾謂閑中靜坐。是第一功夫。靜中除妄想。是第一工夫。除得妄想。方是工夫。妄想如何除得。要知人生以來。真心悉變成妄想。除却妄想。別無真心。回光一照。妄想何在。妄不可得。即是真心。急自認而已。日認日真。必有日一聲雷震。萬戶洞開。方知如上所言字。是真字。

真必有日一聲雷震萬戶洞開方知如上所言字是真字
是假何者不認不真當其認時還是認者故曰是假當其真時
即此認者故曰是真此是儒者格物一訣吾不知其于禪何如
淨六上人欲余書入關卷余以語焉人心無妄想則已耳若猶
未也當用此訣

書僧卷

心月上人持不二心飯其徒衆其徒之道經于此者獲有廬止
無飢渴之虞夫先王之政所在委積行旅如歸今沙門一衣一
鉢徒手而之四海四民遠百里宿舂糧矣又何怪佛氏之徒之
衆乎然^以覆載言之皆人也不養于彼而養于此皆養也一飯之

施與萬鍾之施皆善也。為善而已。若曰作如是果得如是報是有意為善非善矣。君子無取焉。

書張汝靈扇

只一點靈明是人禽異處。若得他清、明、循理而動便是君子存之。若任他昏、逐、隨物流轉便是庶民去之。人禽二途。非此即彼。更無中間。人不禽可站立處。人但見不講學問不識本心。不過是個庶民。不知己是個禽獸。于此瞿然發個猛醒。這猛醒的是何物。便是君子所存的這此子。

癸丑仲秋桐川張伯陸先生過東林闡發心宗多士心享

將別欲余貽一語于其令郎汝靈兄。余謂聖人之道一心而已。心一靈而已。人、取諸己而足也。因謂題此請正。

將別欲余貽一語于其令郎汝靈兄余謂聖人之道一心而已心一靈而已人取諸己而足也曰謂題此請正

書秦兩行扇

丈夫出世一番豈容沒了要當猛然而思吾之此生作何究竟
世人有以富貴為究竟者有以功業為究竟者有以子孫為究竟者
富貴遇也功業時也子孫緣也非吾所得而主非吾所得
而有吾所得而有者何在究其終當原其始吾之與生俱來者
是也何物也曰心也天地間極平常極奇特惟此一字人不知
之人不知聖賢千言萬語終只說此一字世人所謂心絕非
聖賢所謂心聖賢所謂心又不離世人所謂心知之一言可盡
也無言可會也不知之累千萬言不得也故要在自求之彈

指之頃得之。彈指之頃如開眼見天。何處非天。舉足蹈地。何處非地。一得則萬畢。得與不得。何止聖凡之分。直是生死之路。

書秦開陽扇

學者將凡情聖解。盡情捨去。放他自然明覺出來。日用間聽其分別是非。應去如此而已。此自然明覺何物也。索之無朕。寤之無象。執之無跡。無思也。而自來。其來也。又無不能思。無為也。而自至。其至也。又無不可為。神矣哉。請觀日用常行內。孰誰先天。太極真。以此讀聖賢書。不為尋行數墨矣。

書友人扇

凡人而可至于聖人者。只在慎獨。者何也。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是即知其為是。非即知其為非。匪由思。

凡人而可至于聖人者只在慎獨者何也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是即知其為是非即知其為非匪由思而得匪由慮而知即此是天即此是地即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個知得這個可畏即便是敬不欺瞞這個即便是一下依這本色即便是明這裏打對得過便可建天地質鬼神俟聖人于百世詩云溫恭人如集于木惴々小心如臨于谷慎之也

書友及扇

人心須常息々止息也息則生矣復于未發之謂息但自反照群妄了不可得習之久而自能復也

書扇

存心必由靜坐而入窮理必由讀書而入靜坐讀書必由朋友
講習而入從事于斯其益無方其樂^無方非天下大福人不得與
于斯是入德要訣即舉業要訣也

書周季純扇

學以知性為事知性以知天為事何者性無象可即天舉目即
是現前虛空皆天也知天即知性人心無事上下與天地同流
今人見大賓無敢不敬豈有與上帝相對越而不敬者乎故曰
終日乾_々終日對越在天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閒居為不
善無所不至何足怪哉學不知天即勉強為善非誠也

書朱仲增扇

君子所在增重何與說在易之鼎_々之初日出否二日有實非

書朱仲增扇

君子所在增重何與說在易之鼎之初曰出否二曰有實非
仁無為非禮無行凡物欲之非吾固有者一切洗滌之所以出
否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凡德業之為吾固有者及時進脩之
所以有實也于是乎雉膏可食公餗無覆為五之金鉉之上玉
鉉而增世之重也夫增者生于減也減以出否增以有實惟其
出否所以有實至于減無可減斯增無可增而金玉其質矣

書趙維玄扇

人有此身即有此心不知有其身則不知有其心人有此心即
有此性不知有其性則不知有其心人有此性即有此覺不知
有其覺則不知有其性覺斯敬矣敬斯信矣覺者乾道敬者坤

道何以言之。夫人之覺。不知其所由來。不知其所由來者。天也。所以覺者。由不敬也。由不敬而覺。不斯敬矣。覺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体不端。見君子而後。肅然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由見君子而然。其性然也。見君子而性斯顯耳。故心覺而身敬者。坤承乾也。乾坤合德。則形性渾融。久而熟。凡而聖矣。故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不克。終日。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學不務此。萬事俱鄙矣。

同志約

往來用單帖。隆重則用折柬。今酒啓

過從相叙。殺用葷素六簋。奠榼湯點。可有可無。不專席。不殺生。特設相邀。殺用葷素八簋。五菓一榼。一湯一點。用一生。不殺更。

過從相叙。殺用葷素六盞。菓榼湯點可有可無。不專席。不殺生。特設相邀。殺用葷素八盞。五菓一榼一湯一點。用一生不殺更佳。

寧損于約之內。毋益于約之外。稱家而行。即一腐一菜不為簡。益于約外者。客辭不饗。

遠地相訪。晤言既洽。主人不復至。客舟各拜。

右雖細事。可省浮費。以養廉。可省煩勞。以養生。可省物命。以養福。可杜奢侈。以示後。可敦朴實。以維風。凡我同志。願相與堅持之。

同善會講語 三條

這個同善會。專一勸人為善。所以勸人為善者。且不要論善是

決當為惡是決不當為的道理中間極有大利害不可不知我
等同縣之人若是人、肯向善人、肯依着高皇帝六言孝
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如
此便成了極好的風俗家、良善人、良善這一縣一團和氣
便感召得天地一團和氣當雨便雨當晴便晴時和年豐家給
人足豈不是人、享太平之福若是天心不好見識歪邪見個
善人便叫他是沒用的滯貨見個惡人便叫他是有本事的好
漢看這六句言語是喫不得着不得用不得的古話一味凭着
自己的意力一切非為要做便做一人作及十人看樣便成了
極不好的風俗這一團惡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惡氣雨暘不
時五穀不登人民疾病疫癘交作兵火盜賊出于意外不知者

極不好的風俗這一團惡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惡氣雨暘不
 時五穀不登人民疾病疫癘交作兵火盜賊出于意外不知者
 皆謂氣數當然不知氣數是人心風俗積漸成的此非迂濶之
 談昔年福建興化府人作惡異常有識的人皆說道此城必屠
 不數年間倭子來獨攻破興化府士民都被屠殺若不是人心
 風俗為所何以有見識人先說在倭子未來之前可見一家為
 善便是一家之福家為善便是一縣之福我等各宜真心實
 意做個好人做好人雖喫此虧到應總算是大便宜做惡人雖
 討此便宜到應總算是大喫虧急切回頭不可走差了路害了
 自家又害子孫又害世界

第二講

這同善會。今日是第十四次了。會友有百餘人。人。皆出自心。
自願。可見善是人的本心。為善是人的本分事。如着衣喫飯。人。
人。喜歡做的。從此歲月日久。凡在同善會中人。看得一縣中老。
者。貧者病者死而無葬者。真如一家之人。痛癢相關。有無相濟。
這一段意思。豈不是極好風俗。天地神明所極喜的。凡在會中。
受施之人。自然思量這個銀錢。是善會中來的。豈可在不善處。
用。皆當興起善心。為子弟者。愈思孝親敬長。為父兄者。愈思教。
子訓孫。各思勤儉生理。各戒非為浪費。這等方是同善之意。所。
助雖微。所勸甚大。不虛了此會。我等生在世間。百年有盡。所作。
善業惡業。浩劫無涯。過了一日。便沒了一日。所以吉人為善。惟。
日不足。這個身子生的時節。一物不曾帶來。惟有這個善。是原。

善業惡業。浩劫無涯。過了一日。便沒了一日。所以吉人為善。惟日不足。這個身子生的時節。一物不曾帶來。惟有這個善是原帶來的。死的時節。一物不能帶去。惟有這個善是原帶得去的。各各思量。各各努力。

第三講

這同善會。廣勸世人為善。凡來聽者。便是有善根的人。所以有善緣。到此便有善言入耳。切不可輕看過。了這句好言語。一句善言。提醒了一點善心。便做了一世善人。豈但轉禍為福。正如起死回生。也不必添說甚麼好話。只看這牌上寫着六句。一生也做不盡。一生也受用不盡。這太祖高皇帝。我是朝的開基。聖主。到今。造成二百五十年太平天下。我等安穩喫碗茶。

飯安穩穿件衣服安穩酣睡一覺皆是高皇帝的洪恩高
皇帝就是天這言語便是天的言語順了天的言語天心自然
歡喜逆了天的言語天心自然震怒我輩豈能當得上天震怒
他的言語原是我們家常日用最安樂的事人有父母人有
隨分孝順他人有長上人有隨分尊敬他人有鄉里大家
要和氣此人有了子孫大家要教訓他生理是該做的人不做
自家該做的事各有過活非為是不該做的若做不該做的事
各有罪名但看世間盜賊那有不破的但看世間嫖賭打行告
狀詐人的那有善終的到^得官府訪拏囚禁牢獄之時想着那
街上本分人肩挑步担做小生意的人也都是天堂何苦只
貪暫時快意造成無窮苦楚今日聽得這言語各要立定生意

街上本分肩挑步担做小生意的人也都是天堂何苦只
貪暫時快意造成無窮苦楚今日聽得這言語各要立定生意
做個好人鄉里也尊敬子孫也流傳父母尊長都歡喜這就是
沒有父母兄長的人也稱道這是某人的子孫某人的兄弟
如此學好父母兄長也增光彩祖宗也增光彩這便是孝順尊
敬的寔事比那三牲五鼎供養的也還強勝此做好人有說不
盡的風光說不盡的安穩都從今日這一點念頭上起原是好
念的人愈要堅固原是不好念頭的人就是要轉變苦海無邊回
頭是岸急回頭還嫌遲了

高子附錄篇目

廣長秘意

念此入念

靈地

紫微

吟其

文

文



入

念

靈

紫

吟

文

高子附錄篇目

嘉善陳龍正楊龍甫審定

小像

諸公題詠贊跋

計五首

太保朱平涵先生撰墓誌銘

少宗伯  先生撰神道碑

少宗伯錢御冷先生撰神道碑

少司空葉玄室先生撰行狀

光祿寺少卿范公祭文

高忠惠公川像

高忠惠公川像

大器者少職美公祭文

少臣空兼及室主主拜行林

少宗師發給令夫主主拜行林

少宗師發給令夫主主拜行林

太師來平厥夫主主拜行林

詩公歸雅贊賦 於五言

小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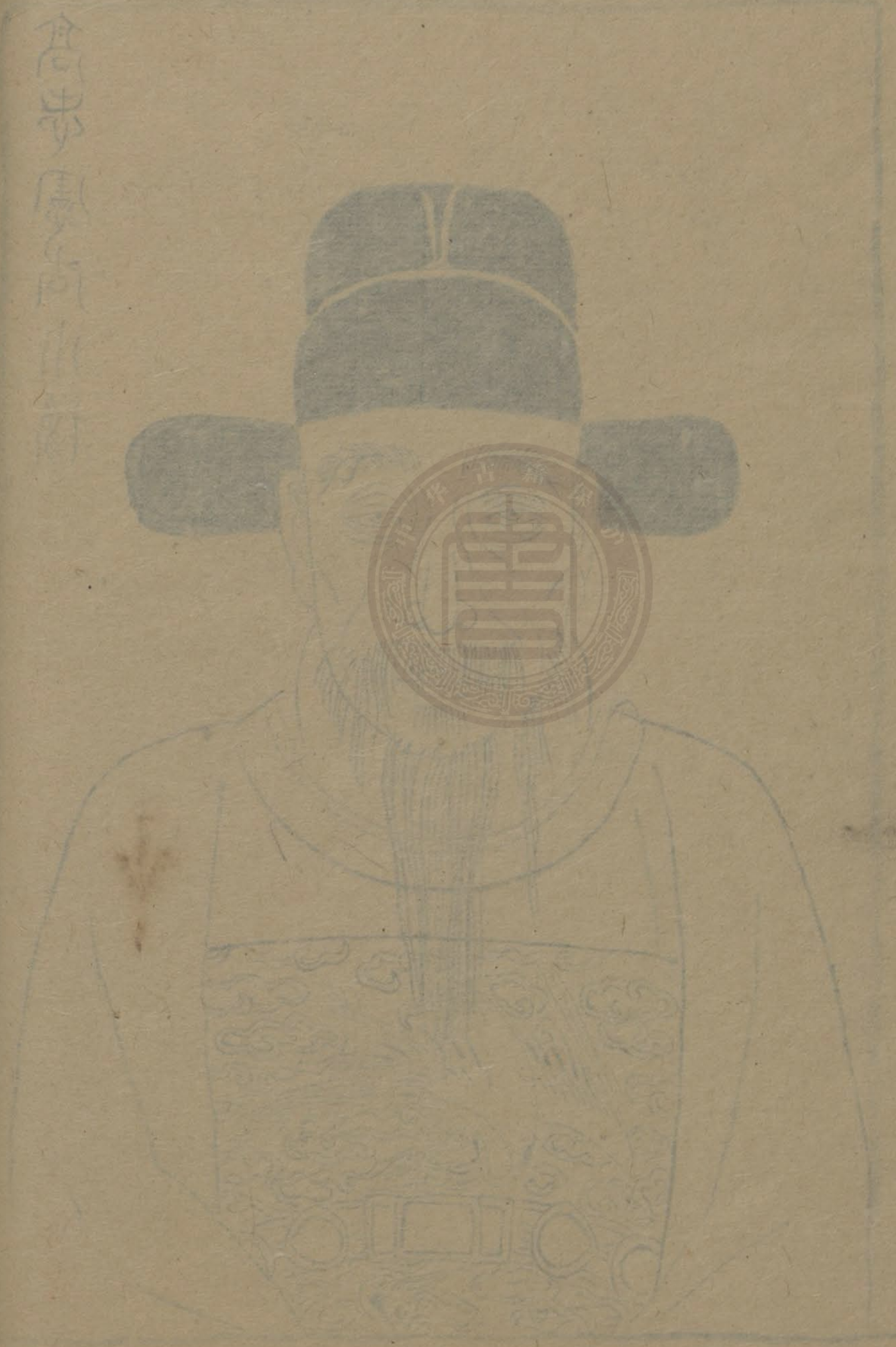
高忠惠公川像

高忠憲尚川像



高子附錄

高子附錄



高子附錄

詠高先生

嘉善錢士升

吾師子高子繹聖得宗旨研幾析無倫靜觀先太始德輝藹春
陽心境湛秋水形解何超然虛空起滅爾

過高先生水居同吳覲華卞子厚高伯珎兄弟

爲尋仰止訪遺宮宛在水壺玉鏡中幾點青山留面目數椽
屋想流風悠然觀化魚還躍寂爾齋心月正空須信斯文猶未
墜三三兩兩一時同

題高先生遺像

始寧倪元璐

贊曰道喪之世忠者死爾上死死忠忠死忠死之忠匪以死止

死忠之死不虧國美魚貫鷄連鉤黨殺士士盡死者公大而禮
爲士鍛榮同文之瘁爲國洗辱汨羅之耻疇並公忠信國文氏
正反相明如車合軌當宋旣灰羝墮其祀鳴烈取著所以燕市
當明鼎盛閣于其紀避辱取晦所以止水燕市國光止水國
體大人之死非苟焉已

書高先生帖後

劉宗周

閱先生遺表及別友人書見先生到頭學力顧其言各有攸當
弗得草草看過告君曰願效屈平遺則不忘君也告友人曰得從
李范遊不負友也蓋以數子之義自審其所處則然而非果以
數子自况也至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
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往歲嘗

數子自況也至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往歲嘗遺余書曰吾輩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此金針見血語求先生於死生之際者當以此爲正又先生處化時端立水中北向倚池畔左手捧心右手垂下帶口不濡勺水人多異之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做得主張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臨終顯幻之法求之則惑矣余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東漢人物又或過求之二氏孤負先生臨岐苦心特表而出之

跋高先生帖

同邑葉茂才

余年友高存之先生與余共學幾四十年其大節細行無慮千

百而全歸一節尤足爲大臣處變之法云蓋當乙丑丙寅間逆
璫魏忠賢與其黨崔呈秀等矯旨逮繫諸名哲幾遍天下大
都死於詔獄卽幸遣戍其屈辱已甚矣先生聞緹騎四出逮
及吳中諸公默忖曰是役也行將及我我忝列風紀首臣可殺
不可辱辱身卽辱國也於是逮者至府遂於開讀前一日秉
燭書垂絕數言自比屈平而沈園池以終嗚呼屈平之忠先生
之所優也先生之學之養則非屈平所敢望也平之時上官大
夫非有深憾於平第放之則已矣是平可以無死也而崔魏諸
兇於先生則必殺之而後快與俛首就逮爲獄吏凌逼貽先
皇以殺大臣名曷若委身清池國體旣全而身不受桁楊箠楚
爲得乎故以平自比不知者以爲自賢識者以爲自道也而四

皇以殺大臣名曷若委身清池國體既全而身不受桁楊箠楚
爲得乎故以平自比不知者以爲自賢識者以爲自道也而四
十年學力至此始有得力處先生蓋亦自信之矣後之欲觀先
生者第觀其全歸時齋沐焚香告天告君併告諸祖考從容詳
審無異平日則其所養可知己顛沛必於是先生有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先生墓誌銘

朱國禎 大學士

理學至

國朝而明明之極間亦厄而蝕如日月然暫蝕必復復乃愈
顯其明正統八年癸亥河東薛先生厄於王振幾死卒叅審勿

寧勿祀廟廷。越一百二十四年丙寅，乃有梁谿高先生。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祖孟永公，始定居邑之東南隅。一傳耕樂公如圭，再傳省軒公翼三，傳雪樓公適，世稱長者。雪樓生靜成公材，是爲先生。王父舉孝廉，令黃巖，有異政。祀名宦鄉賢。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生有盆蓮之瑞，王父紀以詩，至今跋而藏之。靜成有弟靜逸，公較娶朱夫人，無子，因以爲嗣。自幼神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授菓餌，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習舉業，超超章句外，默誦諸儒語錄、性理諸書。二十一壬午，舉於鄉，居嗣母憂。丙戌丁亥，顧涇陽先生方講學，聽之甚喜。卽曰：學將爲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手在躬行，豈可泛

舉於鄉。居嗣母憂。丙戌丁亥。顧涇陽先生方講學。聽之甚喜。卽曰。學將爲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手在躬行。豈可泛求。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爲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爲本。又曰知本。更於何處索本。卽身卽心。會歸於一道。不遠人。於斯可見。己丑成進士。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卽有知學之評。廷試三甲。當爲令。丁嗣父憂。先後盡哀。持喪甚恪。益修子職。絕人事。讀禮讀易。服闋謁選。當改京秩。或有申舊例外。仍與外者。甚喜。曰。居內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办解。然竟授行人。自盟曰。吾於道未有

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
欲改易傳註上所獻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闢
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
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
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
爲用世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集崇正編謂讀書意思
不進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
邊石上僧房皆其嘿嘿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
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
存之卽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臯在刑部
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

存之卽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臯在刑部
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
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涇陽謂只宜杜
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深服其
言旣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貽書有吾
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何修報稱之語甲午赴揭陽典史
舟中嚴立規程只於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乎天
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我
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
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
勤職事課藝集朱子要語刊示之邑令爲同年佐其不逮

除一兇人署事三月。覓差歸其地。有蕭自麓者。故念庵先生門人。臨別語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嘗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謝曰。敢不服膺。至漳謁李見羅先生。李謂既知宗。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真有所事。事的光景。答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要使學者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以爲自欺之本。然後爲善去惡。意誠心正。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萬端紛起。如何用力。且修身爲本。人皆知之。然必辨義利是非之極。窮至無穿窬之心。斯爲知止。工夫喫緊沉着。豈可平鋪輕說。都無氣力。并條目次第籠個做去。李無以難。自謂出門。

窮至無穿窬之心。斯爲知止。工夫喫緊。沉着。豈可平鋪輕說。都無氣力。并條目次第。籠個做去。李無以難。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轉。手勢乙未歸。再取釋老二家參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病處。吾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尋連居父母喪一依文公家禮讓產諸兄弟。不可得盡供喪葬。餘置義田。贍族。戊戌作水居於湖邊。中有一可樓。言無所不可也。武部吳子往來訪。深契相與。閉關趺坐。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來復之義。甲辰東林書院成。故龜山先生遺址。有道南祠。侵於僧院。邵文莊圖修復。不果。至是與涇陽共成之。集吳越士大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指出大

旨互證。要歸於端。居主靜。謂大聖賢自有大精神。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以百當一。以千當十。積久厚聚。技此俗根。庶見天則。以學爲教。從前靜定居多。間以會友應酬。至是無之。非靜觸處流行。不煩收攝。嘗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性善。知本中庸之旨。此道絕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陽明名曰致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學矩。從有離合中。造到渾成處。於朱爲貫通。於孟子爲集義所生。於顏子爲不貳不遷。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者。

兩朝興成廢。臣以次起用。庚申召拜光祿寺丞。同日高邑爲

可自信者

兩朝興成廢臣以次起用庚申召拜光祿寺丞同日高邑為
太常少卿福清葉臺山先生再召為首輔鄒南阜為總憲
象正並登以會講事屬同年葉間適而後行辛酉進光祿
少卿署事綜理精密中官初開於前尋即帖服嘗云頭緒
雖多儘做得去東奴傲報狎至請逐鄭養性李如楨李可
灼以消萌除慝淇澳孫先生上紅丸疏劾舊輔方從哲讀
而歎曰此一部春秋也持論不少顧忌轉太常少卿作寅
直說并陳務學之要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方從哲
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為大孝忠
非忠反以不忠為大忠黑白倒分人禽反易何所不至傳

旨重處福清爭曰斯人有重望處則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
僅罰俸猶有言朕不孝之語蓋

上本英明重首輔容讜言逆璫魏忠賢雖在傍播惡猶未得盡
肆也己轉大理少卿又轉太僕卿方鄭之黨且憤且懼竊
竊只以東林爲言將注其毒會京師建首善書院蓋鄒南
臯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爲之記稱一時盛事
給事中朱童蒙騰疏顯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起者甚衆
兩中丞皆辭位去先生亦疏辭謂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
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
伐等語以身爲喻冀有感動福清留之加護持甚力明年
差歸給事中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致書駁之大

伐等語。以身爲喻。冀有感動。福清留之。加護持甚力。明年

差歸給事中。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致書駁之。大

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

爲君父種禍。夫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

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

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

常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

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可乎。

見者無不膽落。然皆倚中官爲窟。翻弄無所不至。心憂之。

日玩易自適。幸鄭養性會鞠。逐出都門。頗慰謂身上事作

一小結局。方請告。張太宰誠字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憚。又

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說出人自知畏。尋奉差。舟行卒業。易
註到家。講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
福清見勢孤。求補閣臣。挈余爲助。點用四人。聊城朱蓼水。
南樂魏道冲。與焉。余過梁谿。相見。力以大義爲言。猶未行。
無何。晉刑部侍郎。趣還朝。皇子生。推贈三代。廢一子曰。
聖恩渥矣。敢自逸乎。時高邑已爲太宰。給事中魏廓園。故
與東林講席。晉首吏垣。相約一以懲貪爲急。內外凜凜。顧
逆璫已用事。南樂結爲族。大拜實有力焉。初對衆。猶諱之。
璫亦曰。我家人。殊不濟事。然密已輸款。導之爲非。一日講
筵後。璫刺刺品評。且曰。莫用一邊人。則其源可知。所礙手
惟閣臣。未幾。璫爲楊副院大洪所糾。列二十四大罪。頗內

遂後璫刺刺品評且曰莫用一邊人則其源可知所礙手
惟閣臣未幾璫爲楊副院大洪所糾列二十四大罪頗內
懼謀於南樂謂必去福清乃可因其求歸陽慰諭迫以不
堪事林汝乃行始無所憚總憲孫藍石病卒衆議楊副院
署事璫不允議馮少墟爲代璫傳旨推在京者戶兵刑三
尚書非人望所屬卿貳中因補少宰及南太宰點陪并正
推皆引去或曰內故以此驅除也惟先生與饒豫章李懋
明三人饒年老李新至資淺又爲同事者所軋遂以屬焉
若辭曰師生分列部院攻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然衆議
已定不可易遂推上余見內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舊
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卽發衆皆欣欣余獨

怪謂非佳意。方福清在事，每言聊城久處，不及時局一語。難測南樂本閣老門生，當票擬福清運筆如飛，忽曰糊塗。又他事多相左，臨發密語余曰：渠內有所恃，咄咄逼人，不得不避。蒲州更非其敵，必不能久。子當早辨歸計。又曰：梁谿內所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於道交爲湊泊，於俗情爲眼釘，尤須善處。余心識然，皆不敢言也。先生既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贓，尋具疏申嚴憲約責成郡邑，列五十餘款，期於拔才除賊，示畫一之畔。其大端在調和閣部，謂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外正直而疑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內和緩而疑其媚。福清深得此意，余亦忝附同心，謂其跡自此可泯，而議者眷眷以

疑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內和緩而疑其媚福清深得此意余亦忝附同心謂其跡自此可泯而議者眷眷以二人大可疑有冷語挑剔者余等皆稱疾不出至煩鴻臚宣諭暫解孟冬廟享南樂遲至首垣等峻劾示必不容大恚遂顯附逆璫商之聊城合策以獻凡閣票用墨內批用硃內有可否必發改票閣臣執正甚至疆爭內亦無如之何必曲聽或一二字添改必註明俟考皆首臣執筆想正統初年勒定張太皇太后所云凡事聽先生主張者世世家守之閣臣惟此一柄可以着力卽神宗在位久事多獨斷留中亦未嘗不依票改批至是獻策曰散其權某奮死奉命何事不可爲璫甚喜傳旨云云呈秀

亦投體言曾糾陶朗先高曲庇借事報讎時山西巡撫缺
已擬郭尚友改推謝應祥謝曾爲嘉善令首垣經識拔者
御史陳九疇方外轉窺指以門牆爲言詔停應祥另推選
郎首垣奪職責太宰及先生阿比余驚曰部院待罪或得
免聊城出不意睜目曰誰免誰免蓋成筭已定惟就中人
知之明日九疇留用朗先直追贓四十八萬凡蒲州原擬
改之至盡蓋皆兩人潛改潛送屢黜員外郎徐天化又伏
內幕潤色動千百言蒲州本以王安事與南昌劉是菴先
生皆逆璫所衝劉早去僅得留至是數見侵堅臥余肩次
受事權去無能爲朱童蒙以蘇松兵備捶死告災者衆大
關引疾余照例票允聊城攫取改擢京堂御史李蕃李恒

受事權去無能爲。朱童蒙以蘇松兵備捶死告災者。衆大
關引疾。余照例票允。聊城攫取改擢京堂。御史李蕃、李恒
茂言他事暗訕前案。余駁之。南樂追還改褒獎。余卽趨出
旬日間。蒲州太宰及先生皆逐。余賜歸。歲除出京。一網打
盡。呈秀復用爲先鋒。明年乙丑毀書院。屢起大獄。殺副院
首垣等十餘人。太宰行戍。欲并坐先生。吳錦衣力解得止。
至丙寅三月。竟逮報至。爲十六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
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且曰。急料理爲
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扃篋中。復之內寢。
與夫人款語少刻。出取所封示^紙。兩孫曰。無先發明日。以此
付官旗。時已三更。命暫退。移時聲寂。諸子推戶入。見燈火

熒然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從旁扉奔池畔則赴水死矣。蓋次日丑時也。異香撲鼻。隣人皆聞車馬聲。瓦裂聲。衣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遺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無不哀痛。余爲位哭。成病。至秋稍愈。往弔。靈風肅然。若或見之。嗚呼傷哉。夫河東厄於王振。卽棗強之悍。尚以臺長被呵叱。不敢鞠。卒賴竈下執爨。奴哭泣。以免。今忠賢之逆。十倍於振。閣臣反逢其惡。其餘

振卽棗強之悍。尚以臺長被呵叱不敢鞠。卒賴竈下執爨。奴哭泣以免。今忠賢之逆。十倍於振。閣臣反逢其惡。其餘草偃。因以報怨。逞志黑浪。翻天鬼風。匝地坐視。正人糜爛。并及先生。曾嬰奴之不若。人止知南樂。不知聊城。有物有對。一顯一微。小人作緣。終露醜態。不月餘。春闈副考。陡被奪去。鞅鞅有違言。守位不終。究竟掛齒。調辭解嘲。奪者志無不快。威無不加。然良心間露。公論難容。最後一疏。嗟何及矣。逆璫科之以叛。呈秀咎以爲多。立地譴歸。蒙面以死。而附麗諸人。猶泰然後得意。自謂遠或十年。近且五七年。可坐享富貴。然不渝歲。聖主龍興。首斃逆璫。呈秀餘以次湔掃一空。先生得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謚。

忠憲廕子。子世儒詣闕謝恩。明旨稱爲孤忠。遂學秉節。

正終。世儒復以先生兩次請移封母夫人。未沾一命。具疏乞恩。得封夫人。又復邀三世誥贈。自雪樓公以下咸得恩。贈如先生官。噫。噫。是亦可以慰矣。生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五。配王夫人。子三。女四。孫男七。孫女五。曾孫一。俱詳述中。世儒等以崇禎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葬於九龍南嶂。唼之。

諭瑩。先生既歿。且追卹。海內益悲思。謂常人蓋棺始定。真正學問人。至此始見光輝。力量夫學自孔孟後。程朱立準。陸象山互有印正。遂覺分塗後之人。習其說者。皆不免流弊。先生謂從朱學弊爲實證。可消。從陸則流爲虛證。難補。蓋深。

山互有印正。遂覺分塗。後之人習其說者。皆不免流弊。先生謂從朱學弊爲實證。可消。從陸則流爲虛證。難補。蓋深見近日聰明人大言鼓動。致人心陷溺。思以救之。又不欲明指其人。祇煩詞說。故以敬律身。以靜窺妙。以易義乾坤。始復轉樞紐。遮實補虛。然後學脈始清。邪說自息。功不在距楊墨下。而蒙難從容。符合明夷之旨。靜中得道。諸苦咸除。出死入死。^生當下超脫。稱今古一人。又何疑焉。著作甚多。內朱子節要。研訂最真。正蒙集註。解釋最備。周易孔義。則一生精力所注。真前聖所未發者。余素不知學。相從日久。以真之一字見許。期以經世。而今已矣。世儒等以志見託。一時同志凋盡。非余莫可任。子往亦以爲言。然下筆實難。

繪天測海未容草草而天裂海枯驚悸垂死之餘淚有餘
思不屬荏苒年餘則錢宮詹神道碑銘已出乃矍然摘而
書之美不勝書別有全刻不可不讀姑爲之銘銘曰

千古學術自有真諸儒講席多平分吾道南矣梁谿瀆東
林書院天下聞顧公開壇從如雲高公領袖同其羣程朱
訂定掃紛紜陰靈積久見朝昕從教蛙鼓喧復殷獨衍孔
脉精且勤剖判神理窮無垠繭絲牛毛何足云興起善類
德所薰立言垂世比典墳振肅綱紀滌世氛閔不加察口
露翻於我何有等飛蟲超然箕尾謝魔軍入水不溺貌欣
欣花香池影氣氤氳生死如一見真君曰忠曰憲表清芬

我增一字則曰文

欣花香池影氣氤氲生死如一見真君曰忠曰憲表清芬

我增一字則曰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禮部右侍郎

今上御極更始首僂逆閹言者始上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

御史高公死狀 天子曰噫是吾守正捐生之臣也贈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曰忠憲崇禎三年十二月公之子世

儒始奉 天子之寵命大葬公於南嶧唘之 諭塋

俾 書其墓隧之碑 謹按我 皇祖神宗皇帝久

於其位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牙其間一二君子奮起下

位以揶揄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一二君子者。高邑趙公無錫。顧公其尤也。公舉進士。實出趙公之門。萬曆癸巳。趙公忤時相。被逐。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卽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奉旨詰問。侃侃不少鯁避。遂降揭陽縣丞。註典史。而顧公亦以言事罷歸。無錫故有龜山先生東林書院。公與顧公修復遺址。講學其中。久之。東林之名益高。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厲己。爭相標目。遂譁然以東林爲質的。天啓初。大起廢籍。公與趙公相次枋用。羣小滋不說。會應山楊公疏擊逆。閣忠賢而公以考覈回道。御史褫閣之私人。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

滋不說會應山楊公疏擊逆闕忠賢而公以考覈回道御

史褫閣之私人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
公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
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公等乙丑戌趙公逮楊公等殺
之丙寅又逮公等七人公不屑死於水嗚呼朋黨之禍至
於斯極矣然其所繇來久矣公與趙公實與之終始豈非
天哉公初聞有使收捕與家人處分燕語若將治嚴就徵
者夜分闕其室爐香拂然也封題宛然也及諸河形神離
矣裳衣戍削口鼻未嘗少沾濕也湛淵潔身不以苟生辱
國北向叩頭不以垂絕廢禮結願來世不以之死亡君從
容就義守死善道嗚呼難哉公爲人齋莊閑靜不苟訾笑

淵停嶽峙如也。東脩立朝。其發念未嘗不歸君父。其持議未嘗不本名節。其幹旋護持未嘗不在世道人才。故以一散曹得譴去。而天下以大人長德歸之。其自田間起家也。熹廟幼冲。婦寺中外。磐牙爲窟穴。公慨然以斥遺。奸清國本。爲己任。抗章極論。前後三四上。羣小激怒。

先帝謂訕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又請禁講學以撼公。公弗爲動也。御史大夫闕僉言推公。公固辭不可。公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申憲綱。舉臺規。察守令。確有成畫。受事之日。雙簾倚戶外。風采肅然。逾月而報罷。當是時。外庭攻闕急。羣小依闕亦急。公欲外輯外庭。內齊政地。中渙羣小。爲彌縫匡救之計。而亦莫能聽也。嗚呼。公之不久於位者。

閣急。羣小依閣亦急。公欲外輯外庭。內齊政地。中渙羣小。爲彌縫匡救之計。而亦莫能聽也。嗚呼。公之不久於位者。天也。其不能殺閣禍者。亦天也。公何與哉。公生平學問。以誦法程朱真知實踐爲主。揭陽之行。發憤窮究。所至登臨弔古。雲水孤清。益恍然發悟。家居二十餘年。水邊林下。洗心退藏。尤於靜中得力。湛淵之時。內不獲身。外不見水。皆公之靜境也。委順而去。與聖賢之曳杖易簣。夫何以異。嗚呼。如公者。斯可謂學。斯可以講矣。公諱攀龍。字存之。別自號景逸。世爲常州之無錫人。公之祖曰靜成。公材。任黃巖知縣。父曰繼成。公德徵妣邵氏。實生公。材有弟曰靜逸。公較壯而無子。遂以公爲嗣。其後皆以公貴。贈刑部侍郎。妣

皆淑人妻王氏封夫人子三人世儒世學皆公任子世寧
邑諸生公之沒也世儒請於

朝得贈三代如公今官蓋異數也公生於嘉靖壬戌七月十
三日卒於天啓丙寅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其世次
官爵及所著書若干卷誌於墓譜於家者皆不具書嗚呼
近代朋黨之禍烈矣其始則宣政之碑也其中則淳慶之
禁也最後則延熹建寧之獄也彼方立黨籍公則爲溫爲
蜀其如公何彼方禁僞學公則爲維爲閩其如公何彼方
逞黃門若盧公則爲膺爲滂其又如公何精金之煅百煉
良玉之火三日羅籍吉網蔓衍三朝愈變而愈毒適以完
節昇公彼小人者冰山旣傾腐骨猶具徒爲海內所咀嚼

良玉之火三日。羅箱吉網。蔓衍三朝。愈變而愈毒。適以完
節畀公。彼小人者。冰山既傾。腐骨猶臭。徒爲海內所咀嚼。
唾罵。傳之無窮。今其轉而自計。當亦知其不可也。雖然。公
之忠君愛國。死而彌篤。靈修美人之思。有餘恫焉。何樂乎
與。惰淫詠之徒。比長挈短於身後也。然則嬋媛太息。據
幽憤以告來者。其亦吾黨之爲而無乃非公之志也與。
■不肖附公臭味之末。懂而不死。敢因公碑首。粗述朋黨
梗槩。而系之以銘。銘曰

唐虞世遠。麟鳳憂出。非其時來。何求高冠長佩。芳澤稠玕。
璜璫瑰紛。相摻同翔。延佇經九秋。虹蜺揚光。白日零蘭芷。
不芳蕙爲茅。先君後身。衆所仇。一夫九首。擇肉投帝。閭高

高高靈璫幽。死暴都市生纍囚。天地爲籠逝何繇。清冷之淵水滔滔。褰裳抗跡依前修。崖山巨浸清淮流。公非水解乃天游。皎如白月臨中洲。扈從

三后參前駟。雲旗晡雷衛九旂。手援斗杓駕龍輶。騎鯨被髮覽冀州。俯視人世殷戈矛。蜩蟬沸羹爭嘲啁。靈不言兮心豫。穴乘風載雲還帝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錢士升

南禮部侍郎

萬曆之季朝士以東林爲詬厲東林者梁谿諸君子講學之所而景逸高先生其導師也先生自被謫林居數十年

萬曆之季朝士以東林爲詬厲東林者梁谿諸君子講學之所而景逸高先生其導師也先生自被謫林居數十年晚起田間登九列昌言正色率屬澄清而風節著大道莫容蒙難正志遇今上褒恤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議易名復奉有孤忠邃學秉節正終之

明旨而忠義顯顧先生之風節之忠義皆學也窮理則好惡自誠見性則歿壽不貳退藏於密而顯仁於造次顛沛嗚呼此所以爲先生與先生諱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始祖曰孟永公三傳至雪樓公代有隱德雪樓公生靜成公材是爲先生王父舉於鄉爲黃巖令有異政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靜成公有弟靜逸公較逾壯

無子請以先生爲嗣。靜成公許之。後皆以先生貴。贈太僕卿。先生蒙卹典。胄子世儒。詣闕謝恩。邀三代。

誥贈自雪樓公以下。皆如先生贈官。先生年十九。補邑諸生。又

二年壬午。領鄉薦。二十有五。從顧涇陽先生講學。讀大學

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肅恭爲主。持心方廿間。久

之悟。所謂腔子者。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蓋志學時

卽以程朱爲的矣。己丑成進士。隨丁靜逸公艱。廬中讀禮

讀易。壬辰謁選。授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

傳註。頒行所自。爲書於天下。先生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

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娓娓數千言。嘗謂讀書

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偶

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關異說一疏。妮妮數千言。嘗謂讀書
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偶
坐僧房。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覺當下無邪。更不須覓
誠。快然如脫纏縛。已奉使歸。時太倉當國。閣銓相牴牾。小
人有附閣攻部者。先生復命入都。甫三日。上君相同心。惜
才遠佞。一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條旨上。而先生降雜
職矣。甲午赴揭陽尉。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於舟
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靜坐法門。一一參求。覺心氣澄清時。
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憇旅舍小樓。悟明道先生萬變
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綿。瞥為斬絕。自謂出門至此。
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構水居。

於蠡湖閉關趺坐作復七規程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
有道南祠爲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先生與顧涇陽先生
請復之構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拈出宗旨洗發提
撕遠近負墻者人人得意而先生以端居靜定尤不可少
蓋學人神短氣浮浸染世俗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澄
神默坐使塵妄消散乃可耳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孟子
性善之旨程子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旨己及大學知本
與中庸之旨具困學記中蓋先生自癸己去國至是凡三
十年學益進道益尊而望亦益重光廟登極詔起建言
廢棄諸臣天啓元年先生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
事綜理微密耗蠹畢清既而廣寧失陷京師震驚先生請

廢棄諸臣。天啓元年。先生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

事。綜理微密。耗蠹畢清。既而廣寧失陷。京師震驚。先生請

逐鄭養性。誅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孫宗伯疏論紅丸

先生曰。此一部春秋也。會議謂舊相交結鄭戒。不知有君

義甚峻。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務學疏。略言明理以明心

明心以出治。不然。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

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疏上傳旨。重處以福清

力持。僅得罰俸。已轉大理寺少卿。又晉太僕寺卿。而講學

之禁起。鄒馮兩公皆請告歸。先生於辭疏及之。有講學何

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

允。明年春。乞差出都。貽書王給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

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
父種禍。夫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
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
尺法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
加以誣謗也。至哉斯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居無何。起刑
部右侍郎。疏辭不允。值皇子覃恩。予三代誥命。先生曰。
君恩渥矣。其何以報。而同志亦以大義敦趣。甲子春入都。
而副院楊公罪璫。疏上中及枚卜。益指南樂也。南樂恚駭。
駭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齟。機漸惡。先生默爲
聯絡。備極苦心。會總憲缺。廷推首先生。時儕鶴趙公爲太

駁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齟齬機漸惡先生默爲
聯絡備極苦心會總憲缺廷推首先先生時儕鶴趙公爲太
宰先生以門墻爲嫌力辭之太宰心動而臺省急先生甚
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先生控辭不允
旣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賂賂鉅萬竟
褫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旣得重譴則潛伏輦轂急走魏
璫以圖洩憤而南樂又以偃蹇被紕益恚恨遂計不反顧
與內合謀而所欲急驅者部院則借晉撫事以發端首垣
選郎逐而先生與太宰俱罷歸矣乙丑春詔獄起追賊一
案將連及先生賴吳錦衣力持得免及游鳳翔疏上而先
生削奪矣已請毀東林書院矣先生屏跡河干杜門絕交

者逾年而有丙寅三月十七日事當繆周二公之逮也先生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而得吳門信頗異微笑曰其然乎及晚家人聚酌如常止云齋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蕭然就寢至夜半復傳日中信先生聞之整衣起從容入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欲料理爲出門計可急覓舟束身就繫無恐怖家人也作字二紙鑲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語半晌出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命且暫退移時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熒杳無蹤跡發所封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頭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

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頭

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

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

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

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急從旁扉奔池畔則先

生已赴水矣諦視平立水而衣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

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嗚呼仲也結纓曾也易箒先

生其同而異異而同耶先生嘗謂少年不學老無受用事

多苦拂意苦疾病苦老死之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

苦皆無之先生末路風騷受用得手矣先生書無不窺尤

深於易所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始復諸說其論心性理義

如繭絲牛毛。而學脈流派。參訂最精。謂學微有心性之分。孔孟已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至文成文清。便是兩路。兩者迥傳。必有所弊。畢竟實病易消。虛難病補。今虛證見矣。當相與稽弊。而反之於實。又曰。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世界。聖人因物之是非。而是非之。吾不與也。所以開物成務。此其息邪閑聖功。豈在距楊墨下哉。生於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五。配今誥封王夫人生三子四女。長世儒。以諸生廢入太學。次世學。以附例承廢。次世寧。諸生孫男七人。女七人。詳志狀。世儒以庚申年己丑月壬申日丁未時。

諸生廢入太學次世學以附例承廢次世寧諸生孫男七

人女七人詳志狀世儒以庚申年己丑月壬申日丁未時

葬先生於嶧喇之諭塋而以墓隧之詞相屬升五十無

聞何能窺先生萬一顧自爲諸生時從涇陽先生於東林

因親炙先生及先生起勳署得侍同朝數過從受教至於

今盡讀先生之遺文恨覲而失之不獲如醫閭之事白沙

也竊儀圖之先生光風霽月似茂叔太和元氣似明道整

齊嚴肅似伊川讀書窮理立朝嶽嶽似晦翁若新會之灑

落餘干之主敬河津之實踐姚江之超悟先生兼有之而

無其弊蓋國朝理學名臣滄泃洛淵源以上接洙泗者

先生一人而已他燉行不具載第識其大而系之以詞

宋有大儒。厥惟程朱。居敬窮理。孔矩同符。微言既遠。正學
榛蕪。無善無惡。乃墮野狐。先生之學。泝流閩洛。力闢禪宗。
導以聖鐸。境有動靜。功兼約博。致其精微。棄彼糟粕。講道
林泉。垂三十年。晚起廢籍。諸賢比肩。扶植天常。侃侃便便。
激揚風紀。顧邵後先。羸豕漸孚。亢龍有血。義不辱國。從容
明決。晝夜可通。泡影忽滅。入水不濡。羽羅非埒。帝鑒
忠精。褒恤九京。將作營葬。太常易名。惟忠惟憲。二法合并。
德有餘名。^美匪苟成。新宮如堂。穹碑如巋。精神行天。歷百千
紀。先生有言。本無生死。廓然太虛。何終何始。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景逸高先生行狀

賓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景逸高先生行狀

葉茂才 工部侍郎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吾邑以理學名者邵文莊公而下代不乏人而隆萬以來則有顧涇陽先生於邑之東林闢道南精舍以鼓舞善類講明正學士蒸蒸向往幾與白鹿紫陽鼎立宇內維時與涇陽先生相左右繼先生爲主盟而集其成者高先生存之也先生諱攀龍存之其字世稱景逸先生天啓丙寅沒於黨禍 今上飛龍 卹典渙頒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廕子沈寃得白孤世儒等將營窆安謀所以不朽者而先以狀屬余余與存之同入泮

又同舉禮部少而壯壯而老出入相友者幾四十年知存
之者宜莫如余乃勉爲詮次以備采擇高之先有孟永公
者始居邑東南隅孟永生耕樂耕樂生省軒省軒生雪樓
雪樓公配浦氏生二子長靜成公材起家孝廉令浙之黃
巖有循良聲居鄉以長厚聞卒祀名宦鄉賢祠次靜逸公
較無子靜成公生繼成公德徵子七人配陸氏無出貳室
邵氏出者五存之其二也方在襁褓靜成公抱以屬弟曰
是兒生有佳荷之兆弟其子之遂爲靜逸公後存之官光
祿少卿及晉刑部侍郎兩過 覃恩贈祖靜成公嗣父靜
逸公如其官祖母嗣母贈淑人生父繼成公嫡母陸生母
邵援移封例 贈亦如之存之少有異稟言動不苟五六

逸公如其官。祖母嗣母贈淑人。生父繼成公嫡母陸生母。

邵援移封例。贈亦如之。存之。少有異稟。言動不苟。五六

歲時。嗣母授以菓餌。必偃僂而受。或命自取。亦如所授之

數而止。其根器夙成。已露一斑矣。稍長。從文學茹澄泉先

生游。於孝廉許靜餘先生。亦尊事之。以學行相砥礪。未冠

補邑諸生。壬午舉於鄉。年二十一耳。爲沈相國龍江公徐

中丞簡吾公所識。技一見。以天下士期之。癸未。丁嗣母艱。

戚易備至。喪葬如禮。至丙戌。丁亥間。邑令李元冲延江右

羅止庵與涇陽先生講學於黌宮。士紳雲集。存之躍然喜。

曰。吾夙有志於學。今得縣父母爲嚆矢。吾學其有興乎。於

是蚤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於止敬慎修存心養性遷善

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迨己丑成進士，與薛以身王信甫、歐陽千仞輩同出趙儕鶴先生門。趙爲據古人豪同門，皆表表英傑。一時聚樂，所見益遠，以大所得益深，以邃交相勸勉，有不詣其極不止者。未幾聞嗣父訃，星夜馳歸，擗踊悲號，幾不欲生。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生父洎嫡母，與講學會友，翻經開史，爲日程。他無所置念也。服闋謁選，授行人。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以所著書獻，求頒行天下，存之不勝駭愕。上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政本，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之，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

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
世教。張世則勦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
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上法祖
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疊疊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疏
留中不下。說者謂此兩疏。關係學脉。紀綱甚大。雖一行一
不行。而存之。素所蓄積。已吐露於大廷矣。時僚友同志
者。若聊城。遂與權。江右。陳彛仲。徽郡。洪平叔。皆海內名士。
存之。與上下其議論。或紬繹往古。或參酌來今。或講究典
墳。或詢訪人物。或善以相長。過以相規。往往至丙夜不休。
稱莫逆友。後諸公皆蔚為名臣。存之有力焉。行人署中多
藏書。恣意探討。得其要領者。手自摘錄。一日讀薛文清粹

言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
人惕然有當於心自後每事必求無愧三言而後已因作
日省編以儒先所論切要工夫分附大學章句下爲初學
指南又集宗正編以儒先所論儒釋分歧處彙成一書以
端學脉久之忽自念讀書雖多不甚得力者尊德性工夫
少也當分日之半讀書半靜坐爲涵養德性之地每出遊
則於水邊石上茂林修竹處靜坐習儀則於禪扉靜坐夜
臥至平旦氣清時卽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閑邪存誠
句覺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快然如脫纏縛從此
反躬實踐會友談心無非是物不自知其情之適理之親
也壬辰臘月齋詔至金陵事畢謁鄒南臯朱虞對瞿洞

反躬實踐會友談心無非是物不自知其情之適理之親也。壬辰臘月齋。詔至金陵事畢謁鄒南臯朱虞對瞿洞。觀諸先生請益諸先生傾蓋如故深更共榻各傾吐底裏互相質證以存之爲海內有數人物定交而別抵家昕久娛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問業往毘陵謁錢啓新先生往姑蘇謁王少湖先生每對諸子曰錢先生謂孔門學脈凡事只求天知此語甚確王先生謂士君子處不足善其身達不足善天下焉能爲有無須是立得大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方有可說處此語令人惕然深省又云吾沈雅不若涇凡勇勵不若文石直截緊嚴不若玄臺樸齋其篤信先覺之言不難以身下人如此癸巳冬抵京

會戶部郎鄭材揚。應宿陰有所附麗。招擊諸賢。甚力存之。
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有。肯着部

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及會議疏上。應宿有與援止降級。
調外存之。則謫尉揭陽矣。赴謫所。途遇東粵陸古樵。聞白
沙先生主靜之學。自歎於道。尚未有見。發憤曰。此行不徹
此事。真虛過一生矣。途中嚴立規程。取前所爲。涵養德性
之法。靜坐與讀書互用。如是者兩閱月。而心氣澄清。與膠
膠擾擾之時。大有逕庭。過汀州。陸行宿旅舍。對山臨澗。種
種悅心。手持二程書。見明道先生之言曰。百官萬務。兵革
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
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存之。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

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

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存之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

悟。此時看作平常。在揭陽三月。日於衙齋課士。正文體釋。

書義。集諸儒要語。刊示之。諸生彬彬。顧化。又得良友。蕭公。

自麓。羅念庵先生門人也。學以主敬立基。與存之合轍。將。

歸。自麓贈言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前輩皆默用一。

番。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存之深然之。瀕行。復爲地方除。

一大慙。至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辨論數日。李意主明宗。脩。

身爲本。學之宗也。知本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便有無所。

事事光景。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提撕耳。存之則。

謂格致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卽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

者辨志定業。剖爲己爲人之界。別義利公私之極。其所關最爲嚶緊。初學下手。必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然後善必爲。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脩。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脩。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着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籠侷說過。其格遵程朱如此。然存之。嘗謂余曰。李見老揭脩身爲本。於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可觀。其於明宗之旨。益未嘗不心服也。丙申。連遭生父母喪。哀毀骨立。寢苫枕塊。一遵古禮。雖隔於限制。不得終三年。喪而暮。以內稱降服子。暮以外稱心喪子。識者以爲得體。

哀毀骨立寢苫枕塊一遵古禮雖隔於限制不得終三年

喪而暮以內稱降服子暮以外稱心喪子識者以爲得體
云遺命折產爲七存之曰兒有嗣產在不敢當盡出爲喪
葬資餘置義租贍親族洎父妾之無出者迨四喪畢遂築
室湖濱爲終老計名其樓曰可樓言無所不可也携一二
童子相羊湖上動以旬月計同志如吳子往歸季思來訪
相與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
規程是秋始會蘇常諸友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先生辨
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踵相接至無所容於是涇陽先生
倡議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吾輩可無講習之所乎乃集
同志數人醵金數百卜築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相傳所

謂東林者與諸友棲息其中。每月集吳越士紳會講三日。遠近赴會者數百人。存之與涇陽先生後主盟。每一開講。得聞所未聞。靡不忻饜而去。存之每謂學者曰。諸兄雖從事講學。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療之方。總以調養元氣為主。大聖大賢善養浩然之氣。故能收攝精神。主靜立極。學者神短氣浮。須得數十年靜力。方可變化氣質。培養德性。而其最受病處。又在自幼以干祿爲學。先文藝而後德行。俗根入髓。非頃刻可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至其自驗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至丁未。方信得程子爲飛

敬。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至。其。自。驗。進。學。之。序。則。曰。吾
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至。丁。未。方。信。得。程。子。為。飛
魚。躍。與。必。有。事。為。之。旨。至。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至
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至。此。覺。得。天。地。間。道。理。只。是
停。停。當。當。一。箇。中。平。平。常。常。一。箇。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
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
不。能。究。竟。况。於。吾。人。寧。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
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嗚。呼。存。之。見。地。至。地。真。不。負。蕭。自。麓
所。謂。潛。養。數。年。默。而。成。之。者。矣。又。數。年。抵。庚。申。洗。心。退。藏。
其。工。夫。愈。嚴。密。應。用。愈。圓。融。與。朋。友。交。懇。懇。款。款。愈。深。沈
而。和。易。僉。謂。集。東。林。之。大。成。者。在。存。之。矣。明。年。天。啓。改。元。

奉 遺詔起謫籍諸臣。臺省交薦。起光祿丞。意欲不行。吾輩勸駕者。謂義不可辭。乃幡然曰。義果如是。且吾親未沾一命。脫世不我容。惟不俟終日可耳。於是。以東林講會屬執友吳覲。華主席。而單車就道。至歲暮抵京。隨作一偶。粘座右云。精白厥衷。一率其不損。不加真性。請共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次。每二月陞少卿。署寺事。值上元節。缺上供天鵝。羣瑞恣索。存之。援舊例。以家鵝代。詳者帖然。署寺數月。裁無名供費。發鋪行物價。革諸曹鋪墊積弊。如洗。中官見者。懾服。退相戒。毋犯。既而廣寧失陷。京師帖危。人無固志。存之。鎮以安靜。疏薦孫公愷。陽董公見龍。李公之藻。鹿公善繼。等。及慎畿內守令之。隄行保甲防禦之法。

人無固志存之鎮以安靜疏薦孫公愷陽董公見龍李公

之藻鹿公善繼等及慎畿內守令之選行保甲防禦之法

得旨允行又見外戚勳貴中官家皆奸細密宅京師

禍本不可不除輒抗疏披瀝言之大宗伯孫公淇澳追論

舊輔紅丸事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存之持論益鑿鑿不

少顧忌諸貴戚大臣近侍皆側目斂手思有以中傷之矣

尋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務學之要以立致治之本疏疏內

復及方鄭二氏傳旨欲重處葉相國維持僅止罰俸復

轉大理少卿晉太僕卿疏辭不允遂乞差還里每中間

寂著周易孔義大旨謂五經註於後儒易經註於夫子說

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數年前與錢啓新先生講易

東林多所闡發。欲勒成一家言。未就。至是始得卒業。其言
易簡而精微。多前人所未發。云里居數月。卽家起刑部侍
郎。復疏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同舟北上。時揚副院
大洪疏論魏忠賢大罪二十四。奉旨切責矣。又有旨
逮林御史杖萬工部矣。中官圍首輔門索御史。毆工部郎
至死不問矣。天下大柄駸駸盡歸宦寺。無可奈何。存之乃
謂當事曰。今日外庭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婉。內閣當借
用外庭。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庭當責成內閣。不可以
和婉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
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故事。諄諄勸化。諸璫勿與
吾輩爲敵。庶幾縉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無何。總憲員缺。

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故事諄諄勸化諸璫勿與

吾輩爲敵庶幾縉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無何總憲員缺

舉朝會推莫踰存之者存之發憤辭曰趙太宰是龍座師

可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

也而饒公資俸深受杖更慘可越次用龍乎不若用副院

署事便僉曰然擬副院名上魏璫大怒傳音推見在

者衆復強存之存之讓饒太宰亦許註饒而河南道堅執

不從卒以存之名上次日得旨存之益跼蹐不自安

乃具疏懇辭曰都御史者古御史大夫之職也天下事皆

得言之無奈世習之漸靡久矣臣子不以真心爲國則有

難振之氣以請託賄賂爲固然則有難洗之習以同異起

愛憎以愛憎爲臧否則別白之難無端而分畛域疑弓影則調伏之難所以難者緣人各有私故因私成隔必居此位者先無私而後可以消人之私先無隔而後可以通人之隔至御史簪筆者關公論之明晦地方者係億兆之安危必爲之長者合爲一體萃爲一心惟君國是殉無苟營身家而後可弘濟於艱難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御史之失職也其關係何如者而以臣當之如覆餗何疏上不允乃就職存之謂安民務在懲貪欲懲貪必自輦轂始一入中臺即有禁絕書儀榜懸掛通衢明示爲人臣者不當以好貨爲貪吏的也適有兩御史回道一至廉即今謝操

臺註上考一至貪即崔呈秀立疏糾之奉旨着吏部從

以好貨爲貪吏的也。適有兩御史回道一。至廉。即今謝操
臺註上考一。至貪。即崔呈秀。立疏糾之。奉 旨着吏部從
重議處。部覆仰承 德意。褫呈秀職。賊私着撫按會勘的
實。依律遣戍。時謂存之新入臺。能舉職矣。呈秀昏夜乞哀
於忠賢。忠賢是時如鷲鳥伏匿。雖不即爲解救。而與呈秀
結父子歡。恨外庭實甚。存之知時事不可爲。惟有興吏治
以安民生。可少延旦夕。乃復具申嚴憲約一疏。大意欲責
成撫按。以約束司道。責成司道。以約束府州縣。責成府州
縣。以安民生。條列五十餘款。如農桑水利。敦教化。育人材。
正人心。厚風俗。以至刑名錢穀積貯。給散保甲防禦。彰善
癉惡。剔蠹釐奸之法。甚具。而要以躬行倡導。節用愛人爲

主掌憲風規。大畧可覩。然無如羣小之構陷。何也。時魏南
樂爲臺省文叅。懼不能容。與呈秀共入闈幕。恐嚇忠賢。合
謀以傾正人。遂借會推巡撫一事。爲一網打盡之計。首擊
去夏文選。魏都諫。次部院。次政府。次及言官之忠鯁。與各
衙門之守正不阿者。靡一孑遺。乙丑春夏間。緹騎四出。矯
旨逮揚副院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斃詔獄。諸奸恨
未已。併欲坐存之贓。藉吳錦衣孟明以百口保。始獲免。至
要典錄成。坐移宮一案。爲南道游鳳翔所訐。削籍爲民。追
奪。詔命存之。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公。地下先是
京師議毀鄒南臯馮少墟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兩公籍。至
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欲索價萬餘濟。

京師議毀鄒南臯馮少墟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兩公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欲索價萬餘。濟大工。及折估入官。僅得三四百金。而東林遂爲瓦礫區。學者無立錐之地矣。當是時。存之屏跡湖上。玩易不輟。客至斷橋以拒之。丙寅春。復逮繆西溪。周來玉兩公。存之自度不免。而絕不露一毫聲色。至三月十六日早。肅衣冠謁龜山祠。歸與一二親知看花園中。談笑自若。忽傳有緹騎消息。存之微笑曰。此信果的。吾視死如歸耳。又數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在坐。曰。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苦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講學。此處看透。得力不少。是夕。祖孫父子相聚晚酌。無一言及家事。第云吾

有贍田二百畝。售之可當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耳。兒輩各歸寢。吾亦安枕矣。至夜半復傳前信至。存之起坐問曰。信的手。步入書齋。取紙書數行。鎖篋中。復至夫人所。款語半晌出。兩孫趨侍。諭之曰。吾此行未卜歸期。叮嚀汝者。只四字。曰無貽祖羞而已。復取篋中紙。手自封固。置几上。曰。以此付官旗。勿先啓視。兩孫出。寢戶閉。以爲復就榻矣。頃之不聞聲響。子若孫推戶入。第見一榻枵然。徧覓不可得。亟發几上封視之。乃遺筆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已化去矣。是十七日丑時也。午

報結願來生。臣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諸子

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已化去矣。是十七日丑時也。午

後府帖至縣。知官旗於隔晚到府。存之赴水。適當其時。豈

其靜養一生。神明默啓。至誠前知耶。胡其從容。暇豫不疾

不徐。一至此耶。所寢異者。平立水面。冠不濕。履無泥。擁起

竟日。無滴水出口。停斂數日。以待長君。顏色如生。觀者無

不驚爲神云。存之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

爲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

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即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

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

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言慈悲卽仁。言般若卽知。絕不言禮。

義故所謂仁知者者非吾聖人之仁知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卽心卽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又曰學必繇格物而入。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窮理。至於至善處也。格物不至於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又曰吾性本來無物。不可自生纏繞。本來具足。不可自疑虧欠。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本來光明洞達。不可自爲迷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爲造作。作氣質說曰。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

可自爲迷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爲造作。作氣質說曰。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性非學不復。學非變化氣質不能復性。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爲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卽爲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作靜坐說曰。靜坐之法。不容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靜中妄念強除不得。昏氣亦強除不得。真體旣顯。妄念自息。妄念旣息。昏氣自清。絲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靜無動之體云爾。

又曰。惟天理至靜。惟喜怒哀樂未發。渾是天理。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主靜之學。始於慎獨。終於無欲。又曰。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學無動靜。其初靜以澄之。至無動無靜。乃真靜也。又曰。有理靜氣靜之別。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不著於物而靜也。兩者交資互益。不可偏廢。如但以氣而已。動即失之。何益哉。其關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洗心說。曰。無求飽無

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洗心說曰無求飽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富我仁。彼爵吾義。不作富貴想。仰不愧俯不忤。不作怨尤想。用則行舍則藏。不作窮達想。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爲。有甚動得我。人知囂囂人不知囂囂。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有甚恐得我。江漢濯之秋陽暴之。有甚污得我。鳶戾天魚躍淵。有甚局得我。識得這箇真。更有何心可洗。如何識得。曰退藏於密而已。愈密則愈真。是謂一物不容。是謂無聲無臭。是謂洗心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主一之

謂敬無適之謂一。如何能無適。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誠敬存之。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謂主一。又曰。主敬有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也。然惺惺與收斂。難得恰好。纔着意便不是。惟整齊嚴肅。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不犯手也。其自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畔。宛然程朱家法也。存之著述頗多。有二十餘種。皆關世教。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尤極苦心。無論長篇短述。隻語單詞。皆膾炙人口。不可殫述。嘗語同志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曰。人一點。

短述。隻語單詞。皆膾炙人口。不可殫述。嘗語同志曰。天下
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曰。人一點
耻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盡。後世尚有稱
述之者。真小人而無忌憚矣。曰。天下不患無政事。患無學
術。學術者。天下之本本也。學術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
講學爲諱。如政事何。曰。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言政。必無
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言財。必無財。曰。聖人之學。常用
逆法。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
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曰。吾儒學
脈有二。孔孟微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文清文成便分兩
岐。我朝學脈。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

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此數條者。前無所因。後無所襲。獨見而獨言之。其憂世淑^人。破俗迴瀾之意。溢於言表矣。其持身也。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手不接非禮之財。足不履非禮之地。門不納非禮之人。其刑家也。孝友天植。鞠我生我。咸得其歡。五弟一兄。白首無^間。夫人王氏。雍雍肅肅。相莊如賓。視猶子如^子。視猶子之子如孫。義方^之訓。燕翼之謨。洋洋如也。下至臧獲。馭之嚴而有恩。與司馬之僕無二。其待師友也。於澄泉靜餘。總角^論文。世締其好。無論已。厥後子弟之師。邂逅之交。亦靡不終始相歡。緩急相周。患難相卹。

待師友也。於澄泉靜餘總角文世締其好無論已。厥後子

弟之師邂逅之交亦靡不終始相歡緩急相周患難相卹
如左右手者其待戚里也若外家若甥家壻家貧者助賢
者獎孱弱者卵翼能文者薦拔其待鄉邑也孝義忠節力
爲表揚大利大害力爲興除凶年饑歲力爲賑濟至設爲
役田役米以蘇糧長之困設同善會以卹邑中之鰥寡孤
獨者尤厚卹其貧而賢者其施益弘且遠矣評者謂其立
朝也有斷斷休休閭閻侃侃氣象涉世也有不流不倚不
爭不黨氣象燕居也有申申天天氣象誨人也。有循循善
誘氣象進而危言危行奮不顧身也。有壁立萬仞底柱中
流氣象退而願學孔孟不雜異端也。有醇乎其醇精金美

玉氣象。禍患突臨。從容就義也。有內省不疚。不憂不懼。氣象。嗚呼。斯真存之之實錄也。夫余猶記曩者赴任游陽存之手書。偕行。既贈余。偕行者。與時偕行也。易言與時偕行者。三乾也。損也。益也。余謂乾之時行。存之有其五焉。其謫籍家居者。餘三十年。遯世不悔。若將終身。時潛而潛也。主盟東林。闡發聖賢之精微。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時見而見也。日就月將。瞬存息養。而頃刻靡敢怠皇。時惕而惕也。逐疑於出處進退之間。自試於勳事回御之際。時躍而躍也。至於掌憲內臺。爲衆賢之領袖。時當外計。作貪吏之劍鋌。則幾於亢矣。矧中涓伏負。覬之虎。檢邪逞報復之謀。履霜。堅冰。存之必有炳於幾先者。而無奈適遭其窮。不得不時。

則幾於亢矣。矧中涓伏負，竭之虎，儉邪，逞報復之謀，履霜
堅冰，存之必有炳於幾先者，而無奈適遭其窮，不得不時
亢而亢，其追隨屈平而含笑以入於水也。所稱進退存亡
不失其正者，非與存之，每自謂一生用易不虛耳。惟是吾
黨失一良友，海內失一斗山，在朝在野，失一規矩準繩
之君子，不能不爲世道三歎息也。余無似，不能彷彿存之
萬一，詎能闡揚懿美，以昭示來茲所恃。大君子椽筆鴻
裁，一言表章，千載不朽。

祭高先生文

范鳳翼

嗟嗟悲哉悲哉，何使余隕淚和墨而筆不能_下者屢也。余何悲
於先生，謂天不憖遺而國空虛也。先生之使余獨悲之甚也。謂

海內知己惟先生一人在。足以不恨。而今不可復覩也。今漢署中纍纍若若者。豈不充位乎。誰足當先生者。國以一人興。先生之齋志而未伸者。十之九也。以余之忤俗違時。而先生謂周吏部曰。范某舊銓典型。宜如涇陽先生故事用之。方能脫胎換骨。此語余所不敢當。顧不知先生何取於余。而云爾也。先生又嘗爲文以壽先人矣。其文雖以壽先人。而實以教余。先生之言曰。聖人何以異於人哉。聖人習而安之。衆人不安而不習也。是先生之警我以衆人。而誘我以聖人之道也。何篤摯也。予家食廿餘年。足不履戶外。顧與先生郵筒往來。無虛月。余每於時事之大者。獨謂諸君子之過激。非是。此語不可聞於諸君子之耳。而

先生書來。獨是余言曰。諸君子之過激。使公論反出於小

大者獨謂諸君子之過激非是。此語不可聞於諸君子之耳。而先生書來獨是余言曰：諸君子之過激使公論反出於小人，而私情反出於君子。如來教所謂君子之公論也。可見天下事有一定而不可移之理云云。先生非知予之深，余何敢以此語進。而先生果獨許予言之不謬也。然則海內一人知己非先生而誰而今已矣。誰當知予者而又安能已於悲也。雖然人之悲先生以情而先生則深於道者。有龍德焉，得時興雲而雨天。下非其時則蟄伏於泉壤而已矣。當逆璫煽虐，緹騎將及先生之門，而先生先一日而效屈原故事，不落奸人兇手。此豈不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深於道者哉。先生之生而死，死而葬，亦猶龍之蟄伏泉壤焉耳。何生何死，而又何以悲哉。予方值海上

亂民之變。罹禍奇慘。恨不如蚤死。璫而僅以削奪止也。亦惟是
疲於奔命。未及哭先生之堂。而遙致雞絮。其終安能已於悲耶。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攀龍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攀龍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道術明而人心正節義薄而世道傾故國家
以正道明諛之臣爲綱常名教之主即生不克盡其用而死
猶亟揚其休爾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王國克生天民先
覺闢邪崇正一言已定其生平惜才遠奸再疏遂罹乎讒譴
投閒瘴嶺舉窮理盡性之年錮籍丘園懋崇德廣業之志迨
皇考遺言求舊而爾以耆德彙征悼切攀髯申羣疑隱禍之誅

論愛深夾日。陳明理出治之大綱。官府用以心慚。中外為之
目。懾爾。後巡御寺。領袖臺端。執法不阿。早發逆臣之貪狀。除
惡務力。遂攫逆豎之殺機。循可仕可止之本心。一黜不難再
黜。提不損不加之真性。可殺而不可污。緹騎未臨。禍機先見。
焚香叩闕。願猶仰結於報君。整服投淵。心則還遊於太始。括
人其萎。邦國為虛。茲以追卹。用贈爾階資德大夫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謚忠憲。錫之誥命。於戲。道莫大於不辱身。誼莫厚
於不辱國。清淵可赴。視易簣為得正者。何慙。非命不受。較抉
目以作忠者。更大。予用表爾前烈。期風於後人。咨爾有靈。聽

予申命

崇禎

制

元年十一月

誥

日

寶

予申命

崇禎

元年

十一月

誥

日







